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旧罪的阴影

张碧竹／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精彩之极……她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想知道的，毫无一点不相关联的东西。

——《泰晤士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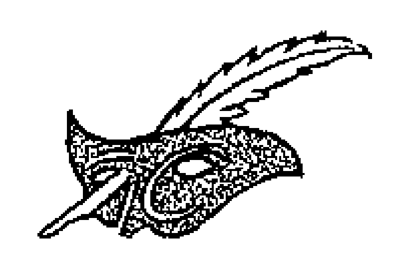
ISBN 7-221-04683-2/I·1017 定价：15.50

旧罪的阴影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张碧竹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 1996－001 号



旧罪的阴影

ELEPHANTS CAN REMEMBER

原　　作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　张静竹
责任编辑　夏文琦
装帧策划　邹　刚，莫贵阳
版式设计　施德瑞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　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　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5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43 千字
印　　张：6.6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683－2/I·1017
定　　价：15.50 元

献　给

莫莉·迈尔斯

目 录

引 子

第一部 大象们

第二部 长长的影子

引　子



第一章　文学聚餐

奥利弗夫人照着镜子。她自信地瞄了一眼壁炉架上的时钟，她知道它已慢了二十分。然后她继续摆弄着自己的头发。奥利弗夫人坦率地承认，令她烦恼的是经常要改变发型。她差不多已把每种样式都试过了。她先梳了一个庄重的，把头发从四面向上卷得又松又高；接着又梳了一种迎风式的，把发绺往后梳，修饰得看上去很有学者风度，至少她希望如此。她已经试了绷紧的整齐的卷发，也试过一种很有艺术味道的凌乱的发型。她得承认，今天她梳哪种发型都没关系，因为今天她准备改变以前的装束：戴上一顶帽子。

在奥利弗夫人的衣柜最顶层的架子上放着四顶帽子，其中一顶绝对适合在婚礼上戴。当你去参加一场婚礼，一顶帽子就成了一种“必须”。但即使在那时奥利弗夫人也有两

顶。一顶是羽毛的，装在一个圆型的硬纸匣里。即使当你踏出轿车走进证券办公大楼而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时，这顶帽子也仍会端端正正地紧贴在头上。

另外一顶帽子更是精心制作，戴着它去参加一场在夏天的星期六下午举行的婚礼绝对适合。它饰有花朵和薄绸，还有一个用含羞草系起来的黄色网状面罩。

架子上的另外两顶帽子则适合更多的场合。一顶被奥利弗夫人称之为“农家帽”。它是用鞣料树皮做成的，帽沿不固定，可以翻上翻下。这顶帽子配上几乎任何一种式样的花呢服装都令人感觉非常得体。

奥利弗夫人有一件在暖和的日子里穿的羊绒衫和一件在热天穿的薄套衫。这两件衣服的颜色都适合戴这顶帽子。虽然套衫很快就穿坏了，但这顶帽子却一点也没有磨损。真的，有什么必要戴上一顶帽子只不过是到乡下去和你的朋友吃上一顿饭呢？

最贵的是第四顶，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特别耐用。奥利弗夫人有时候在想，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它会那么贵吧。这顶无沿帽是用多种好看的浅色天鹅绒做的，很好配衣服。

奥利弗夫人迟疑了一下，然后就喊人来帮忙。

“玛丽亚，”她叫着，然后又高声些，“玛丽亚，到这里来一会儿。”

玛丽亚来了，她常常被叫过来替奥利弗夫人的穿衣打扮出主意。

“您打算戴您那顶可爱又时髦的帽子吗？”玛丽亚问。

“是的。”奥利弗夫人说，“我想知道，你认为这样戴还是

转过来戴好看?"

玛丽亚站在背后看了看。

"嗯,现在您把后面戴到前面来了,对吗?"

"对,我知道。"奥利弗夫人说,"我很清楚。但我不知为什么觉得这样更好看。"

"噢,为什么会是这样?"玛丽亚问。

"嗯,我猜就是这样。我赋予它的意义跟商店里的一样。"奥利弗夫人说。

"为什么您会认为这种转过来的错误戴法更好呢?"

"因为那样会显出可爱的、蓝色和深褐色的阴影。我想比那种显出绿色与红色、巧克力色的戴法要好看。"

正说着,奥利弗夫人把帽子摘下来又重新戴上,试着把它反着戴,正着戴,又把它斜向一边,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令她和玛丽亚满意。

"您不能那样两边宽地戴它。我的意思是,它不适合您的脸型。它不适合任何人的脸型。"

"不,不会是那样的。我想我还是把它戴正了吧。"

"嗯,我想这样总会保险些。"

奥利弗夫人把帽子摘下来,玛丽亚帮她穿上一条裁剪合体的淡紫褐色的薄毛裙。又帮她把帽子戴好。

"您看上去总是那么漂亮。"玛丽亚说。

这就是奥利弗夫人喜欢玛丽亚的原因。只要有借口,她就总是赞成,而且赞美你。

"您准备在午餐上发言吗?"玛丽亚问。

"发言!"奥利弗夫人听起来有点厌恶。"不,当然不。你

知道我从来不发言。”

“嗯，我想在那种文学午餐上人们总是要发言的。您不正是要去参加这样的午餐吗？一九七三年或我们现在任何一年的著名作家都在场。”

“我不需要发言。”奥利弗夫人说，“再说那几个喜欢发言的人会发言的，他们比我会说多了。”

“我相信，如果您花些心思就能做一次精彩的发言。”玛丽亚说道，把自己扮演成一个诱惑者。

“不，我不会的。”奥利弗夫人说，“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不会发言。我会焦急不安，也许还会结结巴巴或把同样的事情说上两遍。我不仅会让人感到很蠢，看上去也会很蠢的。而对文字就好办多了，我可以把它们写下来或对着机器讲出来或口述。我知道我能用文字来做事情就像我知道自己不能发言一样清楚。”

“那好吧，我希望一切顺利。但我相信会的。多盛大的午餐呀！”

“是的。”奥利弗夫人用一种强调的语气说，“非常盛大的午餐。”

为什么？她想，但没有说出来。究竟为什么要去？她努力在头脑中搜索一点原因，因为她总喜欢知道自己打算干什么，而不是先去做过了，过后却奇怪地发现自己已经做了这件事。

“我猜，”她又在对自己说，而不是对玛丽亚，碰巧放在火炉上的果酱溢出来了，在那股气味的召唤下，玛丽亚已匆匆忙忙地赶回厨房去了，“我想看看它感觉如何。我老是被

邀请去参加文学午餐或类似的没去过的地方。”

在那盛大的午餐的最后一道菜上来时奥利弗夫人才到。她显出满意的样子拨弄着碟子里剩下的蛋白甜饼。她对蛋白甜饼特别感兴趣，并且它又是这非常可口的午餐中的最后一道可口的食物。不过，当一个人到了中年，就不得不对蛋白甜饼小心些了。牙齿吗？它们看上去好好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痛，而且还那么白，看上去非常顺眼，就像是真的一样。但千真万确它们不是真牙齿，牙齿不是真的牙齿——或像奥利弗夫人所相信的那样，不是真正的高级材料构成的。她一直都清楚，狗的牙齿才是真正的象牙质的，人类的牙齿只不过是骨质的。或者，如果它们是假牙，她猜那是塑料的。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千万别卷入那种相当难为情的事情中去，否则假牙有可能会令人难堪。莴苣吃起来很费劲，还有咸杏仁和像巧克力那样实心的东西、粘牙的硬糖果、可口的又粘又韧的蛋白甜饼。她显出很满意的样子，吃完了最后一口。那真是一顿不错的午餐，一顿很不错的午餐。

奥利弗夫人喜欢享受可口的食物，她喜欢这顿午餐，也喜欢那些同伴。很幸运，这顿为女作家们庆祝的午餐不只限于女作家。那儿还有另外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他们把那些书读得就跟它们的作者一样透。奥利弗夫人坐在两位非常有魅力的男性中间。埃德温·奥宾，她一直都很喜欢他的诗，他是一个极有趣的人，有着各种有趣的关于国外旅行和各种有文学色彩的和有个性的冒险经历。另外，他对餐馆和

食物也很感兴趣。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食物，把文学的主题都搁到了脑后。

韦斯利·肯特先生坐在她的另一边，他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共进午餐的好伙伴。他说了许多关于她的书的好话，但又非常得体，不会令她感到窘迫。很多人都几乎没试过要得体地赞美别人，他们常常会令她感到难为情。而他会说出一两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喜欢她的书。这些理由又是那么中肯，因此奥利弗夫人很喜欢他。男人的赞美总是受欢迎的，奥利弗夫人想，女人则过分热情。她们在给她的信中写的一些事情啊！真的！当然不总是妇女，有时候是一些在很远的地方的易动感情的年轻男子。就在上周，她收到一封很有趣的信，信的开头是，"看了您的书，我觉得你是一个高尚的女子"。看完《第二条金鱼》后，他就陷入了一种对文学的强烈的痴迷，奥利弗夫人觉得这一点也不合适。她并不是过分谦虚，她认为她写的侦探小说是同类小说中比较好的，有一些不怎么好，而有一些比另外的要好得多。但就她所能理解的程度而言，没有任何理由能令别人认为她是一个高尚的女人。她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创造了一些关于写作的令人愉快的小窍门，使很多人都喜欢读她的书。多妙的运气！奥利弗夫人暗想。

好了，一切都考虑进去，她已很好地经受了这严峻的考验。她非常愉快地和别人交谈着，现在他们正打算移到有咖啡送上的地方去，在那儿可以变换着对象和人们闲聊。奥利弗夫人很清楚，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到了那儿另外那些女人就会过来向她进攻，用那些虚伪的赞美来攻击她。她总感

到给她们正确的回答既可悲又无用，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给出正确的回答。这真像一本出国旅行书教给你的那些正确用语那么没用。

例如："我必须告诉您，我多么喜欢读你的书。还有，我认为它们很精彩。"

陶醉的作家的回答："嗯，那太好了，我很高兴。"

"您必须明白，我为了要见您已等了几个月了。这真太妙了。"

"噢，你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谈话就像这样继续下去，似乎你们俩都不可能谈论此外任何有趣的事。谈话的内容不得不全部是有关你的书，或者是其他女作家的书，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掉进了文学的网里而又不擅长于说这种废话。也许有些人能做到，可奥利弗夫人痛苦地意识到她恰恰没有这种能力。当她在一个外国大使馆停留的时候，她的一位外国朋友教她学完了一门课程。

"我听过您讲话。"艾伯蒂娜用她那迷人的异国腔调低声说，"我听过您和一位年轻的报纸记者的交谈，你没有表达出——不！你并没有表达出对你的工作应有的骄傲。您应该说，'是的，我写得很好，我写得比其他写侦探小说的作者都好。'"

"但是我不，"那时候奥利弗夫人说，"我是不差，但——"

"啊哈，别像那样说'我不'。你一定要说你是，即使您并不这样认为，您也应该说您是。"

"我希望，艾伯蒂娜，"奥利弗夫人说，"你能接见那些来采访的记者，你会做得很好的。有一天你能不能假装成我，然后让我在门后偷偷地听？"

"行，我猜我能做得到，那肯定会很有趣。不过，他们会知道我不是您，他们认识你的脸。但是您必须说'是的，是的，我知道我比其他人都好。'您必须对每个人都这样说。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应该这样发表文章。噢，真是——听见您在那儿说着那些话真可怕，好像您在为您成为这样的人而道歉似的，一定不要这样了。"

奥利弗夫人想，她好像是一个正在学习台词的未成熟的女演员，而导演已发现她在接受指导方面毫无希望了。好啦，不管怎么说，困难并不很大。当他们从桌子旁站起来时已有几位女性在等着了。实际上，她可以看出已有一两位在起身了。那不会很麻烦的，她会微笑着走过去，友好地说："你真好，我很高兴。一个人知道人们喜欢他的书多高兴啊！"都是些陈辞滥调，就像把手伸进一个盒子，取出几个有用的、已经像珠链一样拴在一起了的单词一样。然后，不久她就可以走开了。

她环视桌子四周，因为她很可能会在那儿看见一些受人尊敬的朋友。是的，她确实看见了坐在远处的莫林·格兰特，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人。那个时刻到来了，那些文学女性们和用过午餐的骑士们都站了起来。他们向椅子、咖啡桌、沙发以及那些隐秘的角落拥去。这是个危险的时刻，奥利弗夫人常常这样暗想，但是通常是在鸡尾酒会而不是在文人的聚会上有这种感觉，因为她很少参加后者那样的聚会。任

何时刻都会发生危险，因为有些人记得你而你却不记得他们，或有些人你根本就不想和他们交谈却发现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她最先感到的是进退两难。一个大个子女人，有着非常相称的又大又白、咀嚼有声的牙齿，这在法文里可以称为“une femme formidable[1]”。这肯定不仅仅在法文里是可怕的，而在英文里却是极霸道的。虽然她不是认识奥利弗夫人就是打算要在那儿结识她。而后者是这样开始的：

“噢，奥利弗夫人，”她高声说，“今天能见到您真高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您了。我真喜欢您的书，我儿子也是。我丈夫过去经常坚持说不带上至少两本您的书就永远不要去旅行。过来，请坐下，我有很多事情想问您。”

唉，这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奥利弗夫人想，不过她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两样。

奥利弗夫人任由自己让她像警察一样无庸置疑地指挥着，她被带到一个角落的长靠椅前。她的新朋友接过咖啡放到她面前。

“哎，现在我们坐下来。我猜您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是伯顿-考克斯夫人。”

“噢，是的，”奥利弗夫人像通常那样困窘地说。伯顿-考克斯夫人？她也著书吗？不，她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有关她的事，但又好像听见过这名字。她脑子里闪过一丝模糊的记忆，一本有关政治或类似的书？没有虚构，没有趣味，没有犯

---

① 法语：一个奇怪的女人。——译注。

罪，也许是带有政治偏见的高高在上卖弄聪明的那种?这很容易，奥利弗夫人轻松地想，我可以让她只是重复地说："多有趣啊!"

"真的，您会对我准备要说的话感到惊讶。"伯顿-考克斯夫人说，"但是通过读您的书，我感觉到您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您对人性理解得很透彻。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能对我想问的问题给出一个回答，这个人就是您。"

"我不这样认为，真的……"奥利弗夫人说着，努力想用几个合适的词来说明她觉得不一定能满足如此高的要求。

伯顿-考克斯夫人把一块方糖放进咖啡里，然后像吃肉一样嘎吱嘎吱地大嚼着，好像那是一块骨头似的。象牙质的牙齿，也许，奥利弗夫人模糊地想着。象牙质的？狗的牙齿是象牙质的，海象的也是，当然大象的也是，又长又大的象牙。伯顿-考克斯夫人正说着：

"现在，我必须要问您的第一件事——虽然我敢肯定我是对的——您有个教女，对吗?一个叫做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的教女?"

"噢!"奥利弗夫人说，带着令人愉快的惊讶。她觉得她也许能应付一个教女。问题是她有许多教女和教子。有时候，她不得不承认，当她慢慢上了年纪，就不能把他们全都想起来了。她已在适当的时候尽了她的责任，作为教母，你的责任就是在教子们年幼的时候，在圣诞节送上玩具，去拜访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或者在培育他们的过程中让他们来拜访你。也许还要把男孩们从学校接出来，女孩也一样。然

后，当这一切终结的那天到来时，那是二十一岁生日那天，在这天教母必须做一些适合的事来获得公认，要做得非常漂亮；要不就是结婚那天给他们一些同样的礼物以及用钱或其它东西表示祝福。从那以后教子们离开了，他们结婚或到外国和驻外大使馆去，或在外国的学校去教书，或从事各种社会工作。不管怎么说，他们一点一点地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如果他们突然再次出现在你面前，你看到他们会很高兴。不过，你一定要记住去想想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他们是谁的女儿，是哪个环节使你被选为教母。

"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奥利弗夫人尽她最大努力地说，"是的，是的，当然。是的，肯定是的。"

她眼前并没出现任何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的形象，时间太久了。那次洗礼。她去参加了西莉亚的洗礼，还送了一个非常好的安妮女王年代的银滤器作为洗礼礼物。很好的滤器，用来过滤牛奶确实好极了，在教女需要现钱的时候，总可以卖个好价钱的那种东西。是的，她真的很清楚地记起了那个滤器。安妮女王——已经是一七一一年的事了。印有英国的商标。要记起一个银咖啡壶或滤器或洗礼的大杯可比记起一个实实在在的孩子容易多了。

"是的，"她说，"是的，当然。恐怕我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西莉亚了。"

"啊，是的。当然，她是一个爱冲动的姑娘，"伯顿-考克斯夫人说，"我是说，她常常改变主意。当然，她很聪明，在大学里功课很好，但是——她的政治见解——我猜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有政治见解——"

"恐怕我对政治接触得不多。"奥利弗夫人说。对她来说政治总是令人厌恶的。

"你看,我正准备把我想的告诉您。我打算告诉您的正是我想知道的。我相信您不会介意,我听过很多人说起您为人好,总是那么好。"

我真怀疑她是不是正想向我借钱。奥利弗夫人想,她知道很多来访者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

"您知道,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真的觉得我必须找到答案。西莉亚准备结婚——或者说她要嫁给我的儿子——德斯蒙德。"

"噢,真的呀!"奥利弗夫人说。

"至少,那是他们目前的想法。当然,一个人必须了解别人。我非常想知道一些事情,这是一件特殊的事情需要去问别人。我不能去——嗯,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很坦然地去问一个陌生人。不过我觉得您不是陌生人,亲爱的奥利弗夫人。"

奥利弗夫人想,我倒希望你觉得我是。她现在变得不安起来。她想知道西莉亚是不是已经有了或将要有一个私生子?是否她,奥利弗夫人,被认为知道这件事的细节?那就太尴尬了。另一方面,奥利弗夫人想,我已有五六年没见过她,她一定有二十五或二十六岁了,那么就可以很轻易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伯顿-考克斯夫人向前探着身子,困难地呼吸着。

"我想告诉您是因为我敢肯定您一定知道这件事,或者对于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有个好的提法。是她母亲杀了她

父亲，还是她父亲杀了她母亲？”

无论奥利弗夫人预期的是什么，肯定不会是这个。她难以置信地盯着伯顿-考克斯夫人。

“但是我不——”她停了一下，“我——我不明白。我是说——什么原因——”

“亲爱的奥利弗夫人，您一定知道……我是说，这么有名的案子……当然，我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嗯，我猜至少有十到十二年了，但当时是那么引人注意。我敢肯定您会记得的，您一定还记得。”

奥利弗夫人的大脑绝望地运转着。西莉亚是她的教女，那确实是真的。西莉亚的母亲——是的，当然，西莉亚的母亲是莫利·普雷斯顿-格雷，是她的一个朋友，虽然不是特别亲密。她嫁给了一个军人，是的，他的名字是——什么雷文斯克罗夫特爵士。或者他是一个大使？非同一般，一个人总记不起这些事情。她甚至记不起她自己是否做过莫利的女傧相，她想她是做过的。相当时髦的婚礼，在士兵教堂或别的类似这样的地方举行，但确实忘掉了。从那以后有好多年没见过他们了——他们到了某个地方——在中东？在波斯？在伊拉克？有一次在埃及？马来亚？当他们回到英国时，她非常偶然地再次见到了他们。但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张照片，你模糊地知道照片中的人是谁，但它已经褪色了，你又真的辨认不出他们，也记不起他们是谁。她现在想不起什么雷文斯克罗夫特先生和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即原名为莫利·普雷斯顿-格雷的。此人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影响。然而……伯顿-考克斯夫人仍在盯着她，似乎对她的缺乏

savoir-faire[1]，对她想不起这件显然是 cause célèbre[2] 感到失望。

“杀死？你的意思是——一起事故？”

“噢，不、不是一起事故。在一间海边的房子里。我想是在康沃尔，那儿有许多岩石。不管怎么说，他们在那儿有一间房子。他们在悬崖上被发现，而且都是被枪杀的，你知道。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警察辨别，到底是妻子杀了丈夫然后自杀；还是丈夫杀了妻子然后自杀。他们研究了那些证据——你知道——那些子弹和各种东西，但太困难了。他们认为可能是一个自杀的盟约——我忘记了当时的结论。可能是意外事故。当然大家知道事出有因，况且当时有许多传闻。”

“也许每个人都造了一个。”奥利弗夫人满怀希望地说，试着回想起其中一个故事，如果她能的话。

“嗯，有可能，也许，那很难说，我知道。有一种假说是他们在那天或前一天曾经争吵过。有的说是有另外一个男人。当然也有的说有另外某个女人。但人们无从知晓事情的究竟。我想，事情沉寂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的地位相当高。据说那年他在一间疗养所里，他很衰弱或别的什么的。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恐怕，”奥利弗夫人坚定地说，“我必须说明关于这件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现在你提起它，我确实想起有这么一

---

1 法语：机敏、圆滑。——译注。

2 法语：轰动一时的案件。——译注。

件案子，想起了那些名字，想起了我认识的那些人，但我绝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关于这件事的任何情况。我确实一无所知。”

真的，奥利弗夫人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勇气说：你竟敢这样无礼地问我不知道的事情？

“这是我应该知道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伯顿-考克斯夫人说。

她的眼睛开始闪烁起来，好像坚硬的大理石。

“它很重要，您知道，因为我的儿子，我亲爱的儿子想娶西莉亚。”

“恐怕我不能帮您，”奥利弗夫人说，“我一无所知。”

“但是您肯定知道。”伯顿-考克斯夫人说，“我的意思是，您会写那么精彩的故事，您了解犯罪的一切。您知道谁犯了罪和他们为什么要犯罪。我敢肯定各种人都会告诉您那些故事背后的故事，因为他们对这些事情有很多想法。”

“我什么都不知道，”奥利弗夫人说，她的声音不再那么有礼，语气也肯定有点厌烦了。

“但您肯定能理解，我真的不知道该去问谁。我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后总不能去问警察吧。我猜他们什么也不会告诉我，因为显然他们想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但是我觉得知道真相非常重要。”

“我只写书。”奥利弗夫人冷淡地说，“它们完全是虚构的，我个人关于犯罪什么也不懂，在犯罪学上也没什么研究。所以，恐怕我无法帮你。”

“但你可以去问您的教女，可以去问西莉亚。”

奥利弗夫人再次瞪大了眼睛："我不明白我怎么能那样做。她是——我想这件惨案发生时她一定是个很小的孩子。"

"噢，但是我希望她知道所有的一切。"伯顿-考克斯夫人说，"孩子们总是什么都知道，她会告诉您的，我相信她会告诉您。"

"我认为您最好亲自去问她。"奥利弗夫人说。

"我想我真的不能那样做。"伯顿-考克斯夫人说，"我想，您知道，德斯蒙德会不喜欢的。您知道他相当——唉，在涉及西莉亚的地方他相当敏感。我真的不认为——不——我相信她会告诉您。"

"我真的做梦都没想过要问她。"奥利弗夫人说，她假装看了一下手表。"噢，天哪，"她说，"我们这次愉快的午餐已结束好久了。我得赶快走了，我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再见，哦，贝得雷-考克斯夫人，非常抱歉我不能帮您，这些事情相当微妙。在您看来，知道与不知道没有什么区别吧？"

"噢，我认为这可大不一样。"

这时，奥利弗夫人非常熟悉的一位文坛女友从面前经过。奥利弗夫人跳起来抓住她的手臂。

"路易丝，亲爱的，见到你真高兴。我没注意到你在这儿。"

"噢，阿里亚德娜，好久不见，你瘦了许多，是吗？"

"你总是对我说令人愉快的事情，"奥利弗夫人说，用手臂挽住她的朋友，离开座位，"我正打算离开，因为我还有个约会。"

"我猜你是被那个可怕的女人困住了，是吗？"她的朋友说着，回头看了看考克斯夫人。

"她正问我那些最特别的问题。"奥利弗夫人说。

"噢，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吗？"

"不，一点也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我本来就不想回答。"

"是一些有趣的事吗？"

"我猜，"奥利弗夫人说着，头脑里闪出一个新念头，"我猜可能很有趣，只不过——"

"她起身追来了。来，我帮你出去。如果你的车不在这儿，我会用车把你送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在伦敦我永远不会把车开出来，停车太困难了。"

"我知道，简直要命。"

奥利弗夫人恰当地告别了。带着感谢和最愉快的话语，汽车一会儿就行驶在伦敦的一个广场上了。

"伊顿·特伦斯，是吗？"好心的朋友问道。

"是的。"奥利弗夫人说，"但我现在要去——我想是怀特弗雷尔斯公寓那儿，名字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我知道在哪儿。"

"噢，相当现代的公寓，非常宽敞而且是几何图形的。"

"对。"奥利弗夫人说。

第二章　第一次提起大象

发现她的朋友赫尔克里·波洛不在家,奥利弗夫人只好借助电话来询问。

"今晚你会在家吗?"奥利弗夫人问。

她坐在电话机旁,手指有点焦急地敲着桌子。

"你是——"

"阿里亚德娜·奥利弗。"奥利弗夫人说。她总是惊奇地发现她不得不报上姓名,而她总希望她所有的朋友一接电话就知道是她的声音。

"是的,整晚我都在家。那是否意味着我将有幸得到你的光临?"

"你真会说话。"奥利弗夫人说,"我不知道它是否会令人愉快。"

"见到你总是很愉快的,chère Madame[1]。"

"我不知道,"奥利弗夫人说,"我可能要——嗯,麻烦你。我想问一些事情,想知道你的想法。"

"我总是乐意告诉你任何事情。"波洛说。

"发生了一些事,"奥利弗夫人说,"一些令人厌烦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你想来见我。我不胜荣幸,太荣幸了。"

"什么时间合适呢?"奥利弗夫人问。

"九点好吗?也许我们还可以一起喝点咖啡,除非你喜欢石榴汁或Sirop de Cassis[2]。不过不会的,你不喜欢,我记得。"

"乔治,"波洛对他宝贵的男佣人说,"我们今晚将有幸见到奥利弗夫人。我想,咖啡,或某种甜酒,我永远不敢肯定她喜欢什么。"

"我见过她喝樱桃白兰地,先生。"

"我想她也喝crème de menthe[3],但她更喜欢樱桃白兰地。那么很好,"波洛说,"就这样。"

奥利弗夫人准时到了。吃饭的时候波洛正在疑惑,是什么驱使奥利弗夫人来拜访他呢?为什么她对自己要做的事那么不肯定?难道她正要给他带来一些难题或要告诉他一件罪案?就像波洛很清楚的那样,奥利弗夫人可能有事,最

---

[1] 法语:亲爱的夫人。——译注。
[2] 法语:黑茶藨子糖浆。——译注。
[3] 法语:奶油。——译注。

平凡或最奇特的事。就像你可能会说的那样，跟她很相似。她很着急，他想。噢，好啦，赫尔克里·波洛想，他能应付奥利弗夫人。他一向都能应付奥利弗夫人。有时候她会惹恼他，同时也真的令他非常依恋。他们一起分享过许多体验和试验。就在今早的报纸上他看到一些关于她的东西——或者是在晚报上？他得在她到来之前把它记住。他刚看完报她就到了。

她走进房间，波洛立刻推断他的关于焦急的判断千真万确。她的头发——弄得相当精心，已被她不时狂乱地用手指弄乱了。他愉快地把她迎进来，让她在一把椅子里坐下，给她倒了杯咖啡，又递给她一杯樱桃白兰地。

"噢，"奥利弗夫人宽慰地叹道，"我想你准会认为我太傻，但仍然……"

"我明白。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去参加一个文学午餐。著名女作家的。我想你从来不干这样的事。"

"通常我是不去的。"奥利弗夫人说，"我再也不会去了。"

"啊，它使你非常难受？"波洛同情地说。

他知道奥利弗夫人什么时候会感到窘迫。过分地称赞她的书总是令她心烦意乱，因为就像她曾经告诉他的那样，她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恰当地回答。

"你不开心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开心的，"奥利弗夫人说，"接着发生了一些令人厌烦的事。"

"啊哈，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

"对，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说，这与你毫不相干，我想这甚至不是你感兴趣的事。我一点也不感兴趣。至少，我本不想来了解你的想法，想知道——嗯，如果你是我会怎么做。"

"那是个相当难的问题，最后这个。"波洛说，"我知道我，赫尔克里·波洛，在任何事上会怎么做，但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虽然我很了解你。"

"现在你一定会有主意了，"奥利弗夫人说，"你认识我的时间已足够长了。"

"大约——到现在有二十年了？"

"噢，我不知道，我从来都不记得是哪些年、哪些日期。你知道，我弄混了。我记得一九三九年是因为在那一年战争爆发，我记得其它的日期是因为一些杂乱无章的怪事。"

"不管怎么说，你去参加了文学午餐，你很不开心。"

"我喜欢那顿午餐，但后来……"

"有人对你说了一些事情。"波洛带着医生询问病人的善意说。

"嗯，他们正要对我说话，突然一个专横的大个子女人向我袭来。她总是能支配每一个人，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你知道，她就像个捉蝴蝶的，只是手里没拿网。她把我捕到，然后把我推进一把长靠椅里，接着便从我的一个教女开始和我谈起来。"

"啊，你喜欢的一个教女？"

"我已有好多年没见过她了。"奥利弗夫人说，"我不可能掌握他们的一切情况。接着她便问我一个最令人担忧的

问题。她想要我——噢，天哪，我是多么难以启齿告诉你这——”

“不，”波洛温和地说，“这非常容易，每个人迟早都会告诉我每一件事。我只不过是个外国人，你知道，所以一点麻烦也没有。这很容易，因为我是个外国人。”

“嗯，告诉你一些事情是容易些，”奥利弗夫人说，“她问起我那姑娘的母亲和父亲，她问我到底是她母亲杀死了她父亲，还是她父亲杀死了她母亲。”

“请你再说一遍。”波洛说。

“噢，我知道这很荒唐。唉，我想也荒唐。”

“你的教女的母亲杀了她的父亲，或者她的父亲杀了她的母亲。”

“对。”奥利弗夫人说。

“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吗？她父亲真的杀了她母亲或者她母亲杀了她父亲？”

“嗯，他们双双都被枪杀，”奥利弗夫人说，“在一个悬崖上面，我记不起是在康沃尔还是在科西嘉了。”

“那么这是真事。然后她说了什么？”

“噢，是的，其中那一部分是真的，这事发生在好多年以前。不过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她要来找我？”

“都是因为你是一个写关于犯罪的作家，”波洛说，“她肯定说你了解犯罪的一切。真的发生过这事吗？”

“噢，是的。这不是那种一个人该怎么做——如果母亲杀了父亲或父亲杀了母亲剧情该怎样发展。这可是件真事。这真的发生过。我想最好告诉你所有的一切。我的意思是，

我想不起所有的一切，但那在当时人人都知道。那是大约——噢，我想那至少是大约十二年以前的事了。还有，我能记起那些人的名字，因为我确实认识他们。那妻子曾经和我是校友，我很了解她，我们是朋友。那是一件影响很大的案子，你知道，登载在所有的报纸和刊物上。阿利斯泰尔·雷文斯克罗夫特爵士和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一对非常幸福的夫妇。他是个上校或者将军，她一直跟着他，他们走遍了全世界。那时他们在某个地方买了这幢房子——我想是在国外，但我记不起了。然后，报纸上突然报道了这个案件。或是别人杀了他们，或是他们被暗杀还是别的，或是他们相互杀死了对方。我想有一枝左轮手枪在房子里已有多年了——好啦，我最好把我能想起的都告诉你。"

奥利弗夫人打起精神，把她掌握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波洛先生。波洛先生也不时地打断她的话核实一下细节。

"但是为什么？"他最后说道，"为什么这个女人想知道这件事？"

"嗯，这就是我想搞清楚的，"奥利弗夫人说，"我能找到西莉亚，我想。我是说，她仍然住在伦敦。也许她住在剑桥，或者牛津——我想她已取得了学位，不是在这儿讲课就是在那儿教书。反正做着类似的事情。还有——非常现代，你知道，和一些留长头发、穿奇装异服的人在一起。我想她没有吸毒。她很正常——只是我很少收到她的信。我是说，她在圣诞节或别的节日给我寄卡片。唉，一个人总不能什么时候都想起他的教女的，况且她已二十五六岁了。"

"没结婚?"

"对,显然她正准备结婚——或者这是——那个女人的名字是什么?噢,是的,布里特尔夫人——不——伯顿-考克斯夫人的儿子的主意。"

"伯顿-考克斯夫人不希望她儿子娶这位姑娘,因为她父亲杀了她母亲或她母亲杀了她父亲?"

"嗯,我猜是这样的。"奥利弗夫人说,"这是我能想到的惟一缘由。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父母中的一个杀了另一个,会真的给准备和你结婚的那个男孩的母亲带来麻烦吗?这绕到哪儿去了?"

"一个人可能会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波洛说,"它是——是的,你知道这相当有趣。我的意思不是说阿利斯泰尔·雷文斯克罗夫特先生或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很有趣。我似乎模糊地记得——噢,某件像这样的案件,或者可能不是同一件。但伯顿-考克斯夫人非常奇怪,可能她在打什么主意。她是不是很喜爱她的儿子?"

"有可能。"奥利弗夫人说,"可能她根本就不想让他娶这个姑娘。"

"因为她可能继承了她母亲气质会谋杀她嫁的男子——或是某些那种事情?"

"我怎么知道?"奥利弗夫人说,"她似乎认为我能告诉她,但她真的没有告诉我足够多的东西,不是吗?你看到底为了什么?这后面隐藏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

"解这谜将会很有趣。"波洛说。

"嗯,所以我来找你,"奥利弗夫人说,"你喜欢探清真

相,那些你最初看不出理由的事情。我是说,没有人能看得出理由的那种。"

"你认为你了解伯顿-考克斯夫人的喜好吗?"波洛说。

"你是指她更希望丈夫杀了妻子,或者妻子杀了丈夫?我不那么认为。"

"好啦,"波洛说,"我明白你的窘境,那非常能引起人的好奇心。你从一个聚会回来,被要求做一些困难的,几乎不可能的事,还有——你想知道用什么恰当的方法来应付这事。"

"嗯,你看什么方法恰当?"奥利弗夫人说。

"我不好说,"波洛说,"我不是女人。一个你并不认识、在聚会上遇到的女人把问题推给你,要你去回答,而又不给出清楚的理由。"

"对,"奥利弗夫人说,"现在阿里亚德娜该做什么?一个人该做什么,换句话说,如果你在报纸上看到这个问题?"

"嗯,我猜,"波洛说,"一个人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可以给伯顿-考克斯夫人写张字条,说:'非常抱歉,我真的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帮你。'或写上任何你喜欢写的话。第二,你可以跟你的教女联系,告诉她那个男孩或年轻男子,或无论他是什么,反正是她正考虑要嫁的人的母亲曾问过你什么。你会了解到她是否真的想和这个年轻人结婚。如果她是要嫁给他,那么她是否知道或者男孩是否告诉她他母亲的想法。还有另外一点,即女孩对未婚夫的母亲有什么看法。你可以去做第三件事。"波洛说,"这才真的是我坚定地建议你去做的,是……"

“我知道，”奥利弗夫人说，“一个词。”

“无为。”波洛说。

“对极了，”奥利弗夫人说，“我知道这是要做的最简单最恰当的事。无为。去告诉一个是我的教女的姑娘，对她说她未来的婆婆正到处去说、去向人们打听的事情，那真是脸皮太厚了。不过——”

“我知道，”波洛说，“这是人类的好奇心。”

“我想知道为什么那可恶的女人要来对我说那些事。”奥利弗夫人说，“从前我知道我会放松，然后忘掉所有的一切。可现在。”

“是的，”波洛说，“你会睡不着。你会彻夜难眠。还有，如果我了解你的话，你会有最奇特、最夸张的念头，最近你可能就会把这些念头写成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犯罪故事。一本侦探小说——一本恐怖小说，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我猜如果我想的话，我能写出来。”奥利弗夫人说，眼睛微微闪了闪。

“别管它，”波洛说，“这将会是一个很难着手去写的情节，似乎没理由这么做。”

“但我得肯定它没有好的理由。”

“人类的好奇心。”波洛说，“多有趣的事情。”他叹了一口气：“整个历史都归功于它。好奇心。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好奇心，据说通常与猫有关，好奇心把猫杀死了。不过真的应该说希腊人是好奇心的发明者，他们想知道。在他们之前，在我看来没人想知道更多的东西。他们只想知道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法规是什么，怎样能够避免脑袋被砍下来或

者被钉在尖柱上或一些不愉快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不是服从就是不服从，他们不想知道为什么。但自从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后，各种事情都因此而发生了。船，火车，飞行器，原子弹，青霉素，和对各种疾病的治疗、一个小男孩看到他母亲的水壶盖被水蒸气掀开，接下来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了火车。在一定的时候又导致了铁路工人罢工和所有那些事情，等等、等等。"

"只要告诉我，"奥利弗夫人说，"你认为我是个可怕的爱管闲事的人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波洛说，"总的来说我不认为你是一个有着极大好奇心的女人。不过我很明白，你在一个文学聚会上处于一种极烦躁的状态中，忙于保护着自己免受太多的赞美、太多的好意。你反而使自己进入了尴尬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并且非常厌恶那些令你尴尬的人。"

"是的，她是个非常令人厌烦的女人，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女人。"

"在过去的这起谋杀案中，据猜测丈夫和妻子相处得很融洽，没发现有明显的吵架迹象，没有人真正看过有关起因的报道，据你所说是这样的吗？"

"他们是被枪杀的。是的，他们是被枪杀的。那可能是一个自杀的盟约，我想警察首先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没有人能知道后来这么多年的事了。"

"噢，是的。"波洛说，"我想我能发现相关的一些事情。"

"你是说——通过你那些令人兴奋的朋友？"

"嗯，也许我不认为他们是令人兴奋的朋友。肯定有一

些学识渊博的朋友，他们能获得确凿的记录，并查找关于那次犯罪的叙述。我有一些取得确凿记载的渠道。”

“你能发现一些事情，”奥利弗夫人满怀希望地说，“然后告诉我。”

“行。”波洛说，“我想无论如何我都能让你知道这件案子的全部事实。但是要花一些时间。”

“我知道，假如你这么做的话，这正是我要你去做的，我自己还得亲自做些什么。我得见这姑娘，我得了解她是否知道。问问她是否想让我去嘲弄一下她未来的婆婆，或者我能用什么方法来帮她。我还想见她将要嫁的那个男孩。”

“对极了，”波洛说，“非常妙。”

“我想，”奥利弗夫人说，“可能会有一些人——”她停下来，皱着眉头。

“我猜人们不会很好，”赫尔克里·波洛说，“这是一件过去的事了，可能是那时的一件 cause célèbre[1]。但是当你开始去考虑它时，什么是一件 cause célèbre[2]？除非它有一个其它案子所没有的令人惊讶的 dénouement[3]。没有人会记得它。”

“没有，”奥利弗夫人说，“是的。那时报纸上有许多关于此事的报道，热闹了一段时间，然后便渐渐冷淡了。唉，就像现在的事情那样。就像以前的那个姑娘。你知道，她离开家，他们在哪儿也找不到她。嗯，我是说，那是五六年前，突然一

①②法语：著名的轰动一时的事件或案件。——译注。

③ 法语：结局。——译注。

个在沙滩或沙坑或别的什么旁边玩的小男孩偶然发现了她的尸体。五年或六年以后。"

"是这样。"波洛说,"从那具尸体可以知道她死了多长时间,知道在那个不寻常的日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再回头查阅那些书面记录中的各种事件,最后就有可能发现凶手。但你的问题会更难,由于看上去答案肯定是两件事中的一件:丈夫不喜欢他的妻子,想摆脱她;或者妻子厌恶她的丈夫或有了情人。因此,这可能是一起感情犯罪或一些很不同的犯罪,不管怎么说,会发现什么动机也没有。如果在那时警察不能把它查出来,那么这个动机肯定是非常隐蔽的一个,不容易看出来。因此它就成为一件轰动一时,随后便被遗忘的事情,就这样。"

"我想我可以去看看那女孩儿。也许这就是那可恶的女人想让我去做的。她以为那姑娘知道——嗯,也许她知道。"奥利弗夫人说,"孩子们会知道,你明白,他们知道那些最特别的事情。"

"你知道那时你的教女有多大了吗?"

"嗯,如果推算一下我会知道,但我不能立即说出来。我想她可能是九岁或十岁,不过也许还要大些,我不知道。我想那时她在学校。但那可能只是我回想起的看过报道时的假设。"

"不过,你认为伯顿-考克斯夫人的愿望是让你从那个女孩儿那儿得到一些信息?可能那个女孩儿知道一些东西,可能她对那儿子说了些什么,然后儿子又对母亲说了些事情。我认为伯顿-考克斯夫人曾亲自试着去问那姑娘并且遭

到了拒绝。但是她想到了有名的奥利弗夫人，同时又是一个教母，有丰富的犯罪学知识，可能会获得一些情况。但是此事与她有何相干？我还是不明白。"波洛说，"对我来说似乎那些你含糊地称为'人们'的人这时终究不能帮她，"他又加上一句，"谁会想得起来？"

"嗯，我想他们可能会。"奥利弗夫人说。

"你令我感到吃惊。"波洛说，带有几分迷惑地看着她，"人们真的还记得？"

"嗯，"奥利弗夫人说，"我真的正想着大象。"

"大象？"

像他以前经常认为的那样，波洛认为奥利弗夫人真的是最莫名其妙的女人。为什么突然提起大象？

"昨天在午餐上我在想大象。"奥利弗夫人说。

"为什么你会想起大象？"波洛好奇地问。

"嗯，我实际上在想牙齿。你知道，一个人要想吃东西，如果你有某种假牙——嗯，你就不能做得很好。你知道，你已经知道你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啊哈！"波洛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是的，是的。那些牙医，他们可以为你做很多事情，但不是一切。"

"很对。然后我想起了——你知道——我们的牙齿只不过是骨头，并不那么好。如果是狗就好了，狗有象牙质的牙。然后我想起了别的有象牙质的动物，如海象和——噢，诸如此类的动物。我想到了大象。当你想起象牙时当然会想到大象，是吗？很大的象牙。"

"千真万确。"波洛说，他仍没弄明白奥利弗夫人在说什

么。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真正要见的是那些像大象的人。据说大象的记忆力很强，不会忘记。”

“对，我听过这种说法。”波洛说。

“大象不会忘记。”奥利弗夫人说，“你知道，一个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吗？说的是一个人，一个印度裁缝怎么用一根针或别的什么刺戳进一头大象的象牙里。不，不是象牙，是它的象鼻。当然，是一头大象的鼻子。然后，下一回大象经过那儿时，它含了满满一大口水，喷了裁缝满身。虽然它已好多年没见过他了。大象并没有忘记，它记着呢。就是这点，你看，大象记着呢。我得做的是——我得与一些大象联系上。”

“我仍然不明白你的话，”赫尔克里·波洛说，“你把谁归入了大象这一类？你听起来好像是来了解动物园的情况似的。”

“嗯，并非如此。”奥利弗夫人说，“不是大象，是像大象一样，从某个角度看人们会类似于大象。有些人确实记得。实际上，人总会记得一些奇特的事情，我是说，有许多事情我还记得很牢。它们发生了——我记得我五岁生日的聚会和一个粉红色的蛋糕——一个可爱的粉红色的蛋糕，它的上面有一只糖做的小鸟。我还记得那天我的金丝雀飞走了，我就哭起来。我还记得另外有一天我到田里去，那儿有一头公牛，一个人跟我说它会抵我，我害怕极了，只想往田外跑。嗯，我记得那么清楚。那也是一个星期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记得是星期二，但它确实是星期二。我还记得一次精彩

的采黑莓的郊游，记得我被刺伤了，但采的黑莓比任何人都多。那太妙了！那时我是九岁，我想。但不必要回想得那么遥远。我是说，我一生中参加过成百次婚礼，但当我回想起时只有两次我的印象特别深，一次是我做女傧相，婚礼在新福雷斯特举行，我记得，但我忘了是谁。我想是我的一个表姐结婚，我跟她不太熟，但是她想要很多女傧相。嗯，我顺便就去了，我想。不过，我知道另外一场婚礼，那是我一个在海军里的朋友，他在一艘潜水艇里几乎被淹死。他被救上来，接着跟他订婚的那位姑娘的家人不同意她嫁给他，但后来他真的娶了她，在婚礼上我是她的女傧相之一。好啦，我的意思是，总有一些事你会记得的。"

"我明白你的观点了。"波洛说，"我发现这很有趣。那么你会去 à la recherche des éléphants[1]？"

"对，最好我能得到确切的日期。"

"好吧。"波洛说，"希望我能帮你。"

"接下来我要回想一下那时候我认识的人，那些也认识我的朋友的人。他们也许认识那个什么将军。那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他们去了国外，但这我也知道，虽然我已好多年没见过他们了。可以去寻找那些许久不见的人，因为人们看到某个人从过去向他们走来总是很高兴的，即使他们不太能记起你了。然后你自然会谈起你能记起的那时候发生的事情。"

"非常有趣。"波洛说，"我想你对你的计划准备得很充

[1] 法语：寻找大象。——译注。

分。人们对雷文斯克罗夫特也许很了解也许不太了解，有些人住在事情发生的地方，而另外一些人可能曾经在那儿呆过。是挺困难的，但我想可能会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无论如何，一个人会试着干不同的事情。开始先聊一小会，然后转入所发生的事。他们所认为发生的事、别人曾经告诉你的可能已发生过的事。谈谈关于那丈夫或妻子的风流韵事，关于某个人可能已经继承了的遗产。我想能挖出很多东西来。”

“噢，天哪。”奥利弗夫人说，“恐怕我真的成了管闲事的人了。”

“你已被分派了一项任务，”波洛说，“不是你喜欢的人，也不是你愿意帮助的人，而是某个你完全不喜欢的人。这没关系。你还是在从事一项探索，对知识的探索，你在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大象之路。大象会记得。Bon voyage[1]。”

“请你再说一遍。”奥利弗夫人说。

“我正送你踏上探索的旅程，”波洛说，‘A la recherche des éléphants’。”

“我想我是疯了。”奥利弗夫人难过地说，她又用手拨着头发，这使她看起来很像施特鲁韦尔普特旧画册。“我在考虑开始写《金色的回忆》，但开头不太顺利，你要知道我无法开始。”

“那么，放弃《金色的回忆》，一心只管大象的事吧。”

---

1) 法语：旅途平安。—— 译注。



第一部
大　象　们

第三章　艾丽斯姨妈指点迷津

"利文斯顿小姐，你能帮我找找那本通讯录吗？"

"在您的桌子上，奥利弗夫人。在左边的角落里。"

"我不是说那本，"奥利弗夫人说，"那是我现在正在用的，我是说上一本，去年的那本，或者可能是再前面一本。"

"可能已经被扔掉了？"利文斯顿小姐说。

"不，我不会扔掉通讯录之类的东西，因为经常要用到它们。我是指一些没有抄进新通讯录的地址。我希望它是在高脚柜的一个抽屉里。"

利文斯顿小姐是新来顶替塞奇威克小姐的，阿里亚德娜·奥利弗非常想念塞奇威克小姐。塞奇威克知道许多事情，她知道奥利弗夫人有时候把东西放在哪儿，也知道奥利弗夫人把东西收在哪儿；她记得给奥利弗夫人写过友好的信的人的名字，还记得那些令奥利弗夫人忍无可忍，写了一

些相当无礼的话的人的名字。她真是无价之宝，或者说，曾经是无价之宝。“她很像——那本书叫什么来着？”奥利弗夫人说，她回想着。“噢，是的，我知道了——一本棕色的大书，所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都有这本书。《有求必应》，怎样去掉亚麻织物上的锈迹，怎样处理凝结了的蛋黄酱，给主教写一封非正式的信该怎么开头，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有求必应》里找到。伟大的艾丽斯姨妈伟大的旁观者。”

塞奇威克小姐过去就像艾丽斯姨妈的书一样好。利文斯顿小姐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她总是站在那儿，拉长着脸，皮肤灰黄灰黄的，有意识地使自己看上去很能干。她脸上的每条线条都在说：“我非常能干。”但奥利弗夫人则并不这样认为。她只知道她以前的雇主放东西的地方，只知道她自己认为奥利弗夫人应该把东西放在哪儿。

“我想要的，”奥利弗夫人坚定地说，带着那种被宠坏了的孩子的决心，“是我一九七〇年的通讯录，还有一九六九年的。请你尽快找到它，好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利文斯顿小姐说。

她环顾着她的周围，脸上那茫然的表情就像在寻找一件从没听说过、然而靠某个意外的、幸运的转机才可以产生的东西一样。

如果不把塞奇威克弄回来，我会发疯的，奥利弗夫人想，如果没有塞奇威克我就不能应付这件事情。

利文斯顿小姐开始把奥利弗夫人的所谓书房里的各种抽屉都打开。

“这是去年的。”利文斯顿小姐高兴地说，“这日期非常

接近，不是吗？一九七一年的。”

“我不要一九七一年的。”奥利弗夫人说。

一个模糊的想法和记忆在她脑子里闪过。

“看看那个茶几。”她说。

利文斯顿小姐看着四周，看上去非常焦急。

“那个桌子。”奥利弗夫人指着说。

“一本案头的书好像不可能在茶几里。”利文斯顿小姐说，向雇主指出生活中的一般的事实。

“是的，会的。”奥利弗夫人说，“我似乎想起来了。”

她把利文斯顿小姐挤到一边，走到茶几旁，揭开盖子，看着里面迷人的镶嵌工艺品。“在这儿。”奥利弗夫人说着，揭开一个用 papier-mâché[1] 做的圆形茶叶罐，它专门用来装中国的正山小种茶而非印度茶。只见罐子里放了一本卷曲的棕色的小笔记本。

“在这儿。”她说。

“这只是一九六八年的，奥利弗夫人，是四年前的。”

“大概就是这本了。”奥利弗夫人说着，抓着它回到书桌前。“这些都是近来的，利文斯顿小姐，不过你可以看看你是否能找到我那本生日书。”

“我不知道……”

“我最近没用它，”奥利弗夫人说，“但是我曾有过一本，相当大的一本，你知道。它从我还是一个小孩时开始，延续了好多年。我想它会在楼上的顶层里。你知道，就是那间我

① 法语：一种特殊的、有金属表层的复合纸。——译注。

们用来作空余房间的，有时候只有男孩子们来度假或那些不大讲究的人会住进去。它可能在挨着床的箱子或写字台上。”

“噢，要我去看看吗？”

“正是这样。”奥利弗夫人说。

当利文斯顿小姐走出房间时，她心情愉快了些，然后紧紧地把门关上，走回书桌前，开始看那些字迹褪色的、还夹着些茶叶的气味的地址。

“雷文斯克罗夫特。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是的，西南三区，菲什艾克缪斯14号。那么过去她是住在那儿。但后面还有一个，这是在切尔西的地址。当时她住在那里，后来又住到了基尤·布里奇附近的格林河畔斯特兰德。噢，是的，像是后面这个地址。我想是在这样的某个地方，她有电话号码吗？差不多被磨掉了，但我想——对，就这样——无论如何，我要试一试。”

她向电话机走去，这时门开了，利文斯顿小姐往里张望。

“您认为也许——”

“我找到了想要的地址。”奥利弗夫人说，“接着去找那本生日书吧，它很重要的。”

“您认为您是否有可能把它留在了西利公寓？”

“不，我没有。”奥利弗夫人说，“接着找吧。”

房门关上时，她嘟囔着：“随你喜欢找多久吧。”

她拨通了电话，边等边打开门朝楼上喊道：“你可以试着找一下那个西班牙柜子，你知道，就是镶黄铜的那个。现

在我忘记它放在哪儿了,可能是在大厅的桌子底下。"

奥利弗夫人拨的第一个电话没有成功,接电话的是一个叫史密斯·波特夫人的,她似乎很不耐烦而又帮不了什么忙,她一点也不知道以前住过这幢公寓的人的电话号码。

奥利弗夫人又把通讯录认真地看了一遍。她发现有两个仓促地乱涂上去的地址,盖住了另外一些数字,但看起来不是很有用。然而,在第三次努力下,一个难以辨认的雷文斯克罗夫特似乎出现在那些交叉的首写字母和地址中。

一个声音承认认识西莉亚。

"噢,天哪,是的,她不住这儿已有好几年了。我想最后一次收到她的信时她是在纽卡斯尔。"

"噢,天哪。"奥利弗夫人说,"恐怕我没有那个地址。"

"我也没有。"那个好心的姑娘说,"我想她做了一个兽医站的外科医生的秘书。"

听上去不是很有希望。奥利弗夫人又试了一两次,她最近的两本通讯录上的地址都没有用,所以她又往后翻,当她翻到最后一个,也就是 1967 年的地址时,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她如获至宝。

"噢,你是说西莉亚,"一个声音说,"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是吗?或者是芬奇维尔?"

奥利弗夫人及时地控制住自己才没说出:"不,也不是知更鸟[1]。"

---

[1] "芬奇维尔"英文为 Finchwell,其中 finch 的意思是雀科的鸣鸟,如燕雀等。故此处提到知更鸟。——译注。

“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姑娘，”那个声音说，“她为我工作了一年半多。噢，是的，非常能干。如果她能呆长一些我会很高兴的。我想她离开这儿后搬到哈利大街的某个地方，不过我有她的地址，让我找找看。”X夫人——不知道她的名字——在找的时候停了好一会。“我这儿有一个地址，好像是在伊斯林顿的某个地方，你认为这有可能吗？”

奥利弗夫人说，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她谢过X夫人，把地址记了下来。

“想找一个人的地址真困难。平常他们确实是把地址寄给你了。你知道，就是写在明信片之类的东西上也似乎总是弄丢了。”

奥利弗夫人说在这方面她也有同样的遭遇。她试了试伊斯林顿的电话号码，一个浓重的外国口音回答了她。

“你想找，是的——你在说什么？是的，你找住在这儿的谁？”

“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小姐？”

“噢，是的，那是真的，她是住在这儿。她在二楼有一个房间，她现在出去了，还没回来。”

“今晚她在家吗？”

“噢，她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想。因为她回家换上礼服后再出去。”

奥利弗夫人谢了她后挂了电话。

“真是的。”奥利弗夫人有点烦恼地自言自语道。“这些姑娘们！”

她努力回想着自上回见到她的教女西莉亚后有多长时

问了。一个失去联络的人。总的来说是这样的。她想，西莉亚现在在伦敦。是否她的男朋友也在伦敦，或者是她男朋友的母亲在伦敦——或者他们都在。噢，天哪，奥利弗夫人想，这真让我头痛。"唔，是利文斯顿小姐吗?"她转过头来。

利文斯顿小姐看上去像换了个人，她浑身粘满了蜘蛛网，衣服上全是灰尘，表情有点恼怒地站在走廊里，手里捧着一堆满是灰尘的册子。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对您是否有用，奥利弗夫人。它们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她一副不赞成的样子，"不知您是否能具体指明想让我给您找什么?"

"我想不是这些。"奥利弗夫人说，"如果你愿意把它们放在那儿的沙发角里，今晚我可以看看。"

利文斯顿小姐看上去什么时候都是很不赞成的样子，她说："好极了，奥利弗夫人。我想我还是先把这些灰尘掸掉吧。"

"那太好了。"奥利弗夫人说着，及时地止住自己才没说出，"行行好，把你自己也掸一掸吧，你的左耳上足有六个蜘蛛网。"

她瞥了一眼手表，然后又拨通了伊斯林顿的电话号码。这次是清脆的、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语音，令奥利弗夫人感觉相当舒服。

"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小姐吗? 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

"对，我是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

"嗯，我想你不太记得我了。我是奥利弗夫人。阿里亚

德娜·奥利弗。我们好久不见了,但实际上我是你的教母。"

"噢,是的,当然,我知道。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很想知道能不能见见你,不知道你是否能来看我,或随你喜欢怎样。你能不能来吃顿饭或……"

"嗯,现在不行,我正在上班。如果您乐意,今晚我可以过去。大约七点半或八点。之后我还有个约会,不过……"

"如果你能来我会非常高兴。"奥利弗夫人说。

"嗯,我当然会去。"

"我把地址给你。"奥利弗夫人把地址告诉了她。

"好的,我会去的。我很熟悉那一带。"

奥利弗夫人在电话本上写了一个便条,她有点不高兴地看着利文斯顿小姐,她正走进来,力气不支地抱着本大册子。

"是这个吗,奥利弗夫人?"

"不。"奥利弗夫人说,"那里面是一些烹调方法。"

"噢,天哪!"利文斯顿小姐说,"是这样。"

"好啦,不管怎么说我可能也会看一些的。"奥利弗夫人说着,不由分说地把那本册子移开,"再去找一找,你知道,我想大概是在那个装内衣的小橱里,在洗澡间的隔壁。你最好去看看洗澡巾上面的最顶层的架子。有时候我把纸和书放在那儿。等一下,我自己上去看。"

十分钟后,奥利弗夫人已经在翻阅一本褪色的大册子了。利文斯顿小姐再也不堪忍受这种令人痛苦的景象了,奥利弗夫人说:

"好啦,这儿没什么了。你可以去看一下餐室里的桌子,

那张旧桌子。你知道，就是有点破的那张。看你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些通讯录，早年的那些。十年前的任何东西都值得看一下。然后，"奥利弗夫人说，"我想我今天就再不会需要另外的东西了。"

利文斯顿小姐走开了。

"我想知道，"奥利弗夫人自言自语道，她一边坐下来一边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她浏览着那本生日书。"谁会更高兴？是她走还是我看着她走？西莉亚来了又走之后，我就不得不忙一个晚上了。"

从她放在书桌旁的小桌子上的书堆中拿起一个新练习本，她写上各种日期和可能用得上的地址、姓名，接着从电话本里查了一两样东西，然后开始给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打电话。

"啊哈，是你吗，波洛先生？"

"是的，夫人，正是我。"

"你做了一些事情没有？"奥利弗夫人说。

"请你再说一遍——我做了什么？"

"任何事情，"奥利弗夫人说，"昨天我问你的事。"

"是的，当然做了。我已经使事情开始进行了，我已安排了某些查询。"

"但你还没有去做。"奥利弗夫人说，她对男人做事的评价不高。

"你呢，chère madame[1]？"

---

[1] 法语：亲爱的夫人。——译注。

"我正在忙着。"奥利弗夫人说。

"啊哈,你正在忙什么呢,夫人?"

"搜集大象。"奥利弗夫人说,"如果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些什么的话。"

"我想我能明白你的意思。"

"要回头看过去真不容易,"奥利弗夫人说,"真令人惊讶,真的。当一个人去查找一些名字时,他能记起那么多人。我是说,有时候人们把那些傻事也写进生日书里去了。不知为何在我十六岁或十七岁甚至三十岁时,我会让人在我的生日书上写东西。在那年的每个特殊日子上都摘有诗句。其中有些真傻得可怕。"

"你的调查令你感到振奋吗?"

"不怎么振奋。"奥利弗夫人说,"但我还是认为我走的路是对的。我已经给我的教女打过电话了。"

"啊哈,你准备去看她?"

"是的,她要来看我。如果她不失约的话就在今晚的七八点间。谁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来,年轻人很不可靠。"

"你给她打电话时她高兴吗?"

"不知道。"奥利弗夫人说,"不是特别高兴。她的声音非常尖,还有——我现在想起来了,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肯定是在大约六年前,那时候我想她挺令人害怕的。"

"令人害怕?指哪一方面?"

"我的意思是她威吓我的可能性比我威吓她的可能性要大。"

"这可能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噢,你这么认为吗?"

"如果人们已打定主意不愿意再喜欢你,他们已相当肯定地不喜欢你,那么他们就会从使你意识到这个事实中获得快乐。那样,他们就会向你透露更多的信息,比他们试图表现得友好和一致时透露得多。"

"你是指奉承我?是的,你有点这个意思。那么你是说,他们告诉你一些他们认为会令你高兴的事。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厌烦你,他们就会说一些希望会让你不高兴的话。我不知道西莉亚是不是这样的人。我清楚地记得她五岁时的事。她有一个保姆,过去她经常把她的靴子扔到她身上。"

"是保姆把靴子扔到孩子身上,还是孩子把靴子扔到保姆身上?"

"当然是扔到保姆身上。"奥利弗夫人说。

她把话筒放好,然后走到沙发边,翻检着那成堆的过去的各种记录。她低声地念着一些名字。

"玛丽安娜·约瑟芬·庞塔利尔——当然是的,我好几年都没想起她了——我想她已经死了。安娜·布雷斯比——是的,是的,她住在那个地区——我现在想知道——"

她继续看着,不觉时间已过去了——突然响起的门铃声令她吃了一惊。她亲自去开门。

第四章　西莉亚

一个高个子姑娘站在门外的蹭鞋垫上，奥利弗夫人吃惊地看了她一会。这就是西莉亚。生命力和生活的印记真的太深了。奥利弗夫人怀着这种人们不常有的感觉。

她想，眼前的这些意味着什么？也许具有侵犯性，也许很难对付，很可能是个危险人物。她是那种负有使命感的姑娘，为了达到目的会投身于暴力。真有意思，肯定有趣。

“进来，西莉亚。”她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了，我记得最近的一次是在一个婚礼上，你做女傧相。你穿一件杏黄色的薄绸衣。我记得，还有一大束—— 我记不起是什么了，看上去好像是黄菊花。”

“可能是黄菊花。”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说，“我们不停地打喷嚏 ——得了枯草热。那真是一个可怕的婚礼。我知道，是玛莎·莱格霍恩，对吗？那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女

傧相礼服，当然也是我穿过的最难看的！”

“是的，那些礼服对任何人都不太适合。你比大多数人都好看，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嗯，您这么说真太好了。”西莉亚说，“我总感觉不好。”

奥利弗夫人让她坐在椅子上，然后熟练地拿起一对细颈的酒瓶。

“喜欢葡萄酒还是别的？”

“不，我喜欢葡萄酒。”

“给。我想这对你来说似乎有点奇怪”奥利弗夫人说，“我突然这样给你打电话。”

“噢，不，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

“恐怕我不是一个认真的教母。”

“您没必要认真，我都这么大了。”

“对。”奥利弗夫人说，“一个人的责任和感情，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就结束了。我曾经没有真正履行我的义务，我记得没有去参加你的按手礼。”

“我相信，一个教母的责任就是让你去学教义问答手册和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不是吗？为我驱魔避邪。”西莉亚说道，唇边浮起一丝幽默的微笑。

她很友好，奥利弗夫人想，但同时，在某些方面她是一个危险的姑娘。

“好啦，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找你。”奥利弗夫人说，“整个事件很不寻常。我不经常去参加文学聚会，但前天我去了。”

“是的，我知道。”西莉亚说，“我看到报纸上提到这件

事，您的名字也在上面，阿里亚德娜·奥利弗夫人。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知道您通常是不去那种地方的。”

“是的。”奥利弗夫人说，“真希望我没去过。”

“您不高兴吗？”

“不，在某一方面我很高兴，因为我以前从没参加过这样的聚会。是这样——嗯，第一次总会有一些令人开心的事。不过，”她又说，“通常也会有些不高兴的事。”

“发生了一些令您不快的事吗？”

“对，而且还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牵涉到你。我想——嗯，我想我应该将这件事告诉你，因为我不喜欢所发生的这些，一点也不喜欢。”

“听上去挺让人好奇的。”西莉亚说着，呷了一口葡萄酒。

“那儿的一个女人走过来跟我说话。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不过，我猜那经常发生在您身上。”西莉亚说。

“是的，总是这样。”奥利弗夫人说，“那是文人生活中一种——危险的事。人们走过来对你说‘我非常喜欢您的书，能见到您真高兴’之类的话。”

“我曾经给一位作家当过秘书，我很了解这类事情，也知道那是多么难于应付。”

“是的。好啦，那次也是这类事情，不过我已有所准备。然而那女人走过来对我说‘我相信您有个叫西莉亚的教女’。”

“嗯，是有点奇怪。”西莉亚说，“特意走过来跟您说这

些。我觉得她似乎应该慢慢地引出这个话题。您知道，她应该先谈一谈您的书，还有，她有多喜欢您最近写的那本，或者类似这样的话，然后慢慢转到我身上来。她用什么来攻击我？”

“据我所知她没有攻击你。”奥利弗夫人说。

“她是我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奥利弗夫人说。

一阵沉默。西莉亚又啜了几口葡萄酒，用一种探寻的目光看着奥利弗夫人。

“您知道，”她说，“您弄得我非常好奇，我不太明白您要谈些什么。”

“好吧，”奥利弗夫人说，“我希望你不会生气。”

“为什么我会生气？”

“嗯，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或重提一些事情，你可能会说那不关我的事，或者会说对于这件事我应该保持沉默，不应提起它。”

“您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西莉亚说。

“她向我提起她的名字，她是伯顿-考克斯夫人。”

“噢！”西莉亚的这一声“噢”相当地与众不同。“噢。”

“你认识她？”

“是的，我认识她。”西莉亚说。

“好啦，我想你肯定是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她说的一些事情。”

“什么——关于我的？她认识我？”

"她说她认为她的儿子可能要和你结婚。"

西莉亚的表情变了,她的眉毛高高地扬起,又落了下来,她盯着奥利弗夫人。

"您想知道这是否是真的?"

"不。"奥利弗夫人说,"我不是特别想知道,我提起它仅仅是因为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她说因为你是我的教女,我也许能够问你一些情况。我推想她的意思是我得到那些消息后再告诉她。"

"什么消息?"

"嗯,我猜你不会喜欢我要讲的事情。"奥利弗夫人说,"我自己就不喜欢。实际上,它令我从头到脚都感到肮脏极了,因为我认为这是——嗯,非常冒失,非常没有礼貌,绝对不可原谅的。她说,'你能弄清楚是她父亲谋杀了她母亲还是她母亲谋杀了她父亲吗?'"

"她对您说这些?她让您这样去做?"

"是的。"

"她不认识您?我是说,除了知道您是一个女作家以及您参加了聚会?"

"她根本不认识我,她从来没见过我,我也从来没见过她。"

"您不觉得这非同寻常吗?"

"我不知道那女人说的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她打击了我。"奥利弗夫人说,"如果我可以这么说,她真是一个极可恶的女人。"

"噢,是的,她是一个极可恶的女人。"

"你正打算和她的儿子结婚?"

"嗯,我们已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我不知道。您知道她对您谈起的事吗?"

"嗯,我所知道的我想任何了解你家的人都会知道。"

"那就是,我父亲和母亲,他从军队退休后,在乡下买了一幢房子,有一天他们出去沿着悬崖一起散步。然后他们在那儿被发现,他们都被枪杀了。地上有一枝左轮手枪,那是我父亲的。好像他的房子里有两枝左轮手枪。没有什么能说明这是一个自杀的盟约,还是我父亲杀了我母亲然后自杀,或者是我母亲杀了我父亲然后自杀。不过,你已经知道的可能就是这些。"

"我大略知道此事,"奥利弗夫人说,"我想那大约是发生在十二年前。"

"大概是这样,是的。"

"你当时十二三岁。"

"是的……"

"我不太了解。"奥利弗夫人说,"我本人当时不在英格兰。我在美国讲学,只是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报上有多方面的报导,因为没有事情的真相,也没有什么谋杀的动机。你父母是幸福的一对,一直关系很好,报上也提到了这一点。在学校时我是和你母亲住在一起的。后来我们所走的路就分开了。我结婚后去了某个地方,她结婚后就出国了。据我能想起的,是去了马来亚或类似这样的地方,和她的军人丈夫在一起。她让我做她一个孩子的教母。就是你的教母。自从你父母生活在国外后,我有好多年几乎都没见过他

们。我偶尔见到你。"

"是的,您过去常常把我从学校里带出来。我记得,您还给我一些好吃的,您给我的那些食物真可爱。"

"你是个特别的孩子,你喜欢鱼子酱。"

"我现在还喜欢,"西莉亚说,"但我不经常吃。"

"看到报纸上对这件事的报道我很震惊。这件事被说得很少,我猜这是一个死因未详的事件。没有特殊的动机,没有显示任何东西,没有吵架的记录,没有受到外界袭击的暗示。我非常震惊。"奥利弗夫人说,"然后我就把它忘了。我知道有一次还是两次什么东西涉及到这件事,但由于我不在国内——那时我正在美国旅行——整件事情就从我脑子里消失了。几年后我再遇到你时自然没对你提起它。"

"没有。"西莉亚说,"我很感激。"

"在一生中,"奥利弗夫人说,"一个人总会遇上一些发生在朋友或熟人身上的令人好奇的事。发生在朋友身上的,当然,你通常会知道一些起因——无论这事情可能是什么。但是如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你不再听到人们讨论或谈起,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能向任何人显示你对这偶然事件的太多的好奇心。"

"您总是对我很好。"西莉亚说,"您过去送给我许多好礼物,我记得在我二十一岁时你送给我一件特别好的礼物。"

"那正是姑娘们手头上需要有一些额外的现金的时候。"奥利弗夫人说,"因为她们想去做那么多的事情。"

"是的,我一直认为您是个善解人意的人,而且不——

嗯，您知道有些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总是带着疑问，问一些事情、想知道你的一切。您从来不问问题。您过去经常带我出去看戏，或者让我吃好东西，就像——嗯，就像一切都很好，而且您是我家的远亲那样对我说话。我非常感激这些，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经知道了有那么多爱管闲事的人。”

“是的，每个人迟早都会遇上那种人。”奥利弗夫人说，“但是现在你明白在这次特别的聚会上令我不安的是什么，被一个像伯顿-考克斯夫人那样完全陌生的人要求去做一件似乎非同寻常的事。我想不出她为什么想要知道，那不关她的事，除非——”

“你是想，除非和我要嫁给德斯蒙德有些关系。德斯蒙德是她的儿子。”

“是的，我猜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不明白怎样或者与她有何关系。”

“什么都关她的事，她爱管闲事——实际上她就是你说的那样，一个可恶的女人。”

“但我猜德斯蒙德并不可恶。”

“不，不，我很喜欢德斯蒙德。德斯蒙德也喜欢我。我不喜欢他母亲。”

“他喜欢他母亲吗？”

“我真的不知道。”西莉亚说，“我猜他可能喜欢她——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不是吗？不管怎么说，目前我还不想结婚，我不喜欢。还有许多——噢，嗯，许多困难，您知道，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这肯定让您觉得很好奇。”西莉亚说，“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多事的考克斯夫人会叫您试着从我这儿

套出一些东西然后跑去告诉她——您正式问我那个特别的问题吗？"

"你是说，我正在问你是否认为或者知道你母亲杀了你父亲或你父亲杀了你母亲，或是否被怀疑为自杀。这是你的意思吗？"

"嗯，我猜是这样的，在某一方面。但我想，我也不得不问您，您是否想问我那件事？假如您从我这儿得到了消息您会不会告诉伯顿-考克斯夫人？"

"不。"奥利弗夫人说，"肯定不会。我做梦也不会告诉那可恶的女人任何这种事情。我会很明确地告诉她，这不关她的事，也不关我的事。还有，我没打算从你这儿得到一些消息，也没打算告诉她。"

"嗯，我也这么想。"西莉亚说，"我想我对您的信任可以达到那种程度。我不介意告诉您我确实知道的东西。比如说这件事。"

"你不必这样，我并没有要求你告诉我。"

"是的，我很明白这点。但我还是会把答案给你。答案就是——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奥利弗夫人若有所思地说。

"没有。那时候我不在那儿。我是说，那时我不在那幢房子里。现在我不太想得起我在哪儿了，我想我是在瑞士上学，或者是假期里和我一个学校里的朋友呆在一块。您看，到现在我的脑子里全弄混了。"

"我猜，"奥利弗夫人怀疑地说，"你不太可能知道，想想那时你有多大？"

"我很感兴趣。"西莉亚说,"我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您认为我很可能知道一切?或者是不知道?"

"嗯,你说你不在房子里。如果那时你在房子里,十岁,我想你很可能会知道一些事情。孩子们总是知道的,少年们也知道。那个年龄的人知道很多东西,他们也看得很多,而且不经常说到这些。但他们确实知道许多外界不知道的事情。还有,他们的确知道一些他们不愿意告诉警方调查人的事。"

"不。您很聪明。我不会知道的。我不认为我知道,也没有任何想法。警方是怎么认为的?我希望您不会介意我问这个,因为我很感兴趣。您知道,我从来没看过任何审讯或调查之类的报道。"

"我想他们认为有自杀嫌疑,但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证据。"

"您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不。如果你不想让我知道的话,"奥利弗夫人说。

"我想您会感兴趣的。毕竟您写的都是关于自杀或谋杀的推理小说。我认为您会感兴趣的。"

"是的,我承认。"奥利弗夫人说,"但绝不会向你打听一些与我毫不相干的,且会冒犯你的事。"

"我不时地想为什么?怎么样?"西莉亚说,"我是说家里发生的一切。假期以前我离开英国去欧洲大陆学习,所以那时真的很少见到父母。有时他们到瑞士把我带出学校一两次,仅此而已。他们看上去和往常一样,但更显老了。我想父亲病了,看上去较虚弱,不知道是心脏还是别的什么毛

病。一个人通常不愿多想。母亲看上去神经紧张，她没有生病，而是对她的健康太担心罢了。他们相处得不错。我并没注意到他们的事儿。只是，有时——嗯——有时一个人总有自己的想法。有人认为他们不太真实，也没必要那么好，但人只想知道假如……”

“我想我们最好别谈这些了。”奥利弗夫人说，“我们没必要知道或发现什么。事情已经过去了。结论也令人满意。没办法解释动机或别的什么。没有父亲故意杀死母亲还是母亲故意杀死父亲这种问题。”

“让我判断哪种情况更可能。”西莉亚说，“我会认为是父亲杀死了母亲。因为，您看，男人开枪杀人更自然些，无论为了什么理由。我想一个女人，一个像母亲那样的女人不可能杀害我父亲。要是她想要他死，她会选择别的方式。但我想他俩都不想对方死。”

“所以有一个外来者。”

“外来者是什么意思呢?”西莉亚问道。

“还有别的什么人住在那屋子里呢?”

“有个年老的，又瞎又聋的女管家，还有个外国女人。以前她曾当过我的家庭教师，人很好。母亲生病住院时她还回来照顾母亲。还有一个我从不喜欢的姨妈。但他们谁也不会对我父母怀恨在心。除了我和小我四岁的弟弟爱德华外，没人能从父母的死中得到好处。我们继承了他们有限的财产。当然，我父亲有他的养老金，我母亲自己也有一笔小小的收入。噢不，这些都不太重要。”

“我很抱歉，”奥利弗夫人说，“问你令人难过的事。”

"您没使我难过，您使我想起了一些我感兴趣的往事。因为，您瞧，我现在已长大，希望知道真相。我了解并且爱我的父母，不是充满激情的，而是与常人一样。但我知道我根本不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什么对他们是重要的。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但我希望我知道。它就像一个锥子一样刺着你，使人不可能撇下它不管。是的，我想知道。知道后，就不必挂念了。"

"那么你总惦记着此事？"

西莉亚看了奥利弗夫人一会儿，似乎努力作出决定。

"是的。"西莉亚说，"我几乎一直在想这事，我真的在寻求一些关于这事儿的消息，您要是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德斯蒙德也有同感。"

第五章　旧罪的阴影

赫尔克里·波洛走进旋转门，他用手扶住门，进了小餐馆。店里没多少人，这不是一天中生意兴隆的时候。赫尔克里·波洛一眼就看见了他要见的人，大块头斯彭斯警监从角落里的桌子边站起来。

"好极了，"斯彭斯说，"你已到了。这里不难找吧?"

"对，您指的路线准确无误。"

"让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加洛韦总警监，这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加洛韦瘦高个儿，脸紧绷着，显然是个禁欲主义者。中间光了一圈的灰头发像是秃顶，这使他与牧师有几分相似。

"这太好了。"波洛说道。

"我现在退休了，"加洛韦说，"但我仍记得这案子。尽管往事逝去，公众已想不起它了，但人总还记得些事的。"

赫尔克里·波洛差点又说出，“大象确实记得。”这话使他想起奥利弗夫人，在许多不适宜的场合，波洛都差点讲出来。

“我希望您保持耐性。”斯彭斯警监说道。

斯彭斯拉出一把椅子，三个人坐了下来。侍者送来了菜单。斯彭斯显然经常光顾这个特别的餐馆，他还提供了一些建议。加洛韦和波洛各自点了菜，接着一边默默地审视着对方，一边微靠在椅背上呷着雪利酒。

波洛开口道：“我得向您道歉，因为我来找您是为了打听一件已了结了的案子。”斯彭斯说道：“有事能引起了您的兴趣这点也使我感兴趣。您不是那种希望对过去刨根问底的人。一定是与最近发生的什么事有关，或者是关于一个棘手的案件吧？”

斯彭斯望着对面的波洛说道：“加洛韦那时负责调查雷文斯克罗夫特枪杀案。我和他是老朋友，同他联络没什么困难。”

波洛接道：“您今天能来真是太好了，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我知道我无权打听那件过去了并了结了的案子。”

加洛韦说：“我可不那样想，我们都对过去的某些案子感兴趣。利齐·伯顿真的用斧子砍死了她的父母吗？现在还有人以为不是那样。是谁杀了查尔斯·布拉沃，为什么呢？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多数都没根据，但人们总尽力去找其它解释。”

加洛韦尖锐、精明的眼睛看着波洛：“波洛先生，要是我没弄错的话，您曾经两次或三次调查过过去了结了的谋杀

案吧。"

斯彭斯说:"肯定是三次。有一次还是应一个加拿大女孩的请求。"

"不错,"波洛说,"一个强烈的,充满激情的,很有个性的加拿大女孩。她是为调查她母亲被判死刑的谋杀案而来。尽管后来她母亲在死刑前就死了,但女儿坚信母亲是无罪的。"

"您同意了吗?"加洛韦问道。

波洛说:"最初她告诉我这件事时,我不同意,但她确实很热情,很有把握。"

"女儿总是希望母亲是清白的,试图推翻所有有罪的证据,这很自然。"斯彭斯说道。

波洛说:"还不止这些呢!她向我证明她母亲是那种人。"

"是那种不可能谋杀的人吗?"

"不,"波洛说,"我想你们都赞成这个观点,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案子里,那母亲从没申诉她是无罪的,她似乎情愿去死。事情一开始就很奇怪。那母亲是失败主义者吗?好像不是。当我开始询问情况时,很明显她不是个失败主义者。我可以说,恰恰相反。"

加洛韦很有兴趣地听着。他倾身探出桌子撕了一块面包放在盘子上。

加洛韦问道:"她无罪吗?"

"无罪。"波洛说道。

"这使你惊奇吗?"

“直到我意识到某些事情时才感到惊奇。”波洛说，“有一两件事——特别是其中一件——证明她不可能有罪。这个事实当时无人关心，要知道一个人只需查查菜单。”

这时，烤鳟鱼送到了他们面前。

“还有另一件案子，也是调查旧案子，但不太一样。”斯彭斯接着说道，“一个女孩在一次聚会上说她亲眼目睹了一起谋杀。”

“那女孩真的目睹谋杀了吗？”

“没有，因为她搞错了。这鳟鱼的味道不错。”波洛称赞道。

“这儿的鱼都做得不错。”斯彭斯说道，“调味汁真好！”

此后三分钟三人都在享受美味。

加洛韦说：“当斯彭斯来找我，问我是否记得雷文斯克罗夫特案时，我马上产生了兴趣，并且很高兴。”

“您还没忘记吗？”波洛问道。

“没有，雷文斯克罗夫特案没那么容易忘记。”

波洛说：“您认为这案子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缺乏证据，缺乏解释吗？”

“对。”加洛韦说，“所有的证据都证实了显而易见的事实，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的案例，一切正常，但——”

“什么？”波洛说道。

“但一切都不对头。”加洛韦说。

“噢。”斯彭斯兴致勃勃地听着。

“这就是您的感觉，对吧。”波洛转过来对斯彭斯说。

“是的，在麦金蒂夫人谋杀案中。”

波洛说："当那个特别难缠的年轻人被抓后，您还不满意。他有充分的理由作案，他看上去像凶手。人们都认为是他干的。但您知道他没有干，您非常肯定并且来找我，让我一起去调查。"

斯彭斯说："我想要帮助，结果您真的帮了我一把，对吗？"

波洛吁了一口气，说道："是的，那次很走运。那个年轻人真讨厌。假如那年轻人被判死刑的话，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因为他不让别人帮他证明他无辜。好了，现在咱们谈谈雷文斯克罗夫特案吧。加洛韦，你说有些地方不对头？"

"是的，我非常肯定，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加洛韦说道。

波洛说："我明白，斯彭斯也明白。这种事有时也会发生。有证据，有动机，有作案时间，有线索。案件就此了结。但是不管怎样，职业化的侦探却知道全错了，就像一位艺术界的评论家能看出一幅画全错了一样。他能辨别赝品和真品。"

"但我对这案子也一筹莫展。"加洛韦说，"正如您讲的，我深入调查案子，四处探访，但一无所获。看起来像是自杀，所有迹象都表明是自杀。当然，也许是丈夫枪杀妻子后自杀，或妻子枪杀丈夫后自杀。当一个人偶尔想起此事，他知道发生的一切。多数情况下人们大体上知道为什么。"

波洛问："但在这案子里，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对吗？"

"对。您看，一旦你接手一件案子，开始调查时，通常你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要有很详细的了解。这是一对中年夫妇，

丈夫有很好的记录，一个快乐的，热情的妻子，两人关系很融洽。这些你都能很快找出来。他们生活幸福，一起散步，一块儿玩扑克，傍晚很耐心地相互依偎。孩子们不让他们操心。一个儿子在英国的一所学校上学，一个女儿寄读在瑞士一所学校，没人能讲他们的生活有什么不正常。从能收集到的病理证据来看，他们没什么大的健康问题；丈夫有时犯高血压，但用了降血压的合适药后，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妻子有轻度耳聋和轻微心脏病，但都不值得担心。当然也有可能——有时的确发生——他们中一个对他们的健康状况感到恐惧。有许多人身体很不错，却以为自己患了癌症，活不过几年了。有时也因此结束自己的生命。但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不像这种人，他们心态平衡，心情平静。"

波洛问道："您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问题在于我想不出来。追溯过去，我对自己说这是自杀，也只可能是自杀。因为某种原因，他们感到生活不可忍受，但不是健康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因为不开心。您瞧，在这儿我止步不前。这案子有一切自杀迹象，除了自杀，我想不出其它可能。他们外出散步，随身带了一枝左轮手枪。手枪放在两具尸体之间，上面有两人模糊的指纹，两人都曾拿过此枪，但没有谁最后开枪的痕迹。人们往往容易认为是丈夫杀死了妻子，然后再自杀。看起来如此。嗯，为什么呢？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偶尔在报纸上看见报道在某处发现一对夫妇的死尸，明显是自杀，我就会想起雷文斯克罗夫特案子。十二或十四年过去了，我仍记得雷文斯克罗夫特案子，并不停地想，还是那三个字——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是妻子真恨她丈夫，想除掉他吗？他们一直互相仇视直到忍无可忍了吗？”

加洛韦撕下一块面包嚼了起来。“波洛先生，您有些想法吧。是不是有人找过您，说了些什么，提起了您对此事的兴趣吧，也许您知道些可以解释‘为什么’的事？”

“不，我也同您一样。”波洛说道，“您一定有自己的想法，说说看，您一定有一套理论。”

“您说得不错，人们确实有自己的理论。期望它们或至少其中的一个来解释答案，但通常都不是这样。我想我的想法到头了，您得接着寻找原因，因为一个人能知道的远远不够。关于他们的事，我知道什么呢？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快六十岁了，他妻子三十五岁。严格地讲，我所知道的他们的事只是他们死前最后五六年的情况。将军退休了，领着退休金，他俩从国外回到英国。我知道的所有证据，所有情况只发生在这个短短的时期。这期间，他俩在伯恩茅斯有一幢房子，然后搬到悲剧发生的地方。他俩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孩子们假期便回来住。那是段平静的生活。我知道他退役后在英国的家庭生活状况。没有金钱的动机，没有仇恨的动机，没有第三者插足。都没有。但在此之前还有一大段时间，对此我知道些什么呢？我只知道他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偶尔回一两次家。丈夫有良好的记录，朋友们有关于妻子生活愉快的记忆。没有人们知道的明显的悲剧或争吵。但有可能我不知道，因为人们确实不了解，有这么一段时间，从童年到结婚，可能二十到三十年，他们生活在马来亚或别的什么地方，很可能悲剧的根源就在那里。我的国家有

一句老话：'旧的罪过有长长的阴影'。死亡的原因会不会是长久的阴影，过去长久的阴影？那不太容易找出来。你可能在丈夫朋友或熟人的记录中找，但你找不着更进一步的细节。这想法在我脑中一天天成熟起来，如果要再寻找的话，国外就是我们该寻访之处。一些事可能在国外发生了，可能被遗忘，不留痕迹了，但说不定仍存在。过去的一件不在英国而在别的国家发生的不为人知的某件事产生的憎恶可能仍在那个地方。要是该知道去哪儿找这个地方就好了。"

波洛说："你是说会有人记得，我的意思是现在还记得连他们英国的朋友也不曾知道的事。"

"尽管我想他的老朋友会不时来拜访他们，但多数在英国的朋友是他在退役后结识的。人们没听说过他们过去的事，人的忘性很大。"

"不错，"波洛沉思道，"人的忘性大。"

加洛韦笑着说："人不像大象，人们总说，大象能记住每件事。"

波洛说："您这样讲太奇怪了。"

"是我说的长长的阴影吗？"

"不是那个。刚才提起的大象很有意思。"

加洛韦略带惊奇地看着波洛，似乎在等更多的话。斯彭斯瞥了老友一眼。

斯彭斯说："可能是在东方发生的一些事。我的意思是，嗯，那儿不是有大象吗，要不来自非洲，不过谁和你说起过大象呢？"

波洛说："我的一个朋友碰巧提到过，您认识的。"他转

向斯彭斯，“是奥利弗夫人。”

斯彭斯叫了一声：“噢，是阿里亚德娜·奥利弗夫人，哎呀！”

“怎么？”波洛问道。

“啊，那么她知道些什么吗？”斯彭斯问道。

“我想她现在还不知道。”波洛说，“但不久将会知道一些情况。”他若有所思地加上一句：“她是那种人，她会四处活动找线索的，要是您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是的。”斯彭斯说，“是的，我明白。她有什么想法吗？”

“您指的是不是阿里亚德娜·奥利弗夫人，那位作家？”加洛韦很有兴趣地问道。

斯彭斯说：“正是她。”

“她知道很多有关犯罪的事吗？我知道她写犯罪小说。她能从哪儿搞来她的想法或事实呢？”

“她的想法是她用脑子想出来的，至于事实就不好说了。”波洛停了一会儿。

“你在想什么？波洛，想什么特别的事吗？”

“是的。”波洛说道，“我曾毁了她的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她刚好想到了关于一个事实的绝妙构思，是关于长袖羊毛背心的，我那时打了个电话问她什么事儿，然后这绝妙的情节也就被赶出了她的脑海。后来她就因为我的打扰责怪我。”

“天哪，”斯彭斯说道，“听起来好像大热天香菜掉人了黄油里。您知道歇洛克·福尔摩斯和他那条夜间不干活的狗吧？”

“他们有狗吗?”波洛问道。

“对不起,您再说一遍好吗?”

“我说他们有狗吗?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他们自杀那天带了狗去散步吗?”

“是的,他们有条狗。”加洛韦说道,“我猜他们通常都带着狗去散步的。”

斯彭斯说:“如果这是奥利弗夫人的一个故事的话,你该发现这条狗在两人尸体旁吠叫,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加洛韦摇了摇头。

波洛说:“我想知道那条狗现在在哪儿?”

加洛韦说,“我想,它埋在什么人的花园里了,已经有十四年了。”

“那么我们不能去问那条狗了?”波洛说,又沉思地接着说,“一个遗憾,那条狗所看到的一定很令人惊讶。在那幢房子里还有谁呢?我指的是事发当天。”

“我带了一张名单给您,”加洛韦说道,“以便您查询。惠特克夫人,老厨师兼管家。那天她外出了,因此从她那儿得不到有帮助的信息。我想,有一位客人呆过,她曾当过雷文斯克罗夫特家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惠特克夫人有点耳聋,眼睛也不大好使。她当时告诉我们前不久雷文斯克罗夫特曾住过医院或疗养院什么地方,是因神经紧张,不是疾病。剩下的话没什么用。那儿还有个花匠。”

“不过可能有一个陌生人来自远方,来自过去。加洛韦总警监,您是这样想的吧?”

“与其说是想,不如说是推测。”

波洛沉默了。他想起了一次查询过去的案子，调查了以前的五个人。这五个人使他想起了那首叫“五只小猪”的儿歌。那是件有意思的案子，最后他仍然得到了回报，他查明了案子的真相。

第六章　一位老友的记忆

第二天早上，当奥利弗夫人回到家时，利文斯顿小姐正在等她。

"奥利弗夫人，来了两个电话。"

"是吗？"奥利弗夫人说道。

"第一个电话是克赖顿和史密斯两人打来的。他们想知道您是要灰绿色的还是浅蓝色的缎子。"

"我还没决定。"奥利弗夫人说，"你明早提醒我好吗？我想在夜光下看看那缎子。"

"另一个电话是位叫赫尔克里·波洛的外国先生打来的。"

"噢，他说了些什么？"奥利弗夫人问道。

"他问您能否今天下午给他回个电话并去拜访他。"

"看来不行。"奥利弗夫人说道，"你给他回个电话好吗？

事实上我马上就得出去。他留下电话号码了吗?”

“是的,留了。”

“那太好了,我们也不用查了。好吧,你给他回电话,告诉他我很抱歉去不成,因为我得出去追捕一头‘大象’。”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好吗?”利文斯顿小姐问道。

“告诉他我正在追捕一头‘大象’。”

“噢,好的。”利文斯顿小姐答道。她很明智地看着她的雇主。虽然奥利弗夫人是位成功的小说家,但利文斯顿觉得她有时头脑不大正常。

“我以前从没猎过‘大象’,”奥利弗夫人说,“尽管那会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奥利弗夫人走进起居室,翻开了沙发上各种混乱的书中的最上面一本。这些书大部分看上去因被压过而有许多皱褶,因为夫人在前一天傍晚埋在书里找东西,最后抄了满满一张纸的地址。

“嗯,得找个突破口。”奥利弗夫人说,“从全局来看,我想要是朱莉娅直到现在还没离开她的摇椅的话,我该从她开始。她总是有些想法的,毕竟,她曾经住在那个乡村附近,也了解那片地方。嗯,我就从朱莉娅开始。”

“这儿有四封信要您签名。”利文斯顿小姐说道。

“现在别拿这些事来烦我,”奥利弗夫人说,“我真无暇顾及。我得赶到汉普顿法院,这段路可真够长的。”

受人尊敬的朱莉亚·卡斯泰尔斯有点吃力地从她的摇椅里撑起来,在长时间休息,甚至打盹后起身时,七十岁以

上的老人都会吃力。她向前走了一步，仔细辨认着那位由她的忠实的与她共享她的“特权之家”房子的侍从通报的来访者。由于有点儿耳聋，她没听清楚名字，是奥利弗夫人吗？她却不记得什么奥利弗夫人。卡斯泰尔斯夫人颤巍巍地向前走了几步，仔细辨认着。

“分开这么多年了，您不记得我啦？”

像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卡斯泰尔斯夫人更能记得声音，而不是相貌了。“噢，天啊，是，是阿里亚德娜！亲爱的，见到你多令人高兴呀。”

她们互相致以问候。

“我刚好路过这地方，”奥利弗夫人解释道，“我来看一个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人。我想起昨晚看通讯本时知道您就住在这附近。这儿挺好的，是吗？”她边问边四下看了看。

“还不坏，”卡斯泰尔斯夫人说道，“不完全是像广告上的那样。但也有很多好处。一个人能自由自在地摆弄他自己的家具之类的东西。你还可以在中心饭店吃饭，要么，你当然自己也可以做东西吃。啊，是的，真的不错。花园很迷人，保养得也不错。坐下吧，阿里亚德娜，快坐下。你看起来很好。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参加了一个文学聚餐。真奇怪，你前一天还在报上读到某人，过一天你就见到了她。真是怪事。”

“我明白。”奥利弗夫人边坐边说，“事情就是这样的，不是吗？”

“你还住在伦敦吗？”

奥利弗夫人告诉她还在伦敦，就开始在脑中思考着一

些事情。她模糊地回忆起童年时上舞蹈课，第一次跳兰谢舞时的情景。进一步，退一步，伸手，转身两次，再转一圈。

奥利弗夫人问起卡斯泰尔斯夫人的一个女儿及两个外孙。接着她又问起了另一个女儿在做什么。卡斯泰尔斯夫人好像不能肯定这个女儿在新西兰干什么，某种社会调查吧。卡斯泰尔斯按了一下她椅子扶手上的一个电铃，叫埃玛上茶。奥利弗夫人叫她别麻烦了。朱莉娅·卡斯泰尔斯说道："当然要，阿里亚德娜，你得喝茶。"

两位夫人都靠着椅背，谈起了第二次、第三次跳兰谢舞的情形，谈起了老朋友、别人的孩子、朋友的去世等。

卡斯泰尔斯夫人说："自从上次见你后，好些年不见了。"

"最后一次，我想是在卢埃林夫妇的婚礼上，"奥利弗夫人说道，"嗯，肯定是的。伴娘莫伊拉看起来可真吓人。卢埃林夫妇穿着杏黄色的、极不合身的衣服。"

"我知道，那衣服不适合他们。"

"我觉得现在的婚礼不像以前那样好看了。有些人穿着奇装异服。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去参加一个婚礼，她说新郎穿着一种被子样的绸缎衣服，把脖子勒得很深。我想可能是用瓦朗谢讷的花边做的，特别奇怪。新娘则穿着奇怪的裤装，也是白色的，但全身都印上了酢浆草图案。"

"嗯，亲爱的阿里亚德娜，你想象不到的，真的不同寻常。在教堂也是这样，如果我是牧师，我决不会主持这样的婚礼的。"

茶上来了，谈话继续。

"有一天，我见到了我的教女，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奥利弗夫人说，"您还记得雷文斯特罗夫特一家吗？当然了，好多年了。"

"雷文斯克罗夫特一家？等一等。是发生了非常悲惨的事件的雷文斯克罗夫特吗？夫妻双双自杀，人们是这样说的吧？是在离他们住所不远的悬崖上吧？"

奥利弗夫人说："朱莉娅，你的记性真好。"

"一直不错，不过有时我记不清名字。那的确很惨，对吧？"

"确实很惨。"

"我的一个表弟在马来亚时同他们很熟，是罗迪·福斯特，你也认识的。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有一段很著名的职业生涯。他退休时有点儿耳聋。他常不能听清别人的话。"

"您还能清楚地记得他们夫妇吗？"

"是的，人不会忘记往事，对吗？我想他们在伯恩茅斯住了五六年。"

奥利弗夫人说："我现在不记得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的教名了。"

"我想是玛格丽特，不过人们都叫她莫利。不错，是玛格丽特。那时很多人都这样叫她，不是吗？你还记不记得，她习惯戴假发。"

"噢，是的。"奥利弗夫人说，"记得不大清楚，但我想我还记得这么回事。"

"我记得她曾劝我戴假发，她说出国或旅游时很方便。她有四个不同的假发，一个是晚上戴的、一个是旅游时戴

的，还有一个——很奇特，你可以戴上帽子也不会弄坏它。”

“我不像您了解得那样清楚。”奥利弗夫人说道，“枪杀案发生时，我正在美国旅行。所以我不知道什么细节。”

“嗯，当然，那是个很大的秘密。”朱莉娅·卡斯泰尔斯说道，“我的意思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关于那秘密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调查案子时，那些警察怎么说的？我想他们的事情一定被调查过吧。”

“噢，是的，调查过了。警察去调查了，这是件不好判断的事，死亡由左轮手枪造成的。警察也断定不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看起来好像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杀了他妻子后自杀。但也有可能是夫人杀了她丈夫后自杀。我想说这是自杀似乎更有可能。但没人能肯定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没有人怀疑是谋杀案吗？”

“据说显然没有谋杀的迹象。我是说没有任何脚印或显示有人走近他们的痕迹。茶点后，他们出去散步，是与往常一样的。他们没回来吃晚饭，于是男仆或花匠——管他是谁呢——出去找他们，发现左轮手枪放在两人之间，他们俩都死了。”

“那左轮手枪是将军的，对吗？”

“嗯。将军有两枝左轮手枪在屋里，这些退伍军人经常这样做，对吗？我的意思是，他们会对现今发生的一切感到安全些。另一枝手枪仍在屋里的抽屉中，所以他——嗯，他肯定故意带着手枪出去的。这是有可能的。我想将军夫人是不太可能带上手枪去散步的。”

"不,不。不会这么容易肯定吧?"

"但是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表明这对夫妇之间有任何不快或争吵,或者有引起他们自杀的原因。当然没人会知道别人生活中的不幸。"

奥利弗夫人说:"是的,从没人知道,朱莉娅,千真万确。你怎么看呢?"

"噢,亲爱的,人总爱刨根问底。"

"是的。"奥利弗夫人说,"人总是这样。"

"有可能是——当然你也知道——将军得了什么病。我想也许别人告诉他他将死于癌症。不过根据尸体检查,他不会死于癌症的。我是说,他很健康,他患过——我想以前患过——人们叫它什么来着?冠状动脉栓塞症,是这意思吗?听起就像是关于冠状花边的事呢。但那的确是一种心脏病,对吧?将军曾犯过这种病,但已康复了。将军夫人呢,呃,她有些紧张,总是神经过敏。"

"是的,我依稀记得些,"奥利弗夫人说,"当然我不是很了解他们。不过——"她突然问道,"将军夫人是不是经常戴假发?"

"噢,我记不太清楚。她总是戴假发的,我是说,其中的一个。"

"我挺纳闷儿的。"奥利弗夫人说道,"不知怎的我想如果你要自杀,甚至想枪杀丈夫,没有必要还戴着假发,对吧?"

两位夫人很有兴趣地谈着这个问题。

"朱莉娅,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嗯,正如我所说的,亲爱的,人总爱刨根问底。有一些传闻,一直流传着。"

"是关于将军还是夫人的?"

"呃,人们议论的是个年轻的女人,我想是将军的秘书。将军在写关于他国外生涯的回忆录——是应一个出版商的约稿——秘书常常帮他作笔录。但有些人说——嗯,人们有时会说三道四的——他们说可能将军——呃——和这个女人有暧昧关系。那女人也不是很年轻,三十岁以上,相貌平平,我认为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的,但还是没人能说清楚。人们以为将军可能杀了妻子,因为他想,嗯,也许他想要娶这个女人。我真的不相信人们讲的那类传闻,我从来也没相信过。"

"那您怎么想呢?"

"嗯,我倒是对夫人有些怀疑。"

"您是说涉及到另一个男人?"

"我相信在马来亚发生过一些事情。我听过关于夫人的一些事。夫人与一个比她小得多的年轻人搅在一块儿。将军不喜欢她那样做,并且弄出一些不好的传闻。我忘了是在哪儿了。但不管怎么说,事情过去很久了,而且我想此后也没发生过由这事引出的结果。"

"就在他们家附近,没有什么传闻吗?在邻里之间,她没与什么人有特殊关系吗?他们没有争吵的迹象或不快吗?"

"是的,我想没有。当然,我当时是知道那一切的。每个人都在议论,人们不禁想到也许是——嗯——很悲惨的爱情故事与之相关。"

"但您认为没有？他们有孩子，不是吗？有一个是我的教女。"

"噢，是的，还有个儿子。我想当时他还很小，在什么地方念书。女儿只有十二岁。噢，不止。她住在瑞士的一个人家里。"

"我猜，在他们家庭中有没有精神问题？"

"噢，你指的是那男孩，是的，当然可能有。你肯定听到过些怪事儿。有个男孩想杀他的父亲，好像就在纽卡斯尔不远的地方。在这事发生的几年前，他非常消沉，最早据说他在上大学时曾企图上吊自杀，然后回到家开枪杀了他父亲，没人知道是为什么。但不管怎么说，雷文斯克罗夫特一家没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没有，实际上我很肯定没有。但在别的方面，我禁不住想——"

"什么？朱莉娅？"

"呃，我禁不住想可能有一个男人与这事有关。"

"您是说夫人她——"

"是的，呃——我想这很有可能。你瞧，四副假发，只可能为了一件事。"

"我不明白怎么又扯上了假发呢？"

"嗯，夫人想使自己更漂亮。"

"我想她三十五岁了吧？"

"不止，是三十六岁。有一天她给我看她的假发，其中的一两顶使她很迷人，而且她用大量的化妆品。她这样做只是在她搬到这儿住后才开始的。她的确是个漂亮的女人。"

"你是说，她可能遇上了某个人，一个男人。"

“嗯，我一直都这样想。”卡斯泰尔斯夫人说道，“你看，要是一个男人同一个姑娘勾搭上了，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看出来，因为男人不善于掩藏自己。但是女人，就有可能。嗯，我是说她可能遇上某个男人，而别人却不知道。”

“噢，朱莉娅，您真的这么想吗？”

“不，也不是。”朱莉娅说道，“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不是吗？仆人们会知道，或者花匠或者司机会知道的，邻居可能知道的。他们知道后会议论。还有可能，是将军自己发现了这情况……”

“你是说这是场由嫉妒引起的谋杀案？”

“嗯，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你以为将军杀死妻子后自杀的可能性比夫人杀死将军后自杀的可能性要大。”

“嗯，我应该这样想，因为我想要是夫人想除掉将军的话——嗯，他们不会一起散步而且夫人还把手枪装在手提包里。要是这样的话，那包一定比较大。人会用别的更实际的方法去干这种事儿的。”

“我明白。”奥利弗夫人说，“是这样的，很有趣。”

“对你来说肯定很有趣，亲爱的，因为你写的是这类侦探小说。所以我期望你会有更好的想法。你应该知道什么更有可能发生。”

“我不知道哪种事更可能发生，”奥利弗夫人说道，“因为，你瞧，在我所写的侦探故事中，一切都是凭空想象出的。我想发生的事就在我的故事里发生了，这不是实际发生的也不能发生，所以我最没资格谈案子。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

想的，因为你很了解那些人。朱莉娅，你也了解将军夫妇。我想某一天夫人可能对你说过什么，也许是将军自己。”

“是的，是的。等一等，你所说的好像使我想起了一些事。”

卡斯泰尔斯夫人靠在她的椅子上，疑惑地摇摇头，半闭着眼，有点儿昏睡的感觉。奥利弗夫人没有说话，用一种女人等一壶水烧开的眼光看着卡斯泰尔斯夫人的脸。

“有一次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说过什么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还纳闷儿她什么意思呢。”卡斯泰尔斯说道，“说的好像是开始一种新生活，与圣·特雷萨有关，是阿维拉的圣·特雷萨……”

奥利弗夫人看上去有点吃惊。问道：

“但怎么又扯上了阿维拉的圣·特雷萨呢？”

“嗯，不知道。我想将军夫人一定在读特雷萨的传记。总之，夫人说重新振作起来是件多美妙的事呀。她原话不是那样的，但就是那个意思。你知道，当女人们到了四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就会突然想过一种新的生活。阿维拉的特雷萨是这样的。除了是个修女，特雷萨就没做过别的什么很特别的事，直到后来她不甘平凡，改革了所有的修道院，是吧，她一举成名并被看成一个圣人。”

“是的，不过看起来她俩的情况有所不同。”

“嗯，不同。”卡斯泰尔斯说道，“但女人们有时总爱说些傻话，一般她们谈论自己生活中遇上的风流韵事时都这样。”

第七章 回到了幼儿园

奥利弗夫人犹豫不决地看着路旁的三级台阶，以及那年久失修的村舍的前门。村屋的窗户下种着一些鳞茎植物，大多是郁金香。

奥利弗夫人停了下来，打开了手中的通讯本，确定了这就是自己所要找的地方。她试着按了按那个可能是电铃的东西，但屋里却没什么反应，没什么响动。她又敲了敲门。这次屋里有了响动，是拖动脚步的声音、沉重的呼吸和伸手开门的声响。这些声响引起了信箱振动和回声。

“噢，真讨厌，又乱响了，这个蠢货，”

终于，随着吱吱呀呀的声音，门被慢慢地拉开来。一个满脸皱纹、塌肩、步履蹒跚的老妇看着来访者。老妇好像不欢迎来客。她不害怕，也没有对那些来敲一个英国妇人的房门的人有什么厌恶之情。妇人应该有七十或八十岁了，但仍

是屋子的强有力的保护者。

“我不知道你来干什么，而且——”妇人停下来，“啊，是阿里亚德娜小姐。太好了，是你，阿里亚德娜小姐。”

“您能还记得我真太好了。”奥利弗夫人说，“您好吗？玛恰姆夫人？”

“阿里亚德娜小姐！真是不可思议。”

奥利弗夫人想，自己被称为阿里亚德娜小姐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但尽管老妇的声音随着年纪已变沙哑了，她的音调仍是那么熟悉。

“亲爱的，进来吧。”老妇说道，“快进来，你看起来气色不错呀。我记不清有多少年没见你了，至少有十五年了吧。”

其实远远不止十五年，但奥利弗夫人没有纠正她。奥利弗夫人进了屋，玛恰姆夫人抖动着双手，她的双手似乎不太听使唤。玛恰姆夫人费劲地关上门，拖着步子蹒跚地走进一间小屋。很显然，这是玛恰姆夫人用来接待她期待的或不期而至的客人的房间。屋里有很多照片，有婴孩的，也有成人的，有些照片还用皮像框框着，虽然已经干枯了却还不至于裂成碎片。一个失去光泽的银像框的照片上，一个年轻女人穿着法庭服，头上飘着羽毛。还有两个海军军官和两个陆军军官。还有一些光屁股的婴孩在毛毯上爬的照片。屋里有一个沙发，两张椅子。奥利弗夫人按照吩咐坐在了一张椅子上。玛恰姆夫人坐在沙发上，有些费力地拿了一个靠垫塞在身后。

“亲爱的，见到你真高兴。你还在写那些可爱的故事吗？”

“是的。”奥利弗夫人说道。她表示同意，却有些不明白有关罪犯及罪行的侦探故事怎么能叫作“可爱的故事”呢？不过她想到这正是玛恰姆夫人的习惯。

“我现在一个人住。”玛恰姆夫人说道，“你还记得我姐姐格蕾西吗？她去年秋天死了，是癌症。医生们给她动了手术，但太晚了。”

“噢，天哪，真遗憾。”奥利弗夫人说道。

两人又谈了十分钟，一个接一个地谈谁死了，谁还活着，直到玛恰姆夫人的年纪最大的还活着的亲戚。

“你还好吧？一切都还顺利？结婚了？噢，我想起来了，你丈夫去世几年了，对吗？是什么事使你来到了这小小的索尔滕·迈纳来的？”

“我只是碰巧路过附近。”奥利弗夫人说道，“又在我的通讯本里看见您的地址，所以我来看看您以及这儿的一切。”

“啊，可能还想与我谈谈过去，叙叙旧吧。回忆过去总是令人愉快的，对吗？”

“是的，的确是。”奥利弗夫人稍稍松了一口气。她来这儿的目的被玛恰姆夫人先引了出来。“您有这么多照片呀！”

“噢，是我的，还有那些。你知道的，当我在那个家——傻傻的名字，叫幸福夕阳养老院，好像是这个名字，我在那儿住了一年零三个月，然后再不能忍受了，那些人很可恶，居然说不准保留个人的任何东西，都得归养老院。我不是说那儿不舒适，你知道我喜欢个人的东西摆在身边，我的照片啦还有我的家具。那时有一个来自于一个委员会什么的机

构的善良姑娘，她告诉我有另一个什么地方，可以有自己的家，可以带上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每天有一个志愿者来照看是否过得好。啊，我在这儿很舒服。真的，我拥有我自己所有的东西。”

“这些东西来自于各个地方吧？”奥利弗夫人问道。

“是的。那张桌子——黄铜的那张——是威尔逊船长从新加坡或什么地方带来送给我的。还有贝纳尔斯送的东西，也是黄铜的，很漂亮吧？放在烟灰缸上很好玩，那是埃及的，叫蜣螂石，也许叫别的什么名字。这名字听起来像是抓挠病似的，但它不是病。这是一种虫子，由某种石头做的。人们都叫它宝石，是很亮的蓝色的。”

“是天青石。”奥利弗夫人说道。

“对，很漂亮吧，那是我学考古的儿子贝纳尔斯挖出来送给我的。”

“所有这些都是您过去留下来的可爱的照片吧。”奥利弗夫人问道。

“是的，都是我儿子和女儿的照片。有一些是婴孩时照的，一些是满月或更大一点时照的。还有一些是我一次去印度，一次去暹罗照的。噢，那是莫亚小姐穿着她的法庭服照的。她很漂亮，离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因为丈夫的专横。后来她与一个流行歌手结了婚，当然这种婚姻是维持不了的。接着她又在加利福尼亚又结了婚。他们夫妇有一艘快艇，我想他们总是四处游玩。她两三年前死掉了，只有六十二岁，这么年轻就死了真可惜。”

“您自己也去过世界很多地方吧？”奥利弗夫人说道，

"印度，香港，埃及，南非，对吧？"

"嗯，我是去过些地方。"

奥利弗夫人说："我记得当我在马来亚时，你那时是同一个官员家庭住在一起，对吗？一个什么将军，是——等一等，我能想起来的——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夫妇，对不对？"

"不，不，不，你记错名字了。你说的那时候我是在巴纳比家。没错，你也来同他们住过，还记得吗？你在旅行，来到了巴纳比家。你是巴纳比夫人的老朋友。巴纳比先生是个法官。"

"噢，是的。"奥利弗夫人说，"有点儿麻烦，人老是把名子弄混。"

"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玛恰姆夫人说道，"当然两个孩子都去了英国念书。儿子去了哈罗，女儿在罗迪安，我想是这样的。后来我搬到另一家去了。啊，现在情况已变了。现在甚至没以前那么多女佣了。注意啊，女佣以前常常有点儿小麻烦的。我在巴纳比家时同我们的女佣处得不错的。你刚才说到谁？雷文斯克罗夫特一家？哦，我还记得他们。嗯，但我忘了他们现在住的地方了，离这儿不远吧。你瞧，大家都认识他们。是啊，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但我还记得一切。那时我还同巴纳比一家住在一起，当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我留在那儿照顾巴纳比夫人。实际上是照看她的东西，干些修修补补之类的活。噢，是的，当那件可怕的悲剧发生时，我在那儿。我不是指巴纳比家，我是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家。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指的是听到的事。自然我自己没有卷

进去，但那真的很恐怖，不是吗？”

“我的确这么想。”奥利弗夫人说道。

“那事发生在你回英国以后，我想是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是很好的一对夫妻，非常和谐，那对他们真是个打击。”

“我真的记不得了。”奥利弗说道。

“我知道，人会遗忘的，我可不。据说她一直有些古怪，从孩提时起就这样。有一些老的故事说，她把婴儿从摇篮里抱出来扔进河里，人们说是出于妒嫉。还有人说她想让那婴儿不用等待而直接进入天堂。”

“您是不是，是不是在说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

“不，当然不是。啊，你没有我记得清楚，我说的是她姐姐。”

“夫人的姐姐？”

“我现在也不能肯定是将军的姐姐还是夫人的姐姐。据说她在一个精神病医院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从大约十一二岁开始的吧。人们把她留在精神病院里、后来据说康复后出院了，并同一个军人结了婚。后来又出麻烦了。我想人们听说的下一件事便是她又被带回了精神病院。他们待病人特别好，你知道，他们有一班手下，漂亮的房间和别的一切东西。他们也常去看她。我是在说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夫妇。她的孩子是由别人带大的，因为将军夫妇怕他们像母亲。但是，将军夫妇最后又说姐姐病好了。然后她又回来同丈夫住在一起，后来她丈夫死了还是怎么的。我想是因为高血压或心脏病吧。不管怎样，这姐姐很消沉。然后就同她的弟弟或

妹妹——不管是谁——住在一起，她在将军家住得很开心，一切都好，而且她很喜欢孩子们。我想不是那个男孩儿，他在学校里，是那个小女孩，还有另一个，那天下午和她一块儿玩的小女孩。噢，我记不清细节了，时间太久了。人们议论纷纷。有些人说根本不是她而是女佣与孩子们一块儿玩。但那女佣很爱他们，那姐姐也因此不高兴。那姐姐想带他们离开那所房子，说他们在那里不安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但，当然，别人根本不相信这种说法，结果事情发生了。我猜想他们可能以为是她——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不记得了。总之，就是那样。"

"不管是将军的还是夫人的，那姐姐后来怎样了？"

"嗯，她被一个医生带走了，送到了某个地方，我想她最后还是回了英国。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去了原来那家医院，但她在什么地方被照顾得很好。你知道，反正有很多钱，她丈夫的家庭很有钱。可能她又被治好了。不过，嗯，直到你来问我关于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夫妇的事时，我已经很多年没再想那事儿了。不知他们现在在哪儿，他们肯定退休多年了。"

"嗯，事情很令人伤心。"奥利弗夫人说，"可能您已从报上知道了？"

"知道什么？"

"呃，他们在英国买了幢房子，然后——"

"啊，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在报上看到过的。是的，我只记得雷文斯克罗夫特这名字，但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们坠了崖，对吗？就是那类事。"

"嗯，是那类的事。"奥利弗夫人说道。

"瞧这儿，亲爱的，见到你真高兴，你得在我这儿喝杯茶。"

"不，"奥利弗夫人说道，"我不想喝，真的不想。"

"你当然要喝，要是不介意的话，到我厨房去好吗？现在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儿，那儿很容易打发时间。但我总是把客人带到这间房，因为我为我自己拥有的这些东西感到骄傲，还为所有的孩子们和别的人而骄傲。"

"我想，"奥利弗夫人说道，"像您这样的人，一定与那些被您照顾的孩子们有过美好的生活。"

"是的，我还记得你只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很喜欢听我讲故事。有一个是关于一只老虎的，还有一个是关于猴子——树上的猴子。"

"是的，"奥利弗夫人说道，"我还记得那些，已过去好多年了。"

奥利弗夫人似乎又回到了从前，那时她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穿着一双很紧的纽扣靴子走在英国的小路上，听着一块走着的南尼讲的关于印度和埃及的故事。这就是南尼，马彻姆夫人就是南尼。奥利弗夫人跟着女主人出了门，边走边扫视着屋子。照片中的姑娘们，小伙子以及许多中年人照相时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戴上最好的装饰品，因为他们都没有忘记过南尼。很可能就是这些人使南尼有富足、舒适的晚年。奥利弗夫人突然有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但她没有这样做，她能用意志克制住自己。奥利弗夫人跟着马彻姆夫人进了厨房。在厨房里马彻姆夫人开始用她拿来的

茶叶沏茶。

"噢,一小罐很好的泰散姆茶叶。我总是很喜欢这种茶叶,真高兴你还记得,现在这种茶叶已不太容易得到了。它是我最喜欢的茶叶。你真是个不忘事的人。他们原来叫你什么来着——那两个找你玩的小男孩——有一个叫你大象小姐,另一个叫你天鹅小姐吧。叫你大象小姐的小孩常骑在你的背上,而你就趴在地上驮着他四处乱爬,还假装有一个能卷东西的大长鼻子呢。"

"您从不忘记事情吗?南尼?"

"啊,"马彻姆夫人说道,"大象从不忘事儿,这是句老话呀。"

第八章 奥利弗夫人的探访

奥利弗夫人走进了威廉斯与巴尼特的店铺，这是间名声很好的药铺，也兼卖些各式各样的化妆品。她在一个哑巴一样的服务生前站住了，那服务生卖的是各种治鸡眼病的药；她又在一堆山似的橡皮海绵前犹豫了一会；向处方台走去，接着又从陈列得很漂亮的柜台前走过。这些柜台的商品是由伊丽沙白·阿登、海伦娜·鲁宾斯坦、马克斯·法克特和别的一些厂商为妇女提供的理想的美容产品，她走了过来。

奥利弗夫人最后在一个丰满的女店员前停了下来，要了某种唇膏，然后她发出了一声短暂的惊呼："噢，马林，这不是马林吗？"

"噢，没想到，是奥利弗夫人。见到你可真高兴，太妙了，对吗？当我告诉其他姑娘您在这儿买过东西时，她们都会激

动不已的。"

"没必要告诉她们了。"奥利弗夫人说道。

"噢,我敢肯定她们会拿出签名簿来!"

"我情愿她们别那样,"奥利弗夫人说道,"马林,你好吗?"

"噢,马马虎虎,还过得去。"马林说道。

"我不知道你还在这儿工作。"

"我想这儿和其它地方一样,而且这儿待我很不错,你知道的。去年我加薪了,现在我多多少少还管着这个化妆品柜台。"

"你妈妈呢? 她身体好吗?"

"噢,很好。妈妈听说我见到过你一定会很高兴的。"

"你妈妈还住在去医院的那条路上吗?"

"是的,我们还住在那儿。爸爸的身体不太好,不时要住阵子医院。可妈妈的身体很健康,听说我见到了您,她一定很高兴,您是碰巧到这儿的吗?"

"是的。"奥利弗夫人说道,"事实上我刚好路过这儿。我去看了一个老朋友,现在我想——"她看了看她的手表说,"你妈妈这会儿在家吗?马林,我想现在可以去看看她,在我离开之前可以同她聊两句。"

"噢,快去吧。"马林说道,"她肯定高兴极了。很抱歉我不能同您一块儿去。我想——呃——我可能会被人看见的,我不能离开一个半小时的,这您知道。"

"噢,好的,下次吧。"奥利弗夫人说道,"我记不太清房子是17号呢? 还是有个名字?"

"我们家叫月桂树小屋。"

"噢,是的,我真笨。见到你真高兴。"

奥利弗夫人急匆匆地带着那只根本不想要的唇膏离开了商店,驱车行驶在奇平·巴特拉姆的大路上,转了个弯,经过了车库和医院,开进了一条较窄的、两边有舒适的房子的道路。

奥利弗夫人在月桂树小屋前把车子停下,然后上前敲了敲门。一个五十岁左右、满头银发的清瘦而有精神的妇人开了门,仔细辨认着来客。

"啊,是你,奥利弗夫人,噢,我已好多年没见过你了。"

"是的,很久不见了。"

"进来吧,快进来。来一杯香茶吧?"

"我想不用了。"奥利弗夫人说,"我刚同一个朋友在她那儿喝过茶,而且我得赶回伦敦。事情是这样的,我走进一家化妆品商店想买点儿东西,结果在那儿碰见了马林。"

"噢,是的,她在那儿有份好工作,老板觉得她干得不坏,还说她有经营才干。"

"噢,真好。您身体怎么样?巴克尔夫人?你看起来身体不错,跟我上次见您时一样,没什么变化。"

"噢,我可不这么觉得。头发变白了,体重也减轻了许多。"

"今天我遇上许多以前的老朋友。"奥利弗进了屋子,被领进了一间小小的,很乱的客厅。"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卡斯泰尔斯夫人,朱莉娅·卡斯泰尔斯夫人?"

"噢,当然记得,她肯定过得不错。"

“的确是这样，我们谈起了过去的事，事实上，我们甚至连以前发生的悲剧也谈了。那时我正在美国，所以我所知道的不多，就是人们所说的雷文斯克罗夫特案。”

“噢，我记得很清楚。”

“巴克尔夫人，您曾经帮他们工作过，对吗？”

“是的，通常我每个星期去三个上午。他们人很好。你知道，他是真正的军人。将军和夫人正如你可能说的，他们是出自于旧式的学校。”

“发生那样的事太悲惨了。”

“嗯，确实很惨。”

“惨案发生时您还在为他们工作吗？”

“不，事实上，我已不再去了。我的老姑妈埃玛来和我住在一块，她眼瞎，身体又不好。我真腾不出更多的时间来工作。不过直到悲剧发生的前一两个月，我还帮他们工作。”

“发生那样的事真是可怕。”奥利弗夫人说道，“我记得据说他们是自杀。”

“我不信。”巴克尔夫人说道，“我敢肯定他们不可能一起自杀。他们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人。他们一起快乐地生活，当然，他们并没在那个地方住多久。”

“是的，我想他们没住多久。”奥利弗夫人说道，“他们第一次来英国时，住在伯恩茅斯附近的什么地方，不是吗？”

“是的，但他们认为离伦敦太远了，所以搬到了奇平·巴特拉姆。房子和花园都很漂亮。”

“当您最后一次帮他们干活时，他们的身体都还好吧？”

“嗯，同许多人一样，他觉得岁月不饶人，将军的心脏有

些毛病，也有些中风。你知道，就那一类的病。他们吃药，呃，有时也住住院治疗。"

"那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呢？"

"嗯，我想她很怀念在国外的生活。你知道，在这儿，他们不认识多少人，尽管也认识许多家族。当然，他们自己也是那阶层的人。我想在马来亚就不一样了，那儿你会有许多仆人，有快乐的舞会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你认为她很怀念她的快乐的舞会？"

"呃，我也不太清楚。"

"据说她还戴假发。"

"噢，她有好几副假发。"巴克尔夫人笑了。"非常精巧也非常昂贵，她时常送一个回伦敦的店中，他们会为她重新设计，梳理假发，然后送还给她。她有各种各样的假发。有一副是褐色的，有一副是灰色的小毛卷发。将军夫人戴上那顶的时候的确很迷人。还有两副——嗯，不是很漂亮，但很实用——刮风的日子，可能会下雨，你就会想在头上戴点什么。夫人很为她的相貌操心，在衣服上也花了不少钱。"

"您以为这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奥利弗夫人说道，"您瞧，因为那时我在美国，不在这儿，也没见到过任何朋友，所以我没听到过这件事。而且，嗯，又不好在信中问及或直接问及这种事情。我记得用的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自己的左轮手枪。"

"噢，是的，将军有两枝枪放在屋子里面，因为他说没枪的房子不太安全，也许他是对的。就我所知，这之前他们一直没什么麻烦。一天下午，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径直来到将军

家里，我不喜欢他的样子。他想见将军，说他年轻时，曾是将军团里的兵。将军问了他几个问题，我想将军认为这个人不对头——嗯，这个人不可信，就让他走了。”

“您认为会是外来者干的吗？”

“嗯，我想是的，我看不出有其它原因了。我很不喜欢那个花匠。他的名声不好，我猜他原来坐过牢。不过将军接受了他的自荐，想给他一个机会。”

“那么你以为花匠可能杀了他们？”

“嗯，我——我一直都这么想，不过有可能我错了。对我来说——我的意思是，要我说，那些关于人们议论的将军和夫人的传闻：或是将军杀了夫人，或是夫人杀了将军的说法，全是胡编乱造的。要我说，一定是个外来者干的。这些人不像现在的人那样坏，你得明白，他们不是早有预谋的。我想这个外来人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看看你现在每天读的报吧，年轻人，实际上还只是孩子，吸毒，发疯，横冲直撞，莫名其妙地杀人。在酒吧里他们邀请女孩子一块喝酒，然后送她回家。第二天便在阴沟里发现了那女孩的尸体：他们把摇篮里的婴孩从母亲身边带走；他们带女孩去舞会，然后在回来的路上杀死或勒死她。你会觉得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总之，那是很好的一对夫妇，将军和夫人傍晚悠闲地去散步，然后两人都被子弹穿脑而死。”

“是穿过脑部吗？”

“嗯，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当然我自己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切。不管怎么回事，他们同平常一样，是出去散步。”

“他们之间有过什么不愉快吗？”

"嗯，他们有时要争吵，可哪家不吵呢？"

"他们各自有没有情人吧？"

"噢，如果你能把那个字眼用于他们这种年纪的话，我的意思是，到处都有一些议论，但全是胡说，根本没这回事。人们总是爱谈论那种事的。"

"是不是他们中的一个——病了呢？"

"嗯，将军夫人曾去过伦敦一两次，去看了医生。我以为她是去住院，或在医院里做个手术，虽然她从未确切告诉过我。但我想医生们治好了她——她只在医院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我想没动过手术。当她从伦敦回来后，她看起来年轻了不少。总之，她一定作了美容。你看，她戴上这些假发看起来多漂亮呀。仿佛她又获得了崭新而具有活力的生活。"

"那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呢？"

"他是个很正派的绅士。我没听说过他有过什么丑闻，我想也没有罢。人们议论纷纷，任何悲剧发生时，他们都会议论的。我觉得在马来亚或那些地方时，他的脑部似乎受过打击。我有一个叔叔，可能是个伯父。有一次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撞在了一门大炮或什么东西上，以后他就变得很古怪了。开始六个月他还很正常，后来他整天想杀他的妻子，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说他妻子想谋害他，跟踪他，又说他妻子是什么国家派来的间谍。唉！清官难断家务事呀。"

"总之，在我碰巧听到的关于将军夫妇的故事中没有什么真实情况。他们之间没有因感情不好导致的一个杀死另一个然后自杀的成分吧。"

"嗯，是的，我想没有。"

“惨案发生时，他们的孩子在家吗？”

“没有，小姐她——呃——她叫什么名字来着，罗西吗？不对，佩内洛普吗？”

“是西莉亚，”奥利弗夫人说道，“她是我的教女。”

“噢，是的，我想起来了，我还记得有一次你来带她出去玩。西莉亚是个很活泼的女孩，在某些方面有点坏脾气，不过我想她是很爱她的父母的。很庆幸地说，悲剧发生时，她正在一个瑞士的学校里念书，因为如果她当时在家并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定会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

“他们还有个儿子，是吧？”

“是的，是马斯特·爱德华。将军有点儿为他担扰，我想他看起来也不喜欢他的父亲。”

“噢，那没什么的，男孩子都有这种时期。爱德华很喜欢他母亲吗？”

“嗯，我想夫人对他太急躁，小题大做了，这令人感到厌烦。你知道，男孩子们不喜欢母亲唠唠叨叨地告诉他们穿厚点儿毛衣或多加些衣服的。将军不喜欢他的发型，那是种——呃，反正不是现在这种样式的，但已有点儿相似了，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悲剧发生时，爱德华也不在家吗？”

“是的。”

“我想这对他一定是个震惊吧？”

“嗯，肯定是。当然我没听到过多少，因为我没再去过他们家。要是你来问的话，我告诉你我不喜欢那个花匠。我想他现在叫——呃，弗雷德，弗雷德·韦泽尔，好像是这个名

字。他似乎做了一些——嗯——一些诸如欺骗之类的事，将军把他查了出来，要解雇他，我很怀疑他。”

“枪杀了将军夫妇？”

“嗯，我想，更有可能他只杀了将军。要是他杀了将军，而夫人又一块来了，那么他得把夫人也杀了。就像人们从书上的故事中看到的一样。”

“是的。”奥利弗夫人说道，“人们是在书上读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还有一个男家庭教师我也不喜欢。”

“什么教师？”

“嗯，以前爱德华有一个男家庭教师，他通不过考试以及旧式学校里的一些考核。他当时在学前班之类的学校。所以将军夫妇就帮他找了个家庭教师。他教了大概一年。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很喜欢他。夫人很喜欢音乐，那家庭教师也是。我想他的名字叫艾德蒙兹先生吧。他是个伤感得令人发笑的人。我自己这么认为的，将军不怎么喜欢他。”

“但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喜欢呀。”

“噢，我想他们有很多共同点，而且夫人才是选埃德蒙兹的决定者，将军并不是。埃德蒙兹举止优雅，语言得体。所有这些都——”

“那个——叫什么来着——”

“你是说爱德华吗？噢，他很喜欢这老师，我想简直有点儿英雄崇拜了。总之，不要听信那些家庭丑闻了，就是那些说夫人与某人有关系或是将军与那个帮他作记录的年轻姑娘纠缠不清之类的话。不管那个罪恶的谋杀者是谁，他都是

外来人。警察没有查清谁是隐藏的凶手。现场附近曾有一辆车，但在车上却没查到更有用的线索。不管怎样，我认为应该去找那些在马来亚、国外或别的什么地方认识将军夫妇的人，甚至该找将军夫妇认识的人。没有人知道。”

“对这事儿，您丈夫是怎么想的？”奥利弗夫人问道，“也许他没您了解的多，但他也可能听到过许多的。”

“当然了，我丈夫也听到了很多传言。一天晚上在乔治旗酒馆时，他听见了人们对各种事情的议论。说夫人喝了酒，一箱箱的空酒瓶搬出了屋外。那绝对是假的，我知道那事情的真相。他们有一个侄子有时来看看他们。那天不知怎么地同警察出了麻烦，他就——但我认为这与将军之死没什么关系。警察也认为没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这事不是惨案时发生的。”

“事实上，除了将军和夫人外，没别的人住在那屋子里，对吗？”

“嗯，夫人有个姐姐经常过来。我想她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吧，好像是那种关系吧，两人长得很像。我过去一直觉得当那姐姐过来时总在将军与夫人间弄些小麻烦。那姐姐是喜欢瞎搅和的人，喜欢说些什么去惹恼别人。”

“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喜欢她吗？”

“嗯，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她不很喜欢。我觉得那姐姐或多或少希望她自己与他们在一起，她不喜欢没有夫人。但我认为夫人觉得留下她有点糟。她很会玩牌，将军因此很喜欢她，他与她下棋什么的很高兴。从某种角度说那姐姐是个挺逗的女人。她的名字叫杰里博伊夫人什么的。我想她是

个寡妇，还经常向将军夫妇借钱。”

“您喜欢她吗？”

“嗯，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夫人，我不喜欢她，非常不喜欢。我觉得她是那种制造麻烦的人。她没离开多久，惨案就发生了。我不太记得她长得什么样了，她的儿子也跟她来过一两次，我也很不喜欢他，我认为这儿子也不可靠。”

“嗯，”奥利弗夫人说，“我猜没人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没人知道，但不会一直没有的。有一天我遇见了我的教女了。”

“真的吗？奥利弗，我对西莉亚小姐的近况很关心，她怎么样？很好吧？”

“是的，她看起来很好。我想她可能正在考虑结婚。无论如何，她已经有了一个——”

“有了一个固定的男友，对吗？”巴克尔夫人说道，“啊，我们都经历过的。我们并不是都嫁给第一次选定的人。就算你不是这样，十有八九也是这样。”

奥利弗夫人问道：“您认识一个叫伯顿-考克斯夫人的吗？”

“伯顿-考克斯？好像听过这个名字。不，噢，不太清楚。没在这儿住过，要不，来同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住过还是别的什么？不，不，不，记不太清了。但我还是听到过关于她的一些事情，我想她好像是将军在马来亚认识的一个朋友吧。但我不认识这个人。”巴克尔夫人摇了摇头。

“好了。”奥利弗夫人说道，“我不能再在这儿同您闲聊了，夫人，见到您和马林的确让人很高兴。”

第九章　追寻大象的结果

赫尔克里·波洛的男仆乔治告诉他奥利弗夫人打了电话来。

"啊，乔治，她说了些什么？"

"她想在今天晚饭后过来见见您，先生。"

波洛说："好极了，今天我真累，见奥利弗夫人会使我振作些。她总能说些出人意料、却令人高兴的事。她也说些让人很难预料的事。她提到过大象吗？"

"大象？好像没有，先生。"

"啊，看起来可能是大象令人失望。"

乔治疑惑不解地看着主人，有时候他听不懂主人所说的话前后有什么联系。

波洛说："回电话说我很高兴见她。"

乔治去打电话。一会儿他回来告诉主人奥利弗夫人大

概八点四十五分到。

波洛说："咖啡，准备好咖啡和 Sirop de Cassis，我记得最近从弗特那姆和梅森那儿买了些。"

"先生，要甜酒吗？"

"不用，我自己喝黑茶藨子糖浆就行了。"

"好的，先生。"

奥利弗夫人很准时地到了，波洛满心欢喜地接待她。"您好吗，可爱的女士？"

"筋疲力尽。"奥利弗夫人在波洛示意的椅子里坐下，"实在是筋疲力尽了。"

"噢，Qui va à la chasse[1] ——我记不清这俗话了。"

"我记得。"奥利弗夫人说道，"小时候就知道了，'Qui va à la chasse perd sa place[2].'"

"我想一直逼着您调查搜寻是不太合适的。我指的是对大象的追寻，除非这搜寻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根本不是，"奥利弗夫人说，"我一直疯狂地找寻大象，这儿，那儿，四处找寻。我大量地用着汽油，不停地赶火车，写一沓沓的信，拍一封封电报。你不知道，这有多累人。"

"那就休息一会儿，喝杯咖啡吧。"

"香浓可口的黑咖啡，正是我想喝的，来一杯吧。"

"可以问问有什么结果吗？"

① 法语：谁去追赶。——译注。

② 法语：谁去那里追赶。——译注。

“很多,”奥利弗夫人说道,“但问题是我不知道这些是否有用。”

“总之,你得到了事实?”

“不,没有。我得到的是人们以为的事实,但我十分怀疑它们是不是事实。”

“那些只是传闻吗?”

“不。我觉得不是传闻,只是回忆罢了。人们都有回忆。问题是,你不能都正确地回忆过去,对不对?”

“对,但它们仍是你描述的可能的结果,不是吗?”

“您做了些什么呢?”奥利弗夫人说道。

波洛说:“您总是这么严厉,夫人。您要求我四处寻找。我也在做事的。”

“噢,您四处找了吗?”

“我没有四处跑,但我向同行们询问了这案子的情况。”

“那好像比我做的平和得多呀。”奥利弗夫人说道,“噢,咖啡很棒,味儿浓。你不可能知道我现在有多累,生活有多混乱。”

“来吧,告诉我期待已久的事情吧。你追寻的结果,我想你肯定有什么要说。”

“我听到了许多不同的故事和主观猜想。我不知道它们是否是真的。”

“这些故事可能不太真实,但还是有用的。”波洛说道。

“啊,我懂你的意思,那也正是我想的。”奥利弗夫人说道,“当我四处查访时就是这么想的。当人们回忆过去、告诉

你某事时，也许事情本不是那样的，但他们自己却以为如此。"

波洛说："但他们一定得有所根据。"

"我带了一张单子来。"奥利弗夫人说道，"我不想详细地说，在哪儿，我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我是有意去搜寻——嗯，搜寻人们不可能在本国能搜寻到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全来自一些认识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的人，尽管这些人也可能不很清楚。"

"你是指，从国外你找到了一些信息？"

"大部分是来自国外，剩下的是从本地的一些对将军夫妇知道不多的人那儿了解的，他们或是姨妈或是表姐或是好朋友，以前很了解将军夫妇的。"

"你记下的每件事都有一些故事，一些关于那惨剧或卷入其中的人的事儿吧？"

"正是如此。"奥利弗夫人说，"我直接告诉你吧，好吗？"

"好吧，先来些小甜饼吧。"

"谢谢。"奥利弗夫人说道。

奥利弗夫人拿了一块特别甜，看上去却很苦的，使劲嚼了起来。"很甜，我一直认为是它给你带来的活力。好吧，告诉你我得到的主观猜想吧。这些通常是以'噢，是的，当然'、'整个事情多令人伤心呀'、'当然了，我想每个人都知道真相的'之类的话开头。"

"嗯。"

"这些人以为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却没有真正好的理由。要不就是朋友告诉他们的，或是从朋友、仆人、亲戚之

类的人那儿听来的。这些主观猜测，当然，你知道会有各种样儿的。第一个猜测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在写他的马来亚生活的回忆录。一个年轻的女人当他的秘书，给他做笔录、打印东西等等。那是个漂亮的女人，毫无疑问这儿有些不正常的关系。事情的结果——呃——好像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因为将军想娶那位姑娘，所以杀了妻子。当他做了这件事之后，他立刻被他所干的吓坏了，然后就自杀了……”

波洛说：“的确是个很浪漫的解释。”

“另一个猜测是：因为他们的儿子生病辍学在家呆了六个月左右，于是，他们便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给儿子补课，而那教师又是个英俊的年轻的男子。”

“啊，然后妻子便爱上了这个家庭教师，可能还同他有了暧昧关系，对吧？”

奥利弗夫人说：“正是这样，但无凭证，这只是个浪漫的猜测而已。”

“还有呢？”

“还有就是将军很可能杀了妻子后，极其悔恨而自杀了。还有一个故事也讲将军有了外遇，被妻子发现了。她便杀了将军后自杀。每次都有细微的不同之处。但没人真正知道事实，我的意思是，每次他们讲的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我指的是，要么是将军可能同一个或多个女子或已婚少妇发生婚外情，要么是妻子同某个人有婚外情。在我听到的故事中，每次这个男人都不同。没什么确定的事，也没有证据，那些只是十二三年前的流言蜚语罢了。人们很可能已经忘了。但他们能回忆出一些名字或是一些不大走样的事。有

一个愤怒的花匠当时恰好住在那里。还有一个很好的厨娘，耳朵、眼睛都不太好使，没人怀疑她会牵扯上这事的。还有很多，我把所有的名字和作案可能性全记下了，其中一些名字是对的，另一些不对。事情的确很难办。我想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曾病了一段时间，可能是发烧一类的病吧。她一定是掉了许多头发，因此她买了四副假发。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四副新的假发。"

"噢，是的，我也听说了这事。"波洛说道。

"你是从哪儿听说的？"

"警局的一个朋友。他翻出了当时的验尸报告和房子里的遗物记录，四副假发。夫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不认为四副假发太多了些吗？"

"呃，是的。"奥利弗夫人说道，"我的一个姨妈有一副假发，还有副备用假发。当她把那副假发送回店里修补的时候就戴另一副。我从没听说过有人有四副假发的。"

奥利弗夫人从她包里抽出一个小笔记本，快速地翻起来，寻找着摘录的话。"卡斯泰尔斯夫人，七十七岁也许更老，她说：'是的，是的。我的确清楚地记得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啊，他们是幸福的一对儿。不幸的是，我想，得了癌症。'我问她是谁得癌症了，"奥利弗夫人说道，"但卡斯泰尔斯夫人记不起来了。她认为将军夫人去伦敦看了一个大夫，并做了手术，然后回了家，很可怜，她的丈夫很为她难过。所以他就杀了妻子后自杀了。"

"这是她的想法呢还是她有证据？"

"就我从调查中的所见所闻来看，这完全只是她自己的

想法而已。"奥利弗夫人说道，"当某人听说自己不太熟的一个朋友突然病了去看医生。她总以为是得了癌症。我想人们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另外有一个人——我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好像是以'T'开头的吧——她说是丈夫得了癌症，两人都郁郁不欢，他们在一起谈论了这病，并再也不能忍受癌症了，于是便决定自杀。"

"悲伤而浪漫。"波洛说道。

"是的，我认为这些不是真实的。"奥利弗夫人说道，"这很让人烦恼，对吧？我是说，人们记得那么多，就像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一样。"

"他们为自己所知道的事编个解释。"波洛说，"也就是说，他们知道有个人去了伦敦看大夫，或是有人住了两三个月的医院。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事实。"

"是的。"奥利弗夫人说，"然后，他们继续往后讲情况的时候就为这事编了个解释。这根本就毫无帮助，对吗？"

"有帮助的。"波洛说道，"您对我说的那些情况里，您是十分正确的。"

"关于那些'大象'的？"奥利弗夫人疑惑不解地问道。

"是的。"波洛说道，"了解缠绕在人们记忆中的事是重要的，尽管他们也许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为什么发生或是什么导致的。但他们可能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或我们无法得知的事儿。这样由记忆引出了他们的猜测——那些夫妻不忠，得癌症，自杀，嫉妒等等的想法，并且都告诉了你。我们可以作更深入的探索来看看这些猜测哪个最有可能。"

"人们总喜欢谈论过去的事儿。"奥利弗夫人说道，"比

起现在正在发生的或就在去年发生的事儿来，他们似乎更爱谈以前的事，这能使他们回忆过去。他们想告诉你。当然，先是你不想听的事，接着你就听他们说起别的一个他们认识的人知道的另外一个他们不认识、但听说过的人的事情。你瞧，这样你听到的将军和他夫人的事实际上转移了一次，就像家庭亲戚关系一样。”奥利弗夫人说道，“你瞧，第一个表亲关系远了一层，而表亲的表亲关系又远了一层，其余的也是如此。所以，我想我听到的实在没什么帮助。”

“千万别那么想。”波洛说道，“我敢肯定，在你那能令人高兴的紫色笔记本上，你会找到一些关于过去那惨案的事实的。从我自己调查的警察关于两人死亡的报告来看，我可以告诉你，事实仍是个谜。警察的结论是：他们感情很好，没有关于风流韵事的流言蜚语，也没有足以致死的病症。我现在说的是时间，你明白吗？那只是悲剧发生前紧挨着的一段时间的情况，但在这以前还有一段时间，更早的一段时间。”

“我明白你的意思。”奥利弗夫人说道，“我从老南尼那儿得知了一些事情。她现在——不清楚——可能有一百岁了吧，也可能只有八十岁。从童年时起我就认识她。她以前常常给我们讲在国外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故事，有在印度、埃及、暹罗、香港或别的地方的。”

“她讲的有什么引起您兴趣了吗？”

“是的。”奥利弗夫人说道，“她讲过一个悲惨的故事，但对内容似乎不是很肯定。我不知道，那是否与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有关。也可能是关于别的什么人的，因为她对姓名和事情记得不是太清楚。那是一起家族内的神经病案。夫妻

中一个的嫂子——可能是将军的，也可能是夫人的——在精神病院呆了几年。我听南尼说她很早的时候杀了——也许是想杀——自己的亲生孩子。然后呢，应该是被治好了或是暂时回家什么的，她出院并去了埃及或是马来亚之类的地方。她外出同人们一块儿生活，接着她好像又牵扯进别的某件惨事当中。我想是同孩子之类什么的有关。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被掩盖过去了。但我想知道，我是指这个家族中是否有什么精神问题，要么是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的家族中，要么在将军的家族中。我想这个病人不一定得像姐妹般近的血缘关系。可能是表亲之类的。但是——噢，对我来说可能是一排该调查的人。"

"不错。"波洛说道，"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等待多年的真相从过去的某个地方落入了它应该在的地方。这就是某个人给我讲的。久远的过失会有长时间的阴影。"

奥利弗夫人说："对我来说，事情好像并不是那样，甚至老南尼的回忆也不正确，或者不存在她所说的那个人。但这可能符合在文学聚餐上的那个女人说的话。"

"你是指她想知道……"

"对，那时她要我从那个女儿——我的教女身上问出是她妈妈杀了她爸爸还是她爸爸杀了她妈妈。"

"她以为那个女儿知道吗？"

"嗯，她似乎很有可能知道，我并不是说她当时就了解了——当时她可能被瞒过了——但她也许知道一些能引起她意识到父母生活的情形，谁更有可能杀害了她父母的事情，尽管她从没提到过或同任何人讲过。"

"你说那个女人——那个什么夫人——"

"噢，我现在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好像叫伯顿夫人什么的。她说她儿子有了女朋友并且想结婚，我明白那夫人可能很想知道是儿子女友的父亲还是母亲的家族中有这样的犯罪联系，或是说有这种疯子血统。她很可能以为如果是儿子女友的母亲杀了父亲的话，让她儿子娶这个女孩就太不明智了，如果是她父亲杀了母亲的话，那夫人就不会太在意的。"

"你的意思是那夫人以为遗传会随母亲？"

"嗯，这不是个聪明的女人，爱管闲事，"奥利弗夫人说道，"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女人的话也会这么想的。"

"有意思的看法，不过很有可能，"波洛叹道，"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事该做。"

"我也听说了另一条关于此事的间接的说法。同一件事，但又被传过了一次，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您看，有个人说：'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是不是那对领养了个孩子的夫妇？那孩子被收养后，夫妇俩的关心一直放在孩子身上。他们好像很喜欢那孩子。他们自己的孩子在马来亚时死掉了。我想，无论如何，夫妇俩收养了那个孩子。然后呢，孩子的生母又想把他要回去。双方上了法庭，法庭把那孩子的监护权判给了夫妇俩。那孩子的生母便企图夺回她的孩子。'"

波洛说："您记下的记录以外，出现了更简单的疑点，我更有兴趣的疑点。"

"例如……"

“假发，那四副假发。”

奥利弗夫人说：“噢，我想那些是很有意思，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意思。那好像并不意味着什么呀。另外一个故事只是个关于某个精神病人的事。有一些精神病人被送入疯人院，因为他们杀了自己的或是别人的孩子，只是因为某种完全不正常且根本没有理智的原因。但我不明白这事儿怎么会使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想自杀呢？”

“除非他们中的一个牵扯进去了。”波洛说。

“您的意思是将军可能杀了某个人，一个孩子，一个可能是她妻子或是他自己的私生子？不，不。我想我们有点儿编闹剧的感觉了。要不就是妻子可能杀了丈夫的或者自己的孩子。”

“人们通常不是他们表面显出的样子。”

“你的意思是……”

“他们表面上是一对深情的夫妇，没有争吵而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好像没有过要动手术的病史，就像癌症啦，血癌啦这种病。没有什么使他们不能面对未来生活的事情。然而，不知怎地我们听到的顶多只是‘有可能’而不是‘很有可能’的情况。如果当时还有别的人在屋子里的话——警察，也就是我的那个朋友，知道这个调查情况——他说，那些人讲的都符合以上事实，没什么冲突的。但某种原因使夫妇俩都不愿意再继续活下去了，这原因是什么呢？”

奥利弗夫人说：“二战期间，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以为德国人将侵入英国。他们决定，要真是那样的话，就自杀。我对他们说这种想法是很愚蠢的，而他们说的是英国沦陷的

话，他们将不可能活下去的。我还认为这种想法是很愚蠢的，对某些难以忍受的事情，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继续生活。我的意思是，你的死好像对别人是没什么好处的。我很想知道……”

“嗯，你想知道什么呢？”

“啊，刚才我说的是我突然想知道将军夫妇的死是否对某个人有什么好处呢？”

“你的意思是有人从他们的死中继承了钱财？”

“不错，也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好处。可能会使某人的生活过得好一些。将军夫妇的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可能是不想让任何一个孩子听到或看到的。”

波洛叹道：“你的问题是，你常以为某件事可能发生了。你告诉我了许多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些事好像都有可能发生。不过为什么呢？为什么两人都非得去死呢？为什么会这样？在人们眼中，他们无痛无病，幸福地生活着。那么为什么在那美丽的傍晚，他们带着条狗去悬崖边散步……”

奥利弗夫人问道：“那条狗与此事有什么关系呢？”

“嗯，我也疑惑了一阵子。是他们带着狗呢还是那条狗跟着他们去的？这条狗怎么也被扯进来了呢？”

“我想同那些假发一样，”奥利弗夫人说道，“只不过又多了一件你不了解也解释不了的东西而已。一头‘大象’说过那条狗很喜欢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而另一头却说它咬伤过夫人。”

“人回忆的总还是同样的东西，”波洛叹道，“人总想更深入地了解别人，但过了许多年了，你怎么可能对一个以前

的人了解得更多呢?"

奥利弗夫人说道:"你这样做过一两次吧,不是吗?就是去探查枪杀或是毒死一个漆匠的案件。那地方就在海边一个备战工事之类的地方。尽管您一个当事人都不认识,您还是查出了是谁杀了那漆匠。"

"不错,我一个当事人也不认识,但我从那工事附近别的人那儿了解了这帮人。"

"噢,那就是我尽力做的。"奥利弗夫人说道,"只是我没了解到更深一层的答案,我没找到一个真正知道真相或本身被卷人其中的人,您觉得我是不是该放弃了?"

"我想放弃是很明智的。"波洛说道,"但人有时候就是不明智,他想探查到更多的情况。我现在对那对和蔼的夫妇产生了兴趣。我想,他们的两个孩子肯定很可爱吧?"

"那个儿子我不太清楚,我没见过他。"奥利弗夫人说道,"你见过我的教女吗?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叫她来见见你。"

"嗯,我想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见她,可能她不想来这儿,我可以在外边见见她。她一定很有意思。我还想见另一个人。"

"是谁?"

"舞会上的那个女人,那个爱管闲事的女人,你的朋友。"

"她不是我的朋友,"奥利弗夫人说,"她只是过来同我谈了会儿话,就那样。"

"你应该继续同她交往。"

"那很容易。我想她会因此而跳起来呢!"

"我想见她,我想了解她为什么想知道这些事儿。"

"好的,我想见见她也许有用。"奥利弗叹道,"总之,能从追捕'大象'的工作上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很高兴。南尼——你瞧,就是我刚说过的老南尼——她说到过大象,还说大象不忘事儿。啊,您得去寻找更多的大象了。轮到你了!"

"那么你呢?"

"可能我要去找天鹅吧。"

"你怎么又扯上天鹅了呢?"

"那只是南尼使我回忆起的东西。小时候,我常同两个小男孩一块儿玩。他们一个叫我大象小姐,另一个叫我天鹅小姐。当我是天鹅小姐时,我趴在地板上假装四处游动;当我是大象小姐时,他们便骑在我背上。在这惨案中,没什么天鹅。"

"那可是件好事。"波洛说道,"大象已足够了。"

第十章 德斯蒙德

两天后，赫尔克里·波洛一边喝着巧克力饮料，一边读着一封当天早上来的信件。接着他又看了一遍。尽管信没贴邮票，但字迹却是挺漂亮的。

亲爱的波洛先生：

收到我的信您一定会觉得有些奇怪，但如果我说起您的一个朋友的话，就不那么奇怪了。我试图找到她，让她带我来见您，但是很显然地她离家远行了。我说的是那个小说家，奥利弗夫人。她的秘书说她好像去非洲东部旅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她一段时间内是回不来了。我真的很想见见您，我非常需要您给我提些建议。

我知道奥利弗夫人在一个文学聚餐上同我母亲见

过面。如果您能约个时间让我见见您，我将不胜感激。无论您定什么时间，我都能准时赴约。我实在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有用，但奥利弗夫人的秘书的确提到过大象这个词的。我猜这一定与奥利弗夫人的东非之行有关。她的秘书说的好像是某种密语一样。我实在是不太明白，但您可能明白，我现在处于一种既担忧又焦急的状态。如果您能见见我，我将感激不尽！

您真挚的

德斯蒙德·伯顿-考克斯

"Nom d'un petit bonhomme[1]！"波洛说道。

"什么？"乔治问道。

赫尔克里·波洛说："真是一个突然的要求。有些事情一旦闯入了你的生活，你会发现很难摆脱它。对我来说，这好像又是个关于'大象'的问题。"

波洛离开了餐桌，叫来了他的心腹秘书——雷蒙小姐，把那封德斯蒙德·考克斯的来信递给她，让她给这写信者定个时间。

波洛说："我目前不是太忙，明天挺合适的。"

雷蒙小姐提醒波洛，还有两个已安排好了的约会，不过离明天还有许多时间，她同意了按他的想法安排一些事情。

"是不是要去动物园？"雷蒙小姐问道。

[1] 法语，一个小孩的名字。——译注。

“别。”波洛说，“在你的信上千万别提大象。动物园有太多的动物，大象是庞大的动物，它们占了很大的地方。嗯，我们要远离大象，否则它们肯定会出现在我和德斯蒙德·伯顿-考克斯的谈话中。”

“德斯蒙德·伯顿-考克斯先生到了。”乔治一边告知波洛，一边把客人引进屋来。

波洛起身站在壁炉架旁。他沉默了一两分钟，对德斯蒙德有了个初步印象，然后走上前去。德斯蒙德的样子有点儿紧张，但精神饱满。波洛知道他这样是很自然的。德斯蒙德有点忧虑但一点儿也没表露出来。德斯蒙德伸出手，说道：“您是波洛先生？”

“是的。”波洛说道，“你就是德斯蒙德·伯顿-考克斯吧，请坐。告诉我我能帮你干些什么？也就是你来见我的原因。”

德斯蒙德说道：“这实在是太难解释了。”

“许多事情都很难解释的。”波洛说道，“但我们有的是时间，坐吧。”

德斯蒙德很疑惑地看着对面坐着的这个人。他心想波洛长得真滑稽，蛋形的脑袋，大胡子，不知怎地这给他很深的印象。实际上，德斯蒙德本来期望对面坐着的这个人不这么平静的。

德斯蒙德说：“您是个侦探，对吗？我的意思是您去调查发现一些事情，人们来找您或请您帮他们查清一些事情。”

“是的。”波洛说道，“那是我的一种工作。”

"我想您不知道我来的目的，也不知道关于我的一些情况的吧。"

波洛说："我知道一点情况。"

"您的意思是，奥利弗夫人，您的朋友告诉您一些情况了吗？"

"她告诉我她同她的一个教女谈过一次话，一个叫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小姐的，不错吧？"

"是的，西莉亚告诉我了，这奥利弗夫人也认识我妈妈吗？我是说很熟吗？"

"不，我想她们不太熟。奥利弗夫人说她是最近才同你妈妈在一个文学聚餐上认识的，还谈了会儿话。我想你妈妈向奥利弗夫人提了某种请求吧。"

"她无权这样做。"这个年轻人说道。

德斯蒙德眉头紧锁，看上去他现在十分生气，几乎可以说达到了充满仇恨的地步。"真的吗？妈妈她——我的意思是——"

波洛说："我很理解你。这些日子你肯定很有些情绪，实际上可能一直就有。母亲们总是不停地做些孩子们不愿她们做的事，不是吗？"

"的确是的。但我妈妈——我的意思是——她总是干涉真的与她无关的事。"

"我知道，你和雷文斯克罗夫特小姐是很亲密的朋友，奥利弗夫人从你母亲那儿得知了有关婚姻的问题，很可能就在短期之内？"

"是的。但我妈妈真的没必要过问和担心与她无关的

事。”

“但母亲们都是那样的。”波洛淡淡一笑，“你可能很喜欢你母亲吧?”

“我不这么认为。”德斯蒙德说道，“不，我当然不是这么想的。您看——嗯——我最好直截了当地给你讲吧，她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什么？真的？我不明白。”

“我是被收养的。”德斯蒙德说，“我这个母亲以前有个儿子，小时候就死了。然后她想收养一个小孩，这样我就被收养了，她把我当她的儿子养大。她总说我是她儿子，总以为我是她儿子，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我们一点儿也不相像，也不以同样的方式看事情。”

波洛说:“我能理解。”

“可我想跟您说的话，却没被理解。”

“你要我做一些什么去查出些什么，或是用某种质问方式吧?”

“我想那的确可行。但我不知道您知道多少——呃——关于问题情况都是些什么。”

“我知道一点儿，”波洛说，“但不太清楚，对于你或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小姐的事我知道的不多。我还没见过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小姐，但我想见见她。”

“好的，我曾想过把她也带来同您谈谈，但我想最好还是我先来同您谈谈。”

“噢，你那样做似乎挺明智的。”波洛说，“你对什么事感到不高兴吗？很担心吗？你有什么困难吗?”

"不,不。应该没什么困难,没有。只是许多年前当西莉亚只是个小孩,顶多是个小学生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一起悲剧,嗯,但现在随时都会发生。

"你知道的,两个人被什么事弄得心烦意乱,便自杀了。这是一起自杀类的案子。没人知道太多的关于这事的情况,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事毕竟发生了,他们的孩子们与此无关。我的意思是,孩子们知道事实就足够了。而且这事根本与我妈妈无关。"

波洛说:"一个人随着年纪的增长,便越来越会发现人们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有兴趣。这比对和他们有关的事还有兴趣得多。"

"但这就足够了,没人对此知道得更多。但您看,我妈妈一直过问我的事,想知道一些真相。还接近西莉亚,使西莉亚都搞不清楚她还要不要和我结婚。"

"你自己呢?你还想娶她吗?"

"是的,我当然知道,我就是要娶她,坚决要娶她,但她很沮丧,她想知道真相。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西莉亚也还以为——我想她是错的——我母亲知道点儿什么,而且她听到过一些议论。"

"噢,我对你深表同情。"波洛说,"但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理智的年轻人,如果想结婚的话,我看没什么不应该的理由,我可以说,我已经有查询关于这些悲剧的信息。正如你所说的,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但对这起悲剧,没什么完整的解释,从来就没有,人的一生中不可能对所有发生的悲剧都能作出解释。"

“这是一起自杀案。”德斯蒙德说，“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案子，但——呃——”

“你想知道自杀的原因，对吧？”

“嗯，是的，那就是西莉亚一直担忧着的。她几乎使我也担忧。妈妈也很着急，尽管这绝对不关她的事。我想任何人都没有任何过错，我的意思是，从来没发生过争吵之类的事。问题是，自然地你我都不知道的。嗯，我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不可能知道，因为我当时并不在场。”

“你不认识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或西莉亚吗？”

“我一生多多少少都是一直认识西莉亚的，你瞧，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去度假时的家就在她家隔壁。您知道都还只是小孩子。我们一直都喜欢对方，一块儿长大，两小无猜。然后——那些日子当然已一去不复返了——那以后我很多年都没见过西莉亚。您看，她的父母都在马来亚，我的父母也是。我想他们又在马来亚遇见了，我指的是我父母和她父母。顺便讲一下，我父亲已死了。不过我想当我妈妈在马来亚时，听说了一些事情。她现在还记得当时她听说的传闻，而且对于这些，她很激动，她多少相信那些不可能都是真的。但她却打算用这些去烦西莉亚，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西莉亚也想知道。所有这些到底是关于什么呢？为什么呢？是怎样的呢？不仅仅是听别人讲的愚蠢的故事。”

波洛说：“是的，你们有这样的感觉是很自然的。我想，西莉亚比你更在意。这些把她弄得得比你更心烦。不过——如果可以这么讲的话——那些真的有多大关系吗？有关系的只是现在的情形。你想要的是个想嫁给你的女孩，过去发

生的事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她父母是自杀死的还是死于一场空难或是一个死于事故、另一个后来自杀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生活中是不是有使人不愉快的外遇又有什么关系呢？”

德斯蒙德说：“不错。您讲的很有道理，很对，但——嗯——事情发展到了我得肯定她满意了才行的地步了。尽管西莉亚不太爱谈一些事儿，但很在意它们。”

波洛说道：“你是不是想过找出真相——要是可能——会很困难？”

“您的意思是找出他们中谁杀了另一个，或一个杀了另一个后自杀的原因？我想不会很难，除非有什么秘密。”

“嗯，但那只是过去发生的事，与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

“要不是我妈妈的干预、插手这事，那不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关系的。本来是不会有关系的。我猜很可能在惨案发生时，西莉亚远在瑞士的学校中，没人告诉过她太多情况。嗯，当你还是个十几岁或者更小的孩子时，你只能把惨案当作既成的事实来接受，但它与现在的确没什么关系。”

“那么难道你没想过你想要的是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吗？”

德斯蒙德说：“我想请您查出来。也许您可能查不出来，或者不愿意去查——”

“我不会拒绝去查这事儿的。”波洛说，“事实上，我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某种好奇心的。悲剧呀！以悲伤、奇特、震惊、病症的形式出现的悲剧！这些都是人类的悲剧，很自然人们

的注意力一旦被它们吸引住了,便很想弄清楚它们,但我说的是,重现这些有必要吗? 明智吗?"

"可能不。"德斯蒙德说,"但您看——"

"同样地,"波洛打断了他,"你同意我说,在这么长时间以后再重新追究这惨案没什么可能吗?"

"不。"德斯蒙德说道,"这点我不同意,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有意思。"波洛说,"为什么你以为有可能呢?"

"因为——"

"因为什么? 你有答案了?"

"我想肯定有人会知道。我想要是有些人愿意的话,他们是能告诉你的。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告诉我,不愿意告诉西莉亚,但您可以从他们那儿问出些什么来。"

"有意思。"波洛说道。

德斯蒙德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发生在过去,我多少听说过一些。是某种精神障碍问题吧。有一个人——我不太清楚,我猜可能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吧——我想她在精神病院呆过一些年,一段很长时间。她很年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悲剧。一个孩子死了,或是出了意外。呃,她可能在某方面与那事有牵连。"

"我想这不是你自己本来就知道的吧?"

"嗯,是我妈妈说的。她也是听说的。我想她是在马来亚的时候,从别人的传言中听到的。您知道,这些人在政府机构中怎样聚在一块儿,他们喜欢那样,女人们——全是些太太们——全聚在一块说三道四。口头传闻根本不可信。"

"你想弄清楚这传闻是真实的还是编造的吗?"

"嗯,我自己不知道怎样去查出来。现在还不清楚,因为是在很久以前发生的,我也不知道去问谁,不知道去找谁。但直到我的确查出发生了什么,为了什么,我才会——"

波洛说道:"你的意思是——至少我认为从我个人来讲这个推测是对的——除非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肯定没有从她母亲那儿理所当然地遗传了某些精神缺陷,她自己才肯嫁给你,对吗?"

"我想那就是不知怎地钻人她脑中的想法。我想是我妈妈把这想法暗示给她的。那也是我妈妈想相信的,除了无礼的恶意、谣言之类的原因外,我想我妈妈没有别的理由相信这传闻的。"

"那可不是件容易调查的事情。"波洛说道。

"是的。但我听说了一些关于您的事情。他们说您在调查真相方面十分精明,用向人们问问题和诱使他们告诉您的方法。"

"你说我该问谁呢?我想你说的不是马来亚人吧。你讲的时间是可以被称作是'太太们的日子',那些在马来亚有政府机构社团的日子,你讲的又是英国人和在机构里流传的传闻。"

"我真的不是说那样会有什么用。我想无论是谁在传谣,我是说在说三道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现在也肯定忘了,也许他们本人可能已死掉了。我想我妈妈只是听了一些错传的流言,然后自己在脑中便空想出更多别的什么事来。"

"你还是认为我能——"

"嗯，我的意思不是让您去马来亚向人打听情况。我的意思是在马来亚现在不会有什么人了。"

"那么你能给一个名单让我去打听吗？"

"没有那么多。"

"但总有几个吧？"

"嗯，我告诉您吧。我想有两个人会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因为——呃——她们当时也许在那儿。她们可能知道，自己本身就知道。"

"你和西莉亚不能去找她们吗？"

"噢，我可以。我有个办法，但我想——您看——她们不会——唉，不知道，我不好问我想问的问题，我想西莉亚也不好问。她俩都非常好，这也是他们会知道的原因。她俩能知道这事不是因为她俩人格败坏或爱说闲话，只是因为她们有可能帮了西莉亚的父母。她俩本来可能使事情处理得更好，或者已尽力这样做了，只是没成功而已。噢，这事被说成这样令人伤心。"

"不，"波洛说，"你做得很好，我很感兴趣。我想你一定认识这两个人。能告诉我，西莉亚同意你这样做吗？"

"我对她没讲太多，您看，她十分喜欢马迪和齐利。"

"马迪和齐利？"

"噢，那是她俩的名字。噢，我得解释一下，我开始没解释清楚。您瞧，当西莉亚还很小的时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次见到她，并住在乡下她家隔壁的时候，她有一个法国什么——噢，我想现在叫住宿家教的女孩，那时是叫家庭教

师的，马迪。呃，那是一位法国人，一位小姐，她人特别好。她同我们所有的小孩一块儿玩。为了顺口，西莉亚叫她马迪，这样全家人都叫她马迪。”

“噢，一位法国小姐。”

“是的。您瞧，她是个法国人。我想她可能会愿意讲给您听，但不会愿意同别人谈起此事的。”

“啊，你说的另一个呢？”

“她叫齐利。您瞧，同马迪一样，也是个法国家庭教师。我想马迪在西莉亚家干了两到三年，接着她就回了法国，或是去了瑞士，这样齐利就接替她作家庭教师。齐利比马迪年轻，我们就不叫她马迪。西莉亚叫她齐利。她很年轻，漂亮又很滑稽。我们都特别喜欢她。齐利同我们一块儿做游戏，我们都特别喜欢她，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也很喜欢她。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对齐利很感兴趣。将军、齐利和我们经常一块儿做游戏，干些有趣的事。”

“那么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呢？”

“噢，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也很喜欢齐利，齐利也喜欢夫人。那也就是她离开后又回来的原因。”

“又回来了？”

“嗯，当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生病住院时，齐利又回来作伴，照顾夫人。我不太清楚，但我想是这么回事。我甚至这样想，那惨案发生时，她是不是在场。现在您该明白为什么她可能知道事实真相了吧。”

“那你知道她的地址吗？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嗯，我知道她现在在哪儿，我有她的地址。我有马迪和

齐利两人的地址，我想可能您能去见见她或她俩。我知道有许多事情该——”德斯蒙德停住了。

波洛盯着看了他一会儿，说道：“噢，那很有可能。当然，很有可能。”

第二部
长长的影子



第十一章　加洛韦和波洛交换看法

加洛韦把目光投向桌子对面的波洛。警长的眼睛闪闪发亮。身边的乔治端上了威士忌和苏打水。加洛韦接过盛深紫色液体的酒杯，转身向波洛兴致勃勃地说道：

"你喝什么？"

"黑茶藨子糖浆。"波洛说。

加洛韦说："好吧，随意。斯彭斯说你从前喝一种药茶，是吗？那是什么饮料？"

"它可以退热。"

"是毒品吧。好，为自杀干杯！"加洛韦说。

"是自杀吗？"波洛问。

"还会是什么？"加洛韦总警监说。"你什么都想知道！"警监摇头笑着说。

波洛说："对不起，打扰了。我就好像吉卜林小说中的动

物或孩子被好奇心所驱使。"

"强烈的好奇心,"加洛韦总警监说道,"吉卜林的故事写得好,也很在行。人们说他在驱逐舰上走一走就会比王家海军高级工程师还在行。"

"我可不在行。"波洛说,"我遇事爱打听,恐怕我向您打听得太多了。"

"最令人不解的是你总是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诸如心理医生,医生的报告,遗嘱中的财产去留,谁会得到钱,谁想要钱而又得不到钱,女人的发型,假发供应商,以及盛假发的玫瑰色的硬纸盒子。"

"而你对此了如指掌。"波洛说。

"这是个谜案,我们当初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一切都没用。不过既然备了案,所以查阅起来倒也方便。"

警监从桌子另一端推过一张纸条。

"拿去吧,这是那家坐落在邦德街的理发店。价格昂贵。店名为'尤金和罗桑特'。后来搬到了斯隆大街。原来的店已改为宠物店了。店员中的两位几年前就退休了。他俩没少为人们做头发。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就是其中之一。罗森特现在住在切尔滕纳姆。她重操旧业,不过人们称之为美容师。俗话说同一个人戴不同的帽子。"

"啊?"波洛说。

"怎么啦?"加洛韦问道。

"你提醒了我,真是个怪念头。"波洛说。

"你脑袋里的念头太多了,"警监说,"你该少些念头。我把他们的家史翻了个遍,也没查出蛛丝马迹。阿利斯泰尔·

雷文斯克罗夫特是苏格兰人。父亲是位牧师，两位叔叔是军人，均卓有建树。他后来娶了玛格丽特·普雷斯顿-格雷为妻。婚礼在教堂举行。婚姻美满幸福，从没有任何丑闻。你说得对，玛格丽特有个双胞胎姐姐——不知你从哪里打听出来的。人们分别叫两姊妹为多利和莫利。普雷斯顿夫妇住在苏塞克的哈特斯·格林。双胞胎的故事总是这样：在同一天长第一颗牙，同一个月得猩红热，穿一模一样的衣服，爱上同一种男人，几乎同时结婚，丈夫都是军人。她们的家庭医生几年前就死了，无法打听到什么了。不过早年双胞胎中的一个发生过悲剧。"

"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吗？"

"不，是另一个。她嫁给了贾罗上校，并生了两个孩子。小的是个男孩。他四岁时被手推车或是儿童玩具之类的镐击倒，掉进人工池塘溺水而死。显然是九岁的女孩儿干的。他们发生了争执，没什么疑问。也有人说是孩子的母亲干的。她一时生气打了他。还有人说是邻居家的女人干的。这与你的调查不相干。此事与多年后妹妹和妹夫自杀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波洛说，"看上去没联系，可人们总想了解些背景。"

"是啊。"加洛韦总警监说，"人们无法忘记往事。可也不必追忆太久远的往事。这事发生在此案的许多年前。"

"当时有什么法律程序吗？"波洛问。

"有。我查看了此案的记录，报界也有报道，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案中的母亲失去了理智被送进了医院。人们说从

那以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难道他们认为是她干的吗？”

“至少医生这样认为，但没有直接的证据。她自称从窗户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她看见那个女孩打了男孩，并把他推进水里。我认为没人相信她的话，她当时已失去了理智。”

“有心理医生方面的证据吗？”

“有，她进了医院或疗养院什么的。她的精神肯定是出了毛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住了两三次不同的医院。伦敦的圣・安德鲁医院的一位专家治疗过她。她三年后据说痊愈被送回家过正常的家庭生活。”

“后来她很正常吗？”

“她总是很神经质。”

“自杀事件发生时，她在哪里？她住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家吗？”

“她在案发前三个星期就死了。她和他们一起住在悬崖山庄。这再次证明双胞胎姊妹相同的命运。她有多年的夜游病史。夜游时曾发生过一两次小事故。她有时吃了过量的镇静剂后就会夜游。那天夜里她顺着崖边的小径走着，一失足落下了悬崖命归黄泉。第二天人们才发现她的尸体。她的妹妹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悲伤过度住进了医院。”

“这一悲剧导致几个星期后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双双自杀吗？”

“并没有这方面的暗示。”

“奇怪的事在双胞胎们的身上时有发生。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的死也许与姐姐的死有关。然后她的丈夫由于内疚

也自杀了。”

警监说：“波洛，你的念头太多了。阿利斯泰尔·雷文斯克罗夫特如果与妻子的姐姐私通的话准会走露风声。这不可能，这纯属你的虚构。”

电话铃响了。波洛起身去接电话。电话是奥利弗夫人打的。

“波洛先生，你来喝茶吗？我请了西莉亚，那专横的女人也来。”

波洛说好。

“我得马上离开。”奥利弗夫人说，“去见那匹老战马。这是第一号大象朱丽娅·卡斯戴尔斯提供的。她也许记错了名字，不过希望地址没错。”

第十二章 西莉亚见赫尔克里·波洛

"好吧,女上,"波洛说,"你与雨果·福斯特的进展如何?"

"他的名字不是福斯特,是福特盖尔。朱丽娅总是弄错人名。"

"大象不擅长记人名吗?"

"别提大象了。我与大象了结了。"

"那你的战马呢?"

"从那老家伙那里打听不出什么来,他心里只有一个名叫巴尼特的,此人在马来亚失去了一个孩子。此事与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无关。"

"你很有毅力,真了不起。"

"西莉亚过半小时就到。你想见她,对吗?我已告诉她说你协助调查此事。"

“我只与她谈上一个小时。这样在波顿-考克斯夫人到来之前，我们可以理一理事情的头绪。”

“这真有趣。”

奥利弗夫人叹道：“不过我们的材料太多了。”

“是啊，”波洛说，“我们也不知道在找什么。我们所了解的一切均是可能性，一对夫妻双双自杀，他们曾经在一起幸福美满地生活。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无一能证明他们自杀的原因。我们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到处寻找答案。”

“都找过了，只是还没去北极。”

“也还没去南极。”波洛说。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拉的单子。”波洛说，“你想看吗？”

奥利弗夫人走过来坐在波洛身旁。

“假发。”她指着第一项说，“为什么把假发列在首位？”

“四副假发套，”波洛说，“这真令人费解。”

“我相信她从前买假发的店现在已停业了。现在人们不去理发店买假发，而且也不戴那么多假发。从前人们出国旅行要戴假发，免得做头发。”

“我们要尽量从假发上找突破口。这家里有个精神病人。姐姐曾在精神病院住过许多年。”

“这说明不了什么。”奥利弗夫人说，“假如是她向他们开的枪，这又为的是什么？”

“不。”波洛说，“手枪上的指纹已证明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和他妻子的。在马来亚有个孩子被害，这有可能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的双胞胎姐姐所为。也许是其他人干的，如保

姆或佣人。此外，你更了解钱的事。”

“钱与此案有什么关系?”奥利弗夫人惊奇地问道。

“不一定有关系。”波洛说，“有趣的正是这一点。钱通常与案件相关。有人会因此案获利，也有人会失去钱。钱会带来困难、麻烦、贪婪和欲望。这很难琢磨。此案不涉及大笔财产。世上总会有风流韵事。丈夫被别的女人吸引；妻子被别的男人吸引。任何一方不忠都会导致自杀或他杀。现在到了最有趣的时候了。我真想见伯顿·考克斯夫人。”

“噢，那个糟女人。我看不出她有什么重要的。她无非是个好打听的女人。她想让我给她了解情况。”

“对，可她为什么想让你了解情况呢？这很奇怪。好像我们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她是个环节。”

“环节?”

“对。我不知道环节是什么，在哪里，以及如何去找。我所知道的就是她拚命想打听这个案子的全部。作为环节，她联系着你的教女，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和那个不是她儿子的儿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不是她的儿子?”

“他是领养的。”波洛说，“她儿子死后，又领养了一个。”

“她的儿子是怎么死的?”

“我也问过我自己这样的问题。她可能是个环节，一个情感的环节。无论如何我都得见她。我必须了解她，这很重要。”

门铃响了，奥利弗夫人前去开门。

“可能是西莉亚，你不介意吧?”

"我不介意。"波洛说,"但愿她也不介意。"

几分钟后奥利弗夫人回来了,西莉亚面露疑惑。

"不知我是否——"她停下来,盯着赫尔克里·波洛。

"我来介绍一下,"奥利弗夫人说,"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他会帮助我们了解你想知道的一切。他是个有特殊发现天才的人。"

"哦。"西莉亚说。

她用那种充满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大胡子、蛋形头的小个子。

"我听说过他。"她迟疑地说。

赫尔克里·波洛尽量用缓和的语气说:"几乎人人都听说过我。不过许多听说过我的人都长眠于墓碑之下了。

"请坐,小姐。我调查所有的案子都要追它个水落石出。我将找出事情的真相,假如你确实要知道真相的话。但是你也许只想得到安慰。这与真相是两码事。我可以以各种方式安慰你。如果真是这样,就没必要刨根问底了。"

西莉亚在波洛拖过来的椅子上坐下,认真地注视着他,然后开口说道:

"你认为我不想知道真相吗?"

"事情的真相也许是个惊吓或者是个令人悲哀的事。你过后也许会说,我为何要知道真相?不知道不是更好吗?了解这令人痛苦的真相于事无补。双双自杀发生在我的双亲身上,他们没有过错。"

"我的生活一直是这样,"西莉亚说,"我开始想知道一切。对人们说的怪事好奇。一些人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更

有甚者，有的人的目光中充满了好奇。我逐渐开始了解周围的人，一面之交的，熟人以及家里的老相识。我厌恶这种生活。我想知道真相。我可以面对真相。请告诉我真相吧！”

这个话题没继续下去。西莉亚问波洛道：

“你见过德斯蒙德了，对吗？他去见过你，这是他告诉我的。”

“对，他见过我。你想让他见我吗？”

“他没问我。”

“要是他问你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应该阻止他，还是鼓励他去见你。”

“你是否非常清楚此事在你生活中的分量、它是否高于一切？”

“这话是什么意思？”

“正如你说的，这位迷人的小伙子、德斯蒙德·伯顿-考克斯已来见过我了。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尽管当今的许多年轻人把它当成儿戏。无论如何，婚姻是两个人生活的纽带。你真心要嫁给他吗？此案对你或德斯蒙德来说有什么影响？”

“你认为此案不是自杀吗？”

“还没调查出结果。”波洛说，“可我有理由这么认为。证据不足以证实是自杀。不过照警方的说法，而警方是很可靠的，这是一起自杀盟约。”

“可警方从未查清自杀的原因，对吗？”

“对。”波洛说。

"你也一无所知吗？我的意思是在你了解和分析归纳后，还不知道吗？"

"我还不能肯定，"波洛说，"这案子隐伏着痛苦。你要正视这，你要坚强地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这里有我心爱的人，他也爱我。我们俩的未来才是我们生活的所在，而不是过去。'"

"他告诉你他是养子了吗？"西莉亚问。

"他说了。"

"我们俩之间的事与她毫不相干。她为什么要打扰奥利弗夫人，还让奥利弗夫人向我打听。她不是他的亲生母亲。"

"他在乎她吗？"

"不。"西莉亚说，"他总体上不喜欢她。我认为他从来也不喜欢她。"

"她为他花钱交学费买衣服什么的。你认为她关心他吗？"

"我不知道。我看她并不关心他。她只需要一个孩子代替她自己的孩子。她曾有过自己的儿子，可惜死于事故，所以她收养了他。她丈夫不久也死了，真是祸不单行。"

"我知道，我知道。我想打听一件事。"

"是关于她，还是他？"

"他在经济上有保证吗？"

"我不明白你的话。他将有足够的财力养活我——养活妻子。他在被收养时曾有一笔钱。尽管不能说是一大笔，但很可观。"

"她能保留吗？"

"什么？你是说假如他娶了我，她会断了他的经济来源吗？我认为她从未这样威胁过，也做不到。一切已由律师安排妥了。听说办理领养的机构做事很细致。"

"我想问你一个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也许伯顿-考克斯太太知道此事。他的亲生母亲是谁？"

"不知道。我猜他是个私生子，私生子往往被人们收养。她也许知道他亲生父母的事，可她并没告诉过他。我想她只会告诉他愚蠢的事。比如被领养是件好事，它证明人们多么需要你。诸如此类的废话。"

"为此有些领养机构建议告诉孩子们实情。他有亲戚吗？"

"不知道。他对此毫不关心，他不是关心此类事情的人。"

"伯顿-考克斯夫人是你父母的朋友吗？小时候见过她吗？"

"没有。德斯蒙德的母亲，即伯顿-考克斯夫人去了马来亚。她的丈夫死在了马来亚。德斯蒙德当时在英格兰上学。到了假期就到收养小孩度假的家庭去住。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一直都惦记着他。我崇拜英雄。他擅长爬树，还教我关于鸟窝和鸟蛋之类的事。所以后来我们再次相遇，就是在大学遇上他时，我们自然谈起了我们曾住过的地方。后来他打听我的名字，并对我说：'我只知道你的教名。'此后我们忆起许多往事，这样我们互相熟悉了。我对他的家事一点也不了解。假如一个人对影响他生活的、并且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无所知，那么他怎么去安排他的生活，

又怎么能知道如何去做呢?”

“你想让我继续调查这个案子吗?”

“对,假如会有结果的话。可我不抱什么希望。我和德斯蒙德多方面试过,但一无所获。这是个关于死而不是生的故事。这是两个死人的故事。可一提起自杀,人们总把它当成是一个死人的故事。莎士比亚的引言中有这么一句话:‘且在死后他们永不分离。’你接着调查吧。把结果告诉奥利弗夫人或者我。我宁愿你直接告诉我。”她又转向奥利弗夫人说:“我不想冒犯您,教母,您一直对我很好,但是我想从马嘴里直接到结果。但愿这话不会冒犯波洛先生,我不是故意无理的。”

“不。”波洛说,“我心甘情愿作马嘴。”

“你认为你能当马嘴吗?”

“我一直坚信我能。”

“调查的结果总是真实吗?”

“通常是真实的,”波洛说,“此外我不谈别的事。”

第十三章 伯顿-考克斯太太

奥利弗夫人送走西莉亚后说："你看她人怎么样？"

波洛说："很有个性，真不简单。"

"的确如此。"奥利弗夫人说。

"你得告诉我件事。"

"是关于她的吗？我并不了解她。人们对教子没多少了解。我是说我们很少接触，几年也难得见一次面。"

"不是她，而是她的母亲。"

"是这样。"

"你认识她的母亲吗？"

"认识。我们那时在巴黎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那时人们习惯于把女孩子送到巴黎去。与其说是送她们进入社会，毋宁说是把她们送进了坟墓。你想打听什么呢？"

"你还记得她吗？记得她的长相吗？"

“记得。就像你说的，人们不会忘记过去的人或事。”

“她留给你的印象如何？”

“她很美，”奥利弗夫人说，“我确实记得。不过我记不清她十三四岁时的模样了。那时她胖乎乎的。我们都是胖孩子。”她若有所思地补充道。

“她有个性吗？”

“不记得了。她不是我惟一的或最好的朋友。我们几个朋友志趣相投，总在一起打网球，听歌剧。而美术馆则会令我们厌倦。莫利·普雷斯顿-格雷是她的名字。”

“你们俩有男朋友吗？”

“我们迷恋着几个异性。当然不是流行歌手。那时人们通常迷恋演员。有个女孩把一位演员的画像钉在床头，而吉兰德小姐不许贴演员画像。‘Ce n'est pas convenable[1]！’她说。这个女孩没有告诉她那是她的父亲。我们捧腹大笑。我们那时很爱笑。”

“再告诉我些莫利的情况。她女儿西莉亚令你想起她吗？”

“不。她俩不一样。我认为莫利比这个女孩更富有情感。”

“她还有个双胞胎姐姐。她也在同一所寄宿学校吗？”

“不。她们本可以一起上学，因为她们年纪一样大，可不是这样。多利好像在英国。我只见过她一两次。她长得和莫利一样，尽管她俩打扮得不一样。双胞胎们长大成人后都

---

[1] 法语：这不恰当。——译注。

打扮得不一样。我认为莫利忠实于姐姐多利，但是她从不提起她。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当时没太在意，那就是姐姐多利不大对头。我记得有一两次听说她病了，被送进了医院。我当时还猜测她是个跛子。据说有一次她的姑姑带她出海旅行，为了恢复健康。"奥利弗夫人摇摇头说："我记不太清楚了。我觉得莫利对她很忠诚，并一直想保护她。你不觉得乏味吧？"

"一点也不。"波洛说。

"有时她不想提多利，她谈论父母的事。她很爱她的父母，和一般人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她的母亲到巴黎来看望她。她人不错，长相一般，安静而善良。"

"你们没有男朋友吗？"

"我们那时没有许多男朋友，"奥利弗夫人说，"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后来，我们都回了家，各奔东西了。莫利和她的父母到了外国。好像不是印度，也许是埃及。现在我想他们是外交官及其家属。有一阶段他们住在瑞典，后来又去了百慕大或西印度群岛的什么地方。我想她的父亲是个总督。我们热爱我们的音乐教师。这和男朋友可不同，不像现在的男朋友那么麻烦。我们崇拜他，盼望他来教我们。毫无疑问他对我们则无动于衷。而我们却会想入非非。记得有一次我还幻想他生霍乱好去亲自照料他，还幻想为他献血以挽救他的生命。那时可真愚蠢，还有一段日子我下决心要去当修女，后来又想当医院里的护士。好啦，伯顿-考克斯夫人快到了。不知道她将对你反应如何。"

波洛看一看手表。

“等会儿就知道了。”

“还需要讨论什么？”

“我俩核对一下。得查一两件事情。你去作大象调查如何？”

“说得多离奇，”奥利弗夫人说道，“我告诉过你，我和大象已了结了。”

“可是大象们和你还没了结呢！”

门铃响了。波洛和奥利弗夫人互相递了个眼色。

“好啦，这不就是她来啦。”

奥利弗夫人前去开门。波洛听到外面一阵喧闹。片刻之后，奥利弗夫人带着高大的伯顿-考克斯夫人走进屋来。

“这屋子真棒。”伯顿-考克斯夫人称赞道，“多谢你抽空见我，占用你的宝贵时间了。”

她从眼角打量着波洛先生，脸上露出几分惊讶。随后她瞟了一眼窗前的钢琴。奥利弗意识到她把赫尔克里·波洛当成调琴师了，忙介绍说：

“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波洛起身和她握了握手。

“看来波洛先生是惟一帮您了解我的教女西莉亚身世的人啦。”

“多谢你还记得此事。希望你能让我了解些情况。”

“可惜我不行，”奥利弗夫人说，“所以我请波洛先生来帮忙。他是个百事通，相当在行。他曾帮助过无数的朋友解过谜。如今这个案子可真是个悲剧。”

伯顿-考克斯夫人仍露出怀疑的目光。奥利弗夫人指着

椅子让坐。

"你喝点儿什么？雪利酒怎么样？当然现在喝茶好像太晚了。鸡尾酒怎么样？"

"噢，来杯雪利酒好啦。谢谢。"

"波洛先生喝点什么呢？"

"我也要雪利酒。"波洛说。

奥利弗夫人松了口气，因为波洛没要什么 Sirop de Cassis 或者他喜欢果汁。奥利弗夫人拿来了杯子和瓶子。

"我已经把你的问题大体上告诉了波洛先生。"

"好，"伯顿-考克斯夫人说，"如今的年轻人真难对付。这些年轻人。我们曾在儿子身上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迷上了这个动人的姑娘，她是奥利弗夫人的教女。谁知道呢，他们俩也许长不了。他们从小认识，那种情窦初开时的爱。我们需要知道她的来历，诸如家庭背景之类的情况。当然我了解西莉亚出身高贵，但毕竟有这个悲剧，盟约自杀。可没人告诉我事情的起因。由于我的朋友们没人认识雷文斯克罗夫特，所以我不得而知。我想对西莉亚加深了解。"

"我从奥利弗夫人这里了解到你对某些事情很关心，你想知道-——"

"你实际上想知道的是，"奥利弗夫人插道，"是西莉亚的父亲枪杀了她的母亲然后自杀，还是她的母亲枪杀了父亲然后自杀。"

"我认为这有区别，"伯顿-考克斯夫人说，"对，这当然有区别。"

"这种观点很有意思。"波洛说，但并不赞同。

"情感的背后，对吧，感情纠葛导致了一切。人们必须承认，在婚姻这个问题上，人们应该考虑孩子。我是说未来的孩子。遗传很重要，人们逐渐已认识到遗传的因素比环境的因素更重要。遗传会影响人们的性格，会使人们碰到不愿碰到的危险。"

"对。"波洛说，"冒险的人就是作决定的人。你的儿子和那个年轻姑娘，这是他们的选择。"

"噢，我知道，我知道。父母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我想了解情况。假如你觉得可以调查的话，你或许用这个字眼。不过我也许——也许是个愚蠢的母亲。我可能太担心我的亲爱的儿子了。当母亲的都这样。"

她不安地笑了笑，把头歪向一边。

"也许，"她说着顺手拿起雪利酒，"也许你会考虑的。我会告诉你一些具体的细节。"

她看了一眼手表。

"天哪，我还有个约会。我得走了。很抱歉，亲爱的奥利弗夫人。我只能呆这么长时间了，希望你能理解。今天下午找出租车就花了很长时间，司机们个个摇头从我身边开车而过。真是费劲。奥利弗夫人，你一定有我的地址吧？"

"让我来给你我的地址。"波洛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了名片递了过去。

"是的，是的。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你是法国人，对吧？"

"我是比利时人。"波洛说。

"对，对，比利时人。是的，是的，我知道。见到您很高兴，

你给了我希望。噢，我必须马上走了，马上。”

她热情地与奥利弗夫人握手，又同波洛握手，随后离开房间。门厅的门发出关上的声音。

“你看怎么样？”奥利弗夫人说。

“你说呢？”波洛反问道。

“她落荒而逃。”奥利弗夫人说。“她逃走了。你把她吓跑了。”

“对。”波洛说，“你判断得对。”

“她想让我从西莉亚那里探听情况，打探她怀疑的秘密，可又不愿进行常规的调查，对吧？”

“我看她并不想要常规的调查。这很有意思，很有趣。”波洛说，“你认为她富有吗？”

“应该很富有。她穿着阔绰。不过很难说。她是个咄咄逼人的女人。她在许多委员会中任职。不过她本人没什么疑点。许多人都不喜欢她。然而她热衷于政治，喜欢抛头露面。”

“今天她是怎么啦？”波洛问。

“你看出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吗？还是你反感她，像我一样反感她？”

“我看她想隐瞒什么，”波洛说。

“你有答案吗？”

“让我来找找看。”波洛说，“这也许不那么容易，她现在退却了。她刚才逃跑了。她害怕我要问的问题。对，这很有意思。”波洛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得从过去找起，很远的过去。”

“怎么，又要从过去找起吗？”

"是啊，从过去的某个地方找起。那里发生过许多事情。我们得搞清事情的真相。从什么时候查起呢？十五到二十年前，从一所名叫'崖上山庄'的房子查起。我们得刨根问底。"

"从哪里着手呢？"奥利弗夫人问，"你的单子是怎么写的？"

"写着警方提供的，留在房子里的东西，有四副假发套。"

"对，你曾说四副太多了。"

"是太多了。"波洛说，"我还搞到了些有用的地址。这个医生的地址也许有用。"

"医生？你是说家庭医生吗？"

"不，不是家庭医生。就是为那个溺水而死的男孩提供证明的那位。那个男孩也许是被大孩子或其他什么人推进水里的。"

"你是说是孩子的母亲干的吗？"

"也许是孩子的母亲，也许是家里的其他人干的。我已从加洛韦总警监和关心此案的报界朋友们那里打听出出事的地点。"

"你准备去见医生吗？他肯定很老了。"

"不，是去见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是精神病专家。他也许能提供些线索。此外还有钱的事。"

"你为何认为此案与钱相关？"

"我们得搞它个水落石出，要知道许多谋杀都与金钱有关。我得搞清谁会因此失去钱或得到钱。"

“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命案已有定论了。”

“是啊，这表面上很自然。遗嘱普普通通，各自把财产留给了对方。妻子把它留给了丈夫，而丈夫把它留了妻子。因为两人双双身亡，谁也无法得到对方的钱。受益人是他们的女儿西莉亚和儿子爱德华。”

“而这毫无意义。孩子们都不在现场，他们与此案无关。”

“的确如此。我们要追根问底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挖出这金钱的动机。”

“可别让我去打听。”奥利弗夫人说，“我从大象那里无法获得信息。”

“我认为你最好调查一下假发。”

“假发？”

“在警方的档案中有对假发提供人的详细记录。这家伦敦的高档发廊的理发师和假发供应人在邦德街开业。后来迁往它处。这里有这位理发师的新地址。为了稳妥起见，女人去打听情况更好。”

“让我去吗？”

“对。”

“好吧。你让我做什么呢？”

“按我给你的这个地址去一趟切尔滕纳姆，去找罗森特女士。她已年过半百，专门为女士们做时髦的头发。她的丈夫和她是同行，专门为秃顶的男士们做假发。”

“天哪，瞧你给我布置的任务。你认为他们会记得住往事吗？”

“大象的记忆力很好。”波洛说。

“你准备去见医生吗?”

“他是其中之一。”

“他会记得什么呢?”

“不太多,”波洛说,“但他会听过某个故事。他手里肯定有病例档案。”

“你是说有双胞胎姐妹的档案吗?”

“对。据说有两起事故与她有联系。一起发生在哈特斯·格林,当时她住在乡下,还是个年轻的母亲。另一起发生在马来亚。每起事故都涉及一个小孩的死亡。我要了解关于——”

“你是说双胞胎姐妹中的那个莫利,我的朋友莫利,有精神病吗?真令人难以置信。她可一点也不像有病的人。她热情友好,长相出众,感情丰富,她实在是个好人。”

“是啊,是啊,看上去是这样。她是个快活的人,对吗?”

“对,她很快活。一个很快活的人。她临死时,我并没见过她。但在我偶尔与她相见时她都很快活。”

“你确实不了解她的双胞胎姐姐吗?”

“不,不了解。不过,我认为她……好吧,坦白地说她住在疗养院中。连莫利的婚礼上她都没露面,都没来当扮娘。”

“这本身就很奇怪。”

“我不明白你从这里能查出什么名堂。”

“试试看。”波洛说。

第十四章　威洛比医生

赫尔克里·波洛付过车费和小费便走下出租车。他核对了一下笔记本上的地址，小心翼翼地拿着写给威洛比医生的信走上楼梯，按响了门铃。一位男仆前来开门，通报过姓名之后，男仆告诉波洛，威洛比医生正在恭候他的到来。

波洛被带到一间舒适的房间中。只见墙上靠着高高的书架，两把椅子摆在壁炉旁边，炉架上摆着一盘玻璃酒具。威洛比医生起身迎上前。他看上去五六十岁，身体消瘦，额头高耸，深色的头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医生与波洛握手后便让客人坐下。波洛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

“啊，是的。”

医生接过信，打开念完，把它摆放一边，兴致勃勃地注视着波洛说：

“我已从加洛韦总警监那里听说你了，还有一位朋友也

让我尽量帮助你。”

“承蒙关照。”波洛说，“这事的确很重要。”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那么重要吗？”

“是的。我理解这么多年前的往事不容易记起。”

“有些事是容易忘记的。我对我们这行的某些特殊分支极其感兴趣，而且已研究多年了。”

“据说你父亲是这方面的权威。”

“对，他是个权威。他一生对精神病学极感兴趣。他有许多理论。有的被证实是正确的，而也有的是令人失望的。我猜你对精神病方面的案例感兴趣，对吗？”

“一个女人，她名叫多萝西娅·普雷斯顿-格雷。”

“是的。我当时还年轻。我对父亲的理论极为感兴趣，尽管我们俩有时很难有相同的观点。我对与他的合作充满了兴趣。不知道你对多萝西娅·普雷斯顿-格雷的哪一方面感兴趣。后来她成为贾罗夫人。”

“我想她是双胞胎之一。”波洛说。

“对，这正是家父研究的领域。当时他负责一项研究课题，即追踪研究选中的双胞胎们的一般生活规律。一些生长在相同的环境中，另一些由于各种原因生长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考察这两组人长大后长相是否相同，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否相同。有一对双胞胎几乎从未生活在一起，然而奇怪的是许多相同的事在相同的时间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这一切真有趣。不过我想你对此并不感兴趣。”

“不。”波洛说，“有个案子的某一部分令我感兴趣，就是孩子不幸身亡的事。”

“是有此事。此事发生在萨里。那里的人们居住条件不错。当时贾罗夫人是个年轻的寡妇，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当时刚刚死于非命，因此她——”

“精神失常了？”波洛问。

“不，人们不这么认为。丈夫的死给她打击很大，带给她极大的失落感。她的医生认为她健康状况不好，也不喜欢她的康复方式和解脱痛苦的方法。她丈夫的死导致她行为古怪异常。总之，医生需要有人和他商量一下，因此找到了家父。他想听听家父的意见。家父对她的病情很感兴趣，认为她的情况很危险。家父认为她应被置于监视和特殊照料之下，尤其是那个男孩的不幸事件发生之后。据贾罗夫人描述说，当时两个孩子中的大的那个，也就是九岁女孩打了比她小四五岁的男孩。她用铁锹或镐打了男孩。男孩摔进园里的人工池塘溺水而死。这种事在小孩子之间时有发生。大孩子会出于嫉妒把手推车连同坐在车里的小孩子推进水里，心里想着：‘要是爱德华或唐纳德，管他叫什么名字的家伙不出生的话，妈妈会少许多麻烦。’或者‘那样好，对我更好。’这完全出自嫉妒。但是此案中并没有嫉妒的理由或证据。女孩对弟弟的出生并不生气。而恰好是贾罗夫人本人不想要第二个孩子。尽管她的丈夫对第二个孩子的来临很高兴，但是贾罗夫人则不以为然。她想方设法去找医生堕胎。她找过两位医生，但由于堕胎在当时被认为是违法行为，没人愿意给她做手术。据家里的佣人和送电报的人说，是个女人打了孩子，而不是另一个孩子打的。一个女佣肯定地说她当时从窗户里看见了她的女主人所干的一切。女佣

说'我想可怜的东西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知道，唉，自从主人去世后，她的情绪糟透了。'不知道你想了解此案中哪些具体内容。最后的裁决是意外事故导致小孩身亡。真不幸。事情也就此被放在一边。家父后来被请去给贾罗夫人测试，通过测试问答后，他断定是她干的。家父建议给她治病。"

"令尊断定是她干的吗？"

"对。当时家父为她推荐了一家治疗机构。该机构确信经过定期治疗病人可以康复并过正常人的生活。治疗过后，病人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并加些辅助的治疗和家庭的温暖直至痊愈。开始这种方法很有效，但后来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几个案例的结局都很不幸。貌似治愈的病人回家后又旧病复发导致许多悲剧的发生。其中的一例病人令家父大失所望，一位女病人出院后与从前的朋友住在一起。开始一切都很正常，但约莫半年后的一天，她急匆匆地去找医生说：'我必须带您到楼上看一看我所做的一切。您准会生我的气，恐怕您会报告警方。但是你必须理解我，我不得不这样做。我看到魔鬼从希尔达的眼睛里往外看。我看到了魔鬼，所以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必须杀了她。'那个女友被勒死在一把椅子上。那情形令人惨不忍睹，满是被击打的伤痕。凶手自己后来死在疯人院里。她并没有负罪感，她只认为摧毁魔鬼是她的责任。"

波洛悲哀地摇摇头。

医生继续说："是啊，我认为多萝西娅·普雷斯顿-格雷患有精神病。她必须在监视下生活。而家父则不以为然。她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离开了疗养院。在一位被称之为女伴儿的护士的照料下过正常人的生活。她四处出游还到了国外。"

"去了马来亚。"波洛说。

"对,看来您掌握了不少情况。她到马来亚与双胞胎妹妹同住。"

"再次发生了悲剧吗?"

"是的。一个邻居家的男孩被袭击。有人怀疑是保姆干的,也有人怀疑是男仆干的。然而只有贾罗夫人自己明白是她干的。当时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她。一个叫什么名字的人——"

"雷文斯克罗夫特吗?"波洛问。

"对,对,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安排她回英国再次接受治疗。这正是你要了解的吗?"

"对。"波洛说。"有些是道听途说,并不可靠。你专门研究双胞胎姐妹,姐妹中的另一个怎么样呢?玛格丽特·普雷斯顿-格雷呢?她后来成了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她是否受同样的疾病影响呢?"

"她没有任何精神病史。她精神完全正常。家父对此很有兴趣,曾走访调查过她一两次,并与他进行过交谈。家父经常见到互相忠诚于对方的孪生兄弟姐妹几乎患有同样的疾病或精神病。"

"你是说从小吗?"

"对。某种情况下双胞胎之间会产生敌意。这种敌意伴随着一方对另一方的保护性的爱。爱有时会转化为仇恨。假

如感情上压力太大就会激发仇恨。感情危机会导致姐妹间的仇恨。”

“这很有可能。雷文斯克罗夫特当时还是中尉或上尉时便爱上了多萝西娅·普雷斯顿-格雷，一位美丽的姑娘。在两姐妹中，她长得更美。她也爱上了他。他们当时仍未订婚。但后来雷文斯克罗夫特情移别恋，又爱上了玛格丽特，即莫利。他堕入情网，求她嫁给他。而她也答应了他。后来他们结了婚。家父确信多利嫉妒妹妹的婚姻，并且依然爱慕着阿里斯戴尔·雷文斯克罗夫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利似乎淡忘了一切，并嫁给了别人。她的婚姻看上去也很美满。她后来常到雷文斯克罗夫特家去作客，包括他们在国外时的家。那时她的精神病已基本痊愈，情绪已不再那样低落。生活上有可靠的护士和佣人照料。我相信，家父也常说，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对姐姐依然很忠实。她热爱她并且对她关怀倍至。她总试图更多地与姐姐相聚。但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对妻子的做法并不热衷。我看这个多利即贾罗夫人还恋着雷文斯克罗夫特，这可能会令他尴尬和手足无措。他的妻子则相信姐姐已消除了嫉妒和愤怒之情。”

“我听说贾罗夫人最后与雷文斯克罗夫特一家只住了三个星期，自杀的悲剧就发生了。”

“是的，是这样。她本人也惨死在那时。她有夜游的习惯。一天夜里她沿悬崖边的小径而行，失足落下悬崖身亡。等第二天人们发现尸体后把它送进医院时，为时已晚。妹妹莫利悲伤至极。但我认为此事不会导致夫妇双双自杀。当然不会导致自杀。”

“除非，也许，”赫尔克里·波洛说，“玛格丽特·雷文斯克罗夫特对姐姐之死负责。”

“天哪！”医生说，“你不是说——”

“玛格丽特在妹妹夜游时尾随其后，俟机把多萝西娅推下了山崖？”

“我拒绝接受这种看法。”威洛比医生说。

“出乎意料的事常会发生。”波洛说。

第十五章 尤金-罗森特尔发型设计和美容师

奥利弗夫人赞许地环视着切尔滕纳姆。她实际上从未到过这里。她自言自语地说这里的房子才像真正的房子。

她回想起年轻的时候有个熟人住在这里。在国外久居回国的人通常住在这里，她想。这里有真正的英国式的安全氛围，好的品味和愉快的聊天。

走过一两家古玩店后，她来到了赫尔克里派她来的地方："玫瑰缘美发沙龙"。她走进店里，只见四五个顾客正在做头发。一位胖胖的年轻女士离开身边的顾客前来招呼她。

"罗森特尔夫人在吗？"奥利弗夫人边说边看了一下手中的名片。"据说她今早可以见我。我们已通过电话，她说十点半后可以抽空见我。"

"对。"姑娘回答说，"罗森特尔女士正在等您。请跟我来。"

她们走过一段楼梯，推开门。这里显然是罗森特尔的屋子。"要见您的女士到了，夫人。"胖姑娘又忙转身问道："您贵姓？"

"奥利弗。"

奥利弗夫人走进屋来。这里的效果看上去更像是间展示厅，窗帘和壁纸都是玫瑰花的图案。罗森特尔的年纪和奥利弗夫人相仿。

"您就是罗森特尔夫人吗？"她问道。

"正是。"

"您在等我吗？"

"噢，对。我不太清楚您的来意。电话当时不清楚，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和您谈半个小时。喝杯咖啡吗？"

"不，谢谢。"奥利弗夫人说，"我不会耽搁很久。我只想问您一件事，也许您还记得。您一定已经干这行多年了。"

"是的。现在姑娘们已接替我了。"

"您也许仍当顾问吧？"

"对，是这样。"罗森特尔夫人微笑着说。

她看上去很精明，态度友好。整齐的棕色头发不时露出几绺有趣的灰发。

"不知道您准备问我什么？"

"我想问您一个假发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像从前做那么多假发了。"

"您从前在伦敦开业，对吗？"

"是的。开始在邦德街后来迁到了斯隆街。不过经历一切之后我发现还是乡下最好。我和丈夫对本地很满意。我

们在这里的生意不大，如今我们也不再做假发了。不过我丈夫仍然为秃顶的男士做假发。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假发令他们看上去更年轻，更容易找到工作。”

“可以理解。”奥利弗夫人说。

她们开始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以打破那种陌生人间的紧张感。奥利弗正盘算着如何把谈话引到正题上时，罗森特尔夫人忽然探身向前对她说：“您就是小说家阿里亚德娜·奥利弗吧？”

“对，”奥利弗夫人说，“事实上——”她和往常一样露出难为情的表情说，“对，我是写小说的。”

“我真喜欢您的书。我读了许多。哦，真是不错。我能帮您什么呢？”

“好吧，我想问您关于假发的事。事情发生在许多年前，也许您不记得了。”

“我不知道。您是说几年前的时尚吗？”

“不完全是这样。我的一个女友，实际上她是我的同学。后来她婚后去了马来亚。回国后她住在英格兰，并发生了悲剧。有件事很令当时的人惊奇，她的假发很多。我认为这些假发是由您，您的公司提供的。”

“哦，悲剧？她叫什么名字？”

“我认识她时她姓普雷斯顿-格雷，但后来她姓雷文斯克罗夫特。”

“哦，哦，对。是的，我确实记得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我对她印象很深。她人真好，长得很好看。对，她的丈夫是个上校或将军什么的。退休后，他们住在——我现在忘了是哪

个镇了。”

“据说他俩双双自杀。”奥利弗夫人说。

“对。我记得当时读了这条消息后，我还自言自语道，‘为什么会是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呢？’后来他俩的照片上了报，证实是她。此事真令人悲哀。听说她得了癌症，希望破灭，便发生了那一幕。但我从没听说过任何细节或其它任何情况。您认为我能提供什么线索呢？”

“您为她做假发。我听说调查此案时，警方认为四副假发显得太多。但也许人们的确用四副假发，对吗？”

“我认为大部分人用两副假发，”罗森特尔说，“一副送来修正，另一副留着戴。”

“您是否记得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多订了两副？”

“她没亲自来。她那时可能生病住院了。来的是个法国女人。我想这个法国女人是她的女伴什么的。人很好，英语讲得无可挑剔。她讲明了多订的假发的大小，颜色，款式。真想不到我竟然还记忆犹新。后来，哦，一定是一个月后，或者是六个星期后——我在报上读到了她自杀的消息。恐怕在医院她听到了坏消息于是便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她丈夫一定觉得失去她无法再面对生活——”

奥利弗夫人伤感地摇摇头，然后继续问道：

“是些不同种类的假发，我猜。”

“对，有漂亮的灰色，有舞会用的，有个晚会用的，还有个紧促的卷发的。很漂亮，即使戴帽子也不会弄乱。可惜我没再见到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除了生病之外，她还为不久前死去的姐姐伤心呢。是个双胞胎姐姐。”

"是啊，孪生姐妹间很忠诚，对吗？"

"她从前是个活泼的女人。"罗森特尔夫人说。

两个女人都叹了口气。奥利弗夫人转了话题。

"您认为假发对我有用吗？"她问。

专家把手放在奥利弗夫人的头上端详了一下。

"我劝您别，您的头发还很厚实。"一丝微笑掠过她的嘴角——"您喜欢做头发吧？"

"您真聪明。我确实喜欢换发型，这很有趣。"

"您热爱生活，对吧？"

"对。对未来的憧憬令人兴奋不已。"

"然而未知的将来令许多人担心。"罗森特尔说。

第十六章 戈比先生的报告

戈比先生走进屋里，波洛先生示意他坐下。他环视四周选择了一个固定的地方以便在谈话时把眼睛盯在那里。这次他照旧把目光落在了电炉上，而它在现在这个季节是关着的。戈比先生以从来不直视他的雇主而著称。他选择的说话对象总是天花板、暖气、电视、钟表，有时是地毯、垫子或从手提箱里取出来的材料。

"好吧。"波洛说，"你收集到了什么？"

"各种细节。"戈比先生回答说。

在整个伦敦，可能在整个英格兰，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内，戈比是个著名的信息提供人。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创造奇迹的。他的助手并不多。有时他宣称他的双腿、即他的助手们，不像从前那么听使唤了。然而他搞到的信息仍令他的雇主们吃惊。

"波顿-考克斯夫人,"他念道。在念人名时,他的语调就像教堂诵经文的俗人执事,听起来和念经文一样。

他接着念道:

"波顿-考克斯夫人嫁给了塞西尔·奥尔德伯里先生,一位富有的纽扣制造商。此后她开始从政。婚后的第四年他死于车祸。他俩生的儿子不久也死于非命。奥尔德伯里庄园由妻子继承。然而一切并非像预料的那么好,因为公司在最后的几年间不景气,此外奥尔德伯里还为凯瑟琳·费恩小姐留了一笔遗产,因为她俩有着亲密的关系。波顿-考克斯夫人继续她的政治生涯。三年后她领养了凯瑟琳·费恩小姐几年前生的孩子。凯瑟琳·费恩坚持说这个孩子是已故的奥尔德伯里之子。从我的调查情况来看,有些事情令人难以接受。费恩小姐有很多关系。这些绅士们个个阔绰,出手不凡,不过他们得为此付出代价。对吗?恐怕我得给您账单了。"

"继续说。"波洛催促道。

"奥尔德伯里夫人那时还没有再婚,所以她同意领养那个孩子。不久她便与波顿-考克斯少校结婚。后来凯瑟琳·费恩成了成功的演员和流行歌手,还攒了大量的钱。她写信给波顿-考克斯夫人希望领回孩子。波顿-考克斯拒绝了她。依我看自从波顿-考克斯少校在马来亚丧命后,她一直过得很舒适。少校留给了她一小笔遗产。据我所掌握的信息,凯瑟琳·费恩小姐不久前死了,大概死了有十八个月了。她留了遗嘱,根据遗嘱,这笔数目可观的遗产留给了她的亲生儿子德斯蒙德,即德斯蒙德·伯顿-考克斯。"

“真慷慨。”波洛说，“她怎么死的？”

“据我收集的信息，死于白血病。”

“这个男孩继承了母亲的钱？”

“这笔钱委托律师代管至他二十五岁。到那时他便得到这笔钱。”

“到那时他将独立，将会有一大笔钱？那么伯顿-考克斯夫人呢？”

“她的投资不令人满意。她的钱足以维持生计，仅此而已。”

“德斯蒙德立遗嘱了吗？”波洛问道。

“我还不知道。但我有办法查到。查到后我会马上告诉您。”

戈比先生站起来，心不在焉地朝着电炉鞠躬道别。

一个半小时之后，电话铃响了。

赫尔克里·波洛在笔记本上写着。他不时地皱眉头，翘胡子，并修改着记录。过一会电话铃又响了，他拿起话筒说：

“谢谢，干得很快。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有时真令人难以置信，你怎么收集到那么多信息。是的，情况明白了。从前不清楚的事现在清楚了。是的，我认为……是，我在听……你肯定是那么回事。他知道他是领养的……好的。好，我明白……很好。你也会搞清另外一点吗？谢谢。”

放下话筒后波洛继续记笔记。半个小时后，电话铃又响了。他拿起话筒。

“我从切尔滕纳姆回来了。”波洛立刻知道是谁了。

“啊，chere madame，你回来了？你见到罗森特尔夫人

了吗?”

“见到了,她人不错。你说得对,她是另一头大象。”

“chere madame 的意思是什么?”

“我是说她还记得莫利·雷文斯克洛夫特。”

“而且还记得她的假发吗?”

“对。”

奥利弗夫人简要地告诉了波洛她与理发师谈话的一切。

“对。”波洛说,“这与加洛韦总警监所说的相吻合。警察找到四副假发、卷曲的,晚宴用的和两副普通的,一共四副。”

“这一切你早就知道了吗?”

“不,你告诉我的比这要多。你刚说、雷文斯克洛夫特夫人在原有的两只假发基础上新买了两只,订购发生在自杀悲剧之前的三到六个星期。是的,这一点很有趣,对吗?”

“这很自然,”奥利弗夫人说,“我是说,你要知道,女人会把东西弄坏,像假发之类的东西。如果弄坏了无法清洗,比如烧坏或弄脏后,当然要再买两个回来。我不明白你对此有什么兴奋的?”

“不完全是兴奋。”波洛说,“不过有一点,这有趣的一点是你刚刚加上的。是个法国女士带着原来的假发去订做的,对吗?”

“对。我猜是个女伴之类的人。雷文斯克洛夫特女士住在医院或疗养院。她身体不佳,自己无法前来挑选。”

“我明白。”

“所以她的法国女伴前去订购。”

“你知道那个女伴的名字吗?”

“不。罗森特尔夫人没提起她的名字。我认为她不知道这个女伴的名字。她只说雷文斯克洛夫特夫人和她约好由一位法国女人拿假发去量大小订做。”

“好吧。”波洛说,“下一步就好办了。”

“你打听到了什么?”奥利弗夫人问道,“你采取过什么行动吗?”

“你总是怀疑一切。”波洛说,“你认为我整天坐在椅子里休息,无所事事。”

“好吧。那你是坐在椅子里思考问题。”奥利弗夫人又说,“不过你确实很少出门做事。”

“我不久便去干实事。”波洛说,“这准会令你愉快,我将横渡英吉利海峡,不坐船而是飞机。”

“我和你一同前往吗?”

“不必,我自己去。”

“你真的要去吗?”

“当然,我会四处奔波,这样一定会令你高兴。”

说罢波洛便拨起电话。电话通了,他说:

“加洛韦总警监,我是赫尔克里·波洛。你现在忙吗?”

“不忙。”加洛韦总警监说。“我正在修剪玫瑰呢。”

“我想问您一件事。”

“有关双双自杀的问题吗?”

“对。你曾说他们家当时有条狗。你说那条狗与那家人常出去散步,对吗?”

“对，是这样。管家或什么说他们夫妇俩那天带狗去散步。”

“验尸报告上是否说明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被狗咬伤的痕迹？也许是旧伤什么的。”

“真奇怪，你竟提及此事。你如果不提，我也就忘了。对，是有两处不很严重的伤口。管家曾提到那条狗曾多次袭击女主人，还咬伤了她。波洛，不会是狂犬病，请你打消这个念头。这绝对不可能。是枪杀，他俩都死于枪杀。绝对没有败血症或破伤风的问题。”

“我并不责怪那条狗。我只是想了解些情况。”

“不过验尸时，发现她身上有一处新咬的伤口，大约有一个星期，也有人说有两个星期。据说当时她也没接受任何药物治疗。伤口愈合得挺好。俗话说‘是狗死了’，但我记不起来这话的出处。”

“但是狗并没死。”波洛说，“这不是问题的实质。我真想见到那条狗。它准是条聪明的狗。”

波洛谢过总警监后挂了电话，并自言自语道：“一条聪明的狗。也许比警察聪明。”

第十七章 波洛宣布启程

利文斯顿小姐带客人进了屋。她刚一离开，波洛便把门关上，然后坐在阿里亚德娜·奥利弗夫人身边。

他压低声音说："我要启程。"

"你说什么？"奥利弗夫人吃惊地问道。

"我要启程。我要离开这里，乘飞机去维也纳。"

"你仿佛是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似的。"

"不对，这可是私人会晤。"

"在日内瓦你有大象吗？"

"我猜你准会这么想，也许有两个。"

"我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发现，"奥利弗夫人说，"也不知道如何再往下进行调查。"

"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有个兄弟。"

"他名叫爱德华。我只见过他一两次，可那是多年前的

事了。"

"他现在在哪里？"

"他在加拿大上大学。在学理工科。你想去问他吗？"

"不，目前不想去。我只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案发时他不在家吧？"

"他绝不会干那种事。你绝对不会怀疑他的，尽管男孩子有时会做莫名其妙的事。"

"他不在家住，"波洛说，"这是警方的记录。"

"你发现线索了吗？你看上去很兴奋。"

"我是很激动，因为从掌握的情况看，我们不久就会揭示事情的真相啦。"

"真的吗？"

"我好像已经明白了伯顿-考克斯夫人让你打听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妻自杀案的动机。"

"你是说并非出于好管闲事？"

"对。此事背后的动机就是钱。"

"钱？钱与此有何相干？她已经很富有了。"

"对，她的钱够花。但她的养子，她把他当亲儿子。他知道自己是养子，尽管对自己的来历不甚了解。他在养母的驱使下仿佛立了遗嘱，即遗产由养母继承，前提是如果他没有继承人。"

"我不明白这与她了解自杀案有什么关系？"

"难道你看不出吗？她想阻止这桩婚事。假如德斯蒙德有个女朋友并向她求婚。那么伯顿-考克斯将无法继承他的遗产，因为婚姻会使从前的遗嘱失败，况且他与女友结婚将

会重立遗嘱把财产留给她而不是养母。”

“你是说伯顿-考克斯不愿这样做吗?”

“她想找借口阻止他与这个姑娘成婚。我想她希望,也许她真的相信,西莉亚的母亲杀害了丈夫然后饮弹自尽。这种事会令男孩子灰心。即使是她父亲杀的母亲也会令男孩子灰心。此事很容易令年轻人产生偏见并对其产生影响,尤其是这种年龄的男孩子。”

“你的意思是说父母任何一方是杀人犯都会给姑娘造成这种倾向吗?”

“不能那么简单化,但会令人产生想法。”

“但德斯蒙德不会富有,对吗?一个领养的孩子。”

“他对生母一无所知,但她作为演员和歌手在死前积蓄了一大笔钱。她曾想从伯顿-考克斯那里领回儿子,但遭到了拒绝。她一直惦念着这个男孩并决定把钱留给他。他将在年满二十五岁时继承这笔财产。目前这笔钱由律师代管。因此伯顿-考克斯夫人当然反对他结婚。换言之,她只希望他同她能够驾驭的人结婚。”

“这似乎很合乎逻辑。不过她不是个好女人,对吗?”

“对,我认为她不怎么样。”波洛说。

“所以她不愿让你去拜访她,惟恐你搞清她的真正动机。”

“也许是吧。”波洛说。

“你还了解到了什么?”

“是的,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前,警监来电话又告诉了我一些细节。他说老管家视力不好。”

“这与本案有关吗?”

“也许有关。”波洛说,他看了一下手表又说:“我得走了。”

“你现在去机场吗?”

“不,飞机明早起飞。但今天我得去个地方,去亲眼看一看这个地方。汽车在门外等着呢。”

“你想看什么?”奥利弗夫人好奇地问。

“不看什么,是去感觉。对,是感觉一下,感觉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第十八章 插　　曲

赫尔克里·波洛穿过墓地的大门，走过小径。他在长满青苔的矮墙边站住，低头看着坟墓。随后他的视线从墓地移向唐斯丘陵和天边的大海。过了一会，他又把视线移回到坟墓上。坟上有最近送来的鲜花。一束杂色的野花，像是小孩放的，但波洛却不以为然。他念着墓志铭：

纪念

多萝西娅·贾罗

逝于 1960 年 9 月 15 日

并纪念

玛格丽特·雷文斯特克罗夫特

逝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

前者的妹妹

并纪念
阿利斯泰尔·雷文斯克罗夫特
逝于1960年10月3日
她的丈夫

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宽恕我们的冒犯
就像我宽恕那些冒犯我们的人
主啊,怜悯我们
基督,怜悯我们
主啊,怜悯我们

波洛站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离开墓地他沿着通向悬崖的小道走去。他静静地站在那里眺望着大海。他自言自语道:

"现在我敢肯定我明白为什么了。我可以理解此事的悲剧。唉,得回首那么遥远的往事。'我的结局便是我的开始'或者是'在我的一开始便曾是我的悲剧般的结局'?那个瑞士姑娘准知道一切。但她会告诉我真情吗?那个男孩相信她会的。看在他们的分上——那个姑娘和那个男孩的分上。除非他们能了解真相,否则他们无法面对生活。"

第十九章 马迪和齐利

“你是罗瑟尔小姐吗?”波洛鞠躬致意。

罗瑟尔小姐伸出了手。波洛思量她大约五十上下，一位高傲的女人。她果断，聪明，有教养，对生活充满热爱，尽管经受过磨难。

“我听人说起过你。”罗瑟尔小姐说，“你在瑞士和法国有许多朋友。不知我能帮什么忙。你写信给我，你一定想了解些情况。是关于往事，对吧？请坐。”

她的举止沉稳而热情，态度很和气。

“你曾当过家庭教师，”波洛说，“普雷斯顿-格雷，也许你记不起来了。”

“人们不会忘记那些年轻的时候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家有个女孩儿，男孩儿比女孩儿小四五岁。他们都很乖。他们的父亲是将军。”

"还有个姐姐。"

"对，想起来了。我刚到他们家时她不在家。她身体不好，好像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治疗啦。"

"你记得他们的教名吗？"

"一个叫玛格丽特，另一个记不太清了。"

"多萝西娅。"

"对。这个名字我记不住。他们互相用小名称呼对方。莫利和多利。她俩是双胞胎，长得很像，很漂亮。"

"她俩关系很好吗？"

"很好，互相忠诚于对方。我们没搞混吧？普雷斯顿-格雷不是我教过的孩子们的姓。多萝西娅-普雷斯顿嫁给了一位少校，姓什么我记不清了。阿罗吗？不，是贾罗。玛格丽特嫁给了名叫——"

"雷文斯克罗夫特。"波洛说。

"对。奇怪，有时我记不起名字。普雷斯顿-格雷是长辈的姓。玛格丽特-普雷斯顿-格雷在欧洲这边上寄宿学校。她婚后写信给校长贝诺瓦女士，请她介绍一个家庭女教师。校长推荐我去，所以我就去了。在我教孩子们的日子里，她的姐姐和他们曾住过一段时间。女孩儿有六七岁，她的名字是莎士比亚剧中的角色的名字，我记得是罗瑟琳或西莉亚。"

"是西莉亚。"波洛说。

"男孩儿只有三四岁。他名叫爱德华，淘气而可爱的孩子。我和他在一起很愉快。"

"听说，他们和你在一起也很快活。他们喜欢和你在一起玩耍，你对他们很好。"

“Moi, j'aime les enfants.[1]”罗瑟尔小姐说。

“听说他们叫你马迪。”

她笑了。

“啊，我喜欢这个名字。它令我回忆起往事。”

“还记得德斯蒙德吗？德斯蒙德·伯顿-考克斯？”

“记得，是个邻居。几家邻居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一个叫德斯蒙德，对，记得。”

“你在那家呆的时间长吗？”

“不很长，最多只有三四年。后来家里叫我回国。因为我的母亲病得厉害。我得回来照顾她。我知道她活不长了。后来她一年半或两年后就去世了。此后我开了寄宿学校收一些大女孩儿，教她们各国语言。我没再去过英国。开始我们曾保持书信来往，后来两个孩子每逢圣诞节都寄个圣诞卡。”

“你认为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是幸福的一对吗？”

“很幸福。他们喜爱孩子。”

“他们互相适应对方吗？”

“在我看来他俩具备美满婚姻所需的一切良好品质。”

“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忠于她的姐姐：那么她的姐姐忠于她吗？”

“我没有很多机会去判断。坦白地说，多利是个明显的精神病患者。她行为古怪，嫉妒心强。据我所知她曾与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订婚或准备与他订婚。最初他爱上了她，但

---

[1] 法语：我就爱小孩子。——译注。

后来感情转移到了莫利身上。莫利情绪稳定，讨人喜欢。至于多利，我认为她有时爱她的妹妹，有时又恨她。她是个妒嫉心很重的女人，她认为妹妹爱孩子爱得过分了。有个人对此比我更了解，那就是莫霍拉特小姐。她住在洛桑。我离开一年半或两年后，她到了雷文斯克罗夫特家。她和他们住了许多年。后来西莉亚上了寄宿学校，她又做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的女伴。”

“我准备去见她。我有她的地址。”波洛说。

“她了解许多我并不了解的情况。她很有魅力而且可以信赖。后来发生的一切是个可怕的悲剧。如果有知情人的话，那么她就是个知情人。她很慎重，一直对我守口如瓶。我不知道她是否会对你讲。也许会，也许不会。”

波洛站在那里打量着莫霍拉特小姐。他曾被罗瑟尔小姐所打动，而眼前接待他的女人也同样动人。她易于接近，较前者年轻约十岁，十分动人。她充满活力和魅力，用聪明的目光评判着对方。她热情好客但又不失庄重。波洛思量此人非等闲之辈。

“我是赫尔克里·波洛。”

“我知道，我估计你在这一两天内到。”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没有。信准是在路上。这里的信有时不能准时到达。我收到了另一个人的信。”

“是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的信吗？”

“不，是与西莉亚很亲密的人的信。他叫德斯蒙德·伯

顿-考克斯。他告诉我你要来。”

“我明白。他很聪明，毫不浪费时间。他急切希望我来见你。”

“我也这么认为。据我了解有些事很棘手。他和西莉亚急于解决此事。他们认为你能帮他们，对吗？”

“他们认为你能帮我。”

“他们在恋爱并希望结婚。”

“对，但他眼前遇上了麻烦。”

“我猜是德斯蒙德的母亲，这是他告诉我的。”

“西莉亚生活中的某些情况致使德斯蒙德的母亲反对他们早日成婚。”

“因为那个悲剧，因为那个悲剧。”

“对，因为那个悲剧。西莉亚有个教母。德斯蒙德的母亲请西莉亚的教母到西莉亚那里问清自杀发生的经过。”

“这毫无道理。”莫霍拉特小姐说。她让客人坐下。“我想我们是得谈一谈。西莉亚无法告诉她的教母——她是小说家阿里亚德娜·奥利弗，对吗？我记得她。西莉亚无法告诉她任何情况，因为她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悲剧发生时她不在场，并且也没人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对吗？”

“是的。当时认为不让她知道更好。”

“你赞同还是反对这个决定？”

“这很难说，很难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敢肯定。据我了解，西莉亚对此并不担心。我是说她不担心事情的缘由。她接受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接受一起飞机或汽车事故一

样。是一种事故导致了父母双双身亡。她在寄宿学校过了许多年。"

"实际上我知道这所寄宿学校是你办的，莫霍拉特小姐。"

"对，我最近退休了。我的同事现在接管了学校。西莉亚当时被送到我这里。他们让我给她找个好地方继续她的学业。许多女孩都被送到瑞士学习。我本可以找好几个地方，但后来把她安置在我这里。"

"西莉亚没向你询问什么吗？"

"没有，此事发生在悲剧发生之前。"

"我不太明白这一切。"

"西莉亚在悲剧发生前的几个星期来到这里。我当时不在。我那时仍然和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和夫人在一起。我是作为女伴照料着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而不是西莉亚的家庭教师。西莉亚是突然被安排来瑞士上学的。"

"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当时身体不好，对吗？"

"对，但不很厉害。不像她自己担心的那样糟。当时她精神过度紧张并受了惊吓。"

"你留下来陪她，对吗？"

"一位我在洛桑同住的姐妹接了西莉亚并把她安排在一个有十五六个女孩的学校。她在那里开始学习并等我回来。三四个星期后我便回来了。"

"但出事时你在崖上山庄。"

"我是在崖上山庄。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和夫人与往常一样出去散步。他们走后再也没回来。后来发现他们被枪

打死。枪就放在两人身边。那枪属于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通常放在他书房的抽屉里。他俩的指纹都留在了枪上。但看不出枪最后是握在谁的手中。枪上有两人模糊的指纹。很明显是自杀盟约。"

"你没发现任何疑点吗？"

"据我所知，警方没发现疑点。"

"噢。"波洛说。

"你说什么？"莫霍拉特小姐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想心事呢。"

波洛打量着她，只见她那棕色的头发还未染银霜。她双唇紧闭，眼睛是灰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镇定自若，丝毫也不慌乱。

"你还能告诉我更多的情况吗？"

"恐怕不能了，事情已过去太长时间了。"

"你对当时的情形记得相当清楚。"

"是啊，一个人难以忘却如此悲哀的往事。"

"你认为不应该告诉西莉亚事情的缘由吗？"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我没有更多要说的了吗？"

"你在悲剧发生前住在崖上山庄，对吗？四五个星期或六个星期。"

"实际上比那要长。尽管我是西莉亚的家庭教师，但她上学后，我就回去陪伴夫人。"

"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的姐姐也住在那里，对吗？"

"对，她曾住院接受过一段特殊治疗。后来她病情好转，院方认为她可以与家人住在一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因为

西莉亚已去了学校，所以去和她妹妹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同住看上去是个好主意。”

“姐妹俩互相喜欢对方吗？”

“这不好说。”莫霍拉特小姐说。她眉头紧锁，仿佛波洛的话引起了她的兴趣。“自从那以后，我曾想，她俩是双胞胎，她俩有一条纽带，互相依靠，互相热爱，在许多方面都一样。然而她俩又有许多不同之处。”

“是吗？真有趣。”

“这与悲剧没什么关系，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肯定有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缺陷，无论你怎么说。人们现在有这样的理论，即任何精神上的混乱都缘于身体方面的原因。我相信医学上公认的双胞胎之间有一种强大的纽带。无论环境的差别有多大，他们的性格保持一样，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同样的事情。有些医学上的例证令人吃惊。有两姐妹，一个住在欧洲，比如法国，另一个住在英国，她俩在同一天选择了同样的一种狗。嫁给了同样的男人。两人前后不差一个月生孩子。她俩做一样的事而彼此并不知道。然而也有截然相反的例子。姐妹俩之间会产生厌恶，几乎是一种仇恨，这使他们彼此疏远，或是兄弟间互相仇恨疏远以摆脱那种雷同。这种情绪会导致很奇怪的结果。”

“我明白。”波洛说，“我听说过诸如此类的故事。我曾亲眼见过一两例。爱很容易变成恨，比变成无所谓更容易。”

“你了解这些。”莫霍拉特小姐说。

“对，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的姐姐长得很像她本人吗？”

“我认为很像。不过，脸上的表情却很不相同。她神经

质，特别厌恶小孩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她年轻的时候做过流产，或者她渴望生孩子而从未如愿。她很讨厌小孩儿。”

“因此有一两次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对吗？”波洛问。

“有人已告诉你了吗？”

“在马来亚认识她们姐妹俩的人告诉过我。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和丈夫当时住在马来亚。她姐姐前去与他们同住。有个小孩儿发生了不幸。据说多利负有部分责任。没有证据能证明是她干的，但莫利的丈夫把她送回了英国并再次送她进了精神病疗养院。”

“我相信有这么回事，当然我对此不太了解。”

“但你对某些事却了如指掌。”

“假如是这样，我看不必再追忆它们了。既然一切已经归于自然，又何必再提往事。”

“那天在崖上山庄还发生了其它的事情。可能是盟约自杀，但也可能是谋杀，甚至其它多种情况。从刚才你的一句话中我断定你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对吗？或者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西莉亚去瑞士时你仍然留在崖上山庄。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对此问题的回答。这并非是直接的信息或事实，但这是一种个人的想法。雷文斯克罗夫特对两姐妹的感情如何？这对双胞胎的感情怎么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

她的态度第一次发生了变化。她不再存有戒心。她微微向前依着身子与波洛侃侃而谈，仿佛与他交谈是一种解脱。

“她俩年轻时都很美，”她说，“许多人都这么说。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爱上了多利，那个有精神病的姐姐。尽管她性格怪僻，但她很迷人——很性感。他很爱她。后来他可能发现了她性格上的弱点，令他不安，或许他开始对她反感，看出她精神病的苗头和潜伏的危险。于是他的感情转移到了妹妹身上，爱上她并与她结了婚。”

“你是说他爱她俩，但并不是同时爱两个，而是每次爱情都倾注着真诚。”

“是的，他忠于莫利，依赖她，她也依赖他。他是位很可爱的男人。”

“请原谅。”波洛说，“我想你也爱他。”

“你！你竟敢这么说？”

“对，我敢说。我不是在暗示你们之间有隐私，不是那种事。我只是说你爱他。”

“对。”齐利·莫霍拉特说，“我爱他。从某种程度上，我仍然爱着他。这并不可耻。他信任我，依靠我，但他从没有爱上我。我没有更多的要求。信任，同情，相信我——”

“你在他陷入困境时尽力帮助他。你想隐瞒某些事情。实际上从各方得来的信息中，我已理出了头绪。在我来见你之前我已了解了一些有关姐妹俩的情况。多利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对她的不幸、仇恨和邪恶我已有所了解。她热爱的男子后来娶了她的妹妹，她自然仇视她的妹妹，她可能至死也没有原谅她，可是莫利·雷文斯克罗夫特感觉又如何呢？她喜欢她的姐姐吗？她恨她吗？”

“哦，不。”莫霍拉特小姐说，“她爱她的姐姐。她深深地

爱着她。这一点我的确很了解。她常邀请姐姐到她家来住以给她创造一种家庭的气氛。她希望从不幸和危险中拯救出姐姐。因为多利有时会大发雷霆失去自制，这使莫利惊恐万分。你刚才说多利厌恶小孩，对吗？"

"对，她厌恶西莉亚吗？"

"不，不是西莉亚，是爱德华，那个小的。爱德华有两次险些出事。一次是与汽车撞上，另一次是多利狂怒。当爱德华返校后，莫利才松了一口气。他当时很小，记得比西莉亚小好多岁。他当时只有八九岁，在上寄宿学校。他很弱小，莫利为他担惊受怕。"

"是的。"波洛说，"这可以理解。现在让我们谈一谈假发的事。戴四副假发。一个女人同时拥有四副假发可真不少。我知道四副假发的样式。据我了解当时是个法国女士去伦敦订做的。还有一条狗，那条狗在悲剧发生的那天曾同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和妻子一起去散步。此前不久，狗咬了它的女主人，莫利·雷文斯克罗夫特。"

"狗就是那样。"齐利·莫霍拉特说，"永远不能信赖它们。这我知道。"

"我将告诉你我认为的那天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在那天之前所发生的一切。"

"如果我不听呢？"

"你会听的。你可以说我所想象的一切是假的。你也许会这么说，但我认为你不会。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们这里需要的是真理。这并不是完全的想象。此事关系着一对恋爱的年轻男女，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惊恐。他们害怕长辈的

行为会遗传给后代。我说的是西莉亚。她是一位具有叛逆性格的姑娘。她有头脑，开朗活泼，并富有勇气。但她像世人一样需要真理。这样他们就可以毫不气馁地面对真理。如果生活善待他们的话，他们就有勇气接纳生活所给予他们的一切。那个热爱她的男孩，为了她也需要真理。你会听我说吗？"

"会的。"齐利·莫霍拉特说。"我正在听。我认为你明白很多事，比我所想象的要多。说吧，我会听你讲的。"

第二十章 调查法庭

站在高高的悬崖上,波洛俯瞰着海水拍打礁石。人们正是在这里发现了夫妇的尸体,也是在这儿一个女人梦游中失足落下悬崖身亡。

“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加洛韦总警监不断地问自己。

究竟是为了什么?

先是意外事故,然后过了三个星期夫妻便双双自杀。过去的罪孽留下了长长的影子,它终究导致了多年后悲惨的结局。

今天人们在此聚会。他们是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和两个知情人。

赫尔克里转身沿着小径朝曾名为崖上山庄的房子走去。

不远处,只见几辆汽车停在那里。房子看上去需要涂漆

了。房产经济人在房前挂了个招牌，上面写着："令人渴望的房产"。大门上方的"崖上山庄"四个字已去掉，取而代之的是"乡下房子"。波洛走上前迎接德斯蒙德·伯顿-考克斯和西莉亚·雷文斯克罗夫特。

德斯蒙德说："我带了房产经济人给的看房许可证。如果想进房子，我有钥匙。近五年来这房子两易其主。房子里也没什么可看的，对吗？"

西莉亚说："对，反正许多人都在这里住过了。第一位买主称它为'箭'，后来也有人称它为'休耕地'。人们说这房子太荒凉。如今的主人又想卖这房子。也许这房子闹鬼。"

"你真相信世上有闹鬼的房子的说法吗？"德斯蒙德问道。

"当然不相信。"西莉亚说，"不过这所房子会的，对吗？我是指，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我并不这么认为。"波洛说，"这里有过悲哀和死亡，但这里也有过爱情。"

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

"我想是奥利弗夫人。"西莉亚说，"她说她坐火车来，然后从车站乘出租车过来。"

只见两个女人从车上下来。一位是奥利弗夫人，另一位是个身材修长，衣着高雅的女人。因为波洛事先知道她的到来，所以并不吃惊。他注视着西莉亚看她有何反应。

"哦！"西莉亚奔上前去。

她欢天喜地地迎了过去。

"齐利！"她喊道，"真是齐利吗？哦，我真快活，不知道你

会来。"

"赫尔克里·波洛请我来的。"

"我知道。"西莉亚说,"对,是的,我想我知道。可我,可我不——"她停了下来,转过头来看着身边的英俊的小伙子说:"德斯蒙德,是不是你——是你吗?"

"对,是我写信给莫霍拉特小姐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叫她齐利。"

"你可以永远叫我齐利,你俩都可以。"齐利说,"我拿不准是否该来,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明智。我仍然不知道,不过希望如此。"

"波洛先生见过我。"齐利说,"他说服我今天来这里。"

西莉亚用手臂挽着奥利弗夫人。

"我也想让您来,因为您一直关心这件事,对吗?您找波洛先生帮助调查,而且您本人也了解了许多情况,对吗?"

"人们告诉了我一些情况,"奥利弗夫人说,"我找了些我认为记着往事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记得。有的人记得对,有的人记得不对。有时会把人搞糊涂。可波洛先生说这没关系。"

"没关系。"波洛说,"重要的是要辨别出什么是道听途说什么是实情。因为即使是从不完全正确的情况里也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有时人们认为可以得到的答案是得不到的。夫人,你从我这里听到的以及从你的大象们那里——"波洛笑着说。

"什么大象?"齐利惊奇地问道。

"她称一些人为大象。"波洛说。

“大象能记住。”奥利弗解释说，“我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开始调查的。人们像大象一样可以记住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记得，但人们总能记住些事情。确实有不少人记得住。我把打听来的情况告诉了波洛先生。波洛先生像个医生作了诊断。”

“我拉了个单子，”波洛说，“单子上的每件事都指向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让我来把这些事一一念给你们听。假如你们关心这一切的话，就来看看这些事是否有意义。”

“人们关心的是，”西莉亚说，“是自杀还是他杀。是否有个外人杀了我的父母。出于我们不知道的动机向他俩开了枪。我一直都这么想，这很难，但是——”

“我想我们不必进屋里去，”波洛说，“别人住过这房子，气氛已不同。我们得先在外面开我们的调查法庭。”

“是调查法庭吗？”德斯蒙德问。

“对，让我们来调查多年前发生过的事情。”

他走到房子旁一株木兰树荫下的铁凳子那里，并从包里取出了一张写好字的纸。他对西莉亚说：

“对你来说只能这样吗？不是自杀就是他杀，对吗？”

“两者之一肯定就是事实。”西莉亚说。

“这两种都是事实，并且还要复杂。依我看来，这里不仅发生过谋杀也发生过自杀。有死刑判决、又有悲剧。两个相爱的人的悲剧，他们为爱情而死。爱情的悲剧不仅仅属于罗密欧和朱丽叶，不是只有年轻人受爱的煎熬并为之献身。不，事情不那么简单。”

“我不明白，”西莉亚说。

“现在不会。”

“将来会吗？”西莉亚问。

“你会的。”波洛说，“让我来告诉你我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最初令我感兴趣的是那些警察无法解释的东西。有的东西很普通，人们不会把它们当证据。比如玛格丽特·雷文斯克罗夫特的遗物中有四副假发。”他又重复道，“四副假发！”他盯着齐利。

“她不常戴假发，”齐利说，“只是外出旅行或应筹时戴。”

“对。”波洛说。“那时戴假发很时髦。人们外出旅行当然要带上一两副假发。但是她却有四副。我看四副好像多了点。我想知道她为什么需要四副，据我了解，她并没有脱头发的迹象。在她那种年龄，头发还很正常。总之，我想搞清为什么。后来我了解到其中的一副假发有几缕灰头发，这是理发师说的，还有一副是卷发，这是她临死时戴的。”

“这意味着什么？她会戴任何一副。”西莉亚说。

“也许是这样。此外管家当时告诉警察说，她在出事前几个星期一直都戴着这副假发。看来她最喜欢这副。”

“我还是不明白——”

“加洛韦总警监的一句话令我冥思苦想：‘同一个人戴不同的帽子。’

“还有一条狗。”波洛说。

“狗，狗干了什么？”

“它咬了她。据说这条狗很忠于它的女主人，但在她临死前却背叛了她，并狠狠地咬伤了她。”

"你是说狗知道她要自杀吗?"德斯蒙德瞪大了双眼。

"不,事情比这简单多了。"

"我不——"

"这狗好像知道人不知道的事情。它明白这个女人不是女主人。她只是像女主人。那个有些又聋又瞎的管家看见一个穿着打扮和莫利一样的女人。这个女人还戴着莫利·雷文斯克罗夫特的假发——那副卷曲的假发。管家说女主人在出事前行为古怪。'同一个人戴不同的帽子。'加洛韦曾说。从那时起我开始确信不同的女人戴同一副假发。狗知道这一切,因为它的鼻子告诉了它,这女人不是它所爱的女主人,这个女人曾令它厌恶和害怕。假如这个女人不是莫利·雷文斯克罗夫特话,她会是谁呢?她会不会是多利,莫利的孪生姐姐?"

"这不可能。"西莉亚说。

"这不是不可能。无论如何请记住她俩是孪生姐妹。奥利弗夫人和我谈及的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了解到雷文斯克罗夫特夫人曾住过医院,并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尽管医生并不这么认为。随后我逐渐开始了解她和她孪生姐姐的经历。跟许多孪生姐妹一样,她们互相忠诚热爱,穿同样的衣服,做同样的事,同时生病,并几乎同时结婚。后来和许多孪生姐妹一样开始做不一样的事,并尽量摆脱雷同。甚至在她俩之间产生了隔阂,然而事出有因。阿利斯泰尔·雷文斯克罗夫特年轻时曾爱上了多萝西娅·普雷斯顿-格雷,这位孪生姐妹中的姐姐。可后来他的感情又转移到了妹妹身上,并与玛格丽特结了婚。这肯定引起妒嫉,使姐妹俩产生了隔

闵。玛格丽特依然深深地爱着姐姐，而多萝西娅则并非如此。仅此一点就为许多问题提供了答案。多萝西娅是个悲剧人物。她本人并没有过错，这完全出于她的基因。她生来就患有精神病。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她就厌恶小孩，我们有理由确信一个小男孩死在她的手里。尽管证据不足，但医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此事。因此她在精神病院住了多年。后来医生说她已痊愈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她常在妹妹家住，而且还曾到过马来亚与妹妹一家住在一起。在那里一个邻居家的小孩儿死于非命。尽管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她所为，但她对此事负有责任。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送她回英国住进了医院。经过一段治疗并通过心理测试证明她恢复了正常。玛格丽特再次接姐姐到家里住。我认为雷文斯克罗夫特反对此事。他坚信与其他生来具有的残疾一样，多利的大脑生来就有问题，她需要随时随地地看管以防不测。”

德斯蒙德问道：“你是说她开枪打死了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

“不。”波洛说。“这不是我找到的答案。事实上多萝西娅杀了妹妹玛格丽特。有一天，她俩在崖上一起散步，多萝西娅把玛格丽特推下了悬崖。潜伏多年的仇恨像火山爆发一样，她再也不能容忍这个健康的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妹妹，她被仇恨、妒嫉和杀人的欲望所左右。我认为有一个人知道事情的全部，那就是齐利。”

“是的。”齐利小姐说，“我知道，当时我在崖上山庄。雷文斯克罗夫特夫妇为多利担心。这是因为她曾试图伤害他

们的小儿子爱德华。爱德华被送回了学校，我和西莉亚回到了我办的寄宿学校。把西莉亚安排好，我又回来了。这时这所大房子显得很空。我们四人，我，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多萝西娅，玛格丽特住在一起。大家都无忧无虑。这一天姐妹俩一起出去散步，但回来时只有多利自己。她神经紧张，行为古怪，她进来坐在桌边。这时雷文斯克罗夫特将看见她的右手沾满了鲜血。他问她是否摔伤了自己。她回答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我让玫瑰丛刺了一下。'但我们知道这一带根本没有玫瑰，很明显她在胡说。我们心急如焚。她如果说是荆豆丛我们还能相信。雷文斯克罗夫特将军立即往外走，我紧随他也出去了。他边走边不断地说：'玛格丽特出事了，肯定是莫利出事了。'我们在悬崖下的岩石那里找到了莫利。她被滚落下来的石头砸得遍体鳞伤。她当时还活着，但血流不止。我们不知所措，也不敢搬动她。我们想马上找医生来，但她紧紧地抓住她的丈夫不放，呼吸急促地说：'是她，是多利干的。她自己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她不知道，阿利斯泰尔，你千万别让她为此遭受痛苦。她从来也不知道自己的所做所为，她不由自主。你，阿利斯泰尔，必须答应我件事。我活不长了，不，不要找医生了。我快没时间了，找医生也无济于事了。我一直在这儿躺着，血流不止，我快死了。我知道，我知道我要死了。你得答应我，答应我你会救她的。千万答应我别让警察把她抓走。答应我她永远也不会因为杀了我而受到审判，不会终身坐牢。把我藏起来吧，那样我的尸体就会消失。求求你，这是我向你提的最后的请求。你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为了你我一定要活下去，可我现在

力不从心，我不行了。我已感觉到了。我曾爬了一会儿，可我爬不远。答应我，齐利，你也爱我。我知道你爱我，对我好，并且一至照顾我。你也爱孩子们，所以你必须救救多利。你们一定要救救可怜的多利。看在我们之间的情谊上，救救多利。'

"后来你们都做了什么?"波洛问道。

"是的。她死了。说完这些话不久，她就死了。我帮他掩埋了她的尸体。这地方在峭壁前一些的地方。我们把她抬到有许多乱石的地方、尽量埋好她的尸体。那个地方没有路。要去那里得爬过去。阿利斯泰尔边埋边说：'我向她做了保证。我不能食言。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救她。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我们做到了。多利在家里。她吓坏了，然而与此同时她露出令人恐怖的得意。她说：'我一直知道、多年来我一直知道莫利是罪恶的。她把你从我身边抢走，阿利斯泰尔。你曾属于我——但她抢走了你并让你娶了她。我一直知道。现在我害怕。他们会怎做，他们将说什么呢？我不能再次被关起来。不能，不能。我会疯的。你不会让我关起来的。他们会带我走，他们会说我犯有谋杀罪。这不是谋杀。我不得不那么做。有时我确实需要做点什么。你知道，我想看见鲜血。不过，不能等在那里看着她死。我逃跑了。但我知道她会死的。我只希望你找不到她。她摔下悬崖。人们会把它当成意外事故。'

"真可怕。"德斯蒙德说。

"对。"西莉亚说，"这真是个可怕的故事。我不替母亲惋惜，我知道她是个善良的人，在她的身上没有丝毫的罪恶。

我理解父亲当初为什么不娶多利。因为他爱我的母亲并且已经察觉多利精神不正常。但后来你们都干了什么？”

“我们编了许多谎话，”齐利说，“我们藏好莫利的尸体，这样就可以在夜里把尸体运走。把它运往别处造成掉下悬崖的假象。后来又编了夜游的故事。一切都很顺利。阿利斯泰尔说：‘你知道这很可怕。但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已向莫利发誓。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履行我的诺言。只要多利配合，有一种办法可以救她。’我问他是什么办法，他告诉我说：‘让她装成莫利。多利已在夜游时失足落下悬崖摔死了。’

“一切进展顺利。我把多利带到一间闲置的小屋与她同住了一段时间。阿利斯泰尔对人们说莫利住进了医院，因为姐姐的事故受了惊吓。后来我们把多利领回家，管她叫她莫利，并让她使用莫利的衣服和假发。一切伪装得都很好。老管家珍妮特眼神不好。而且多利和莫利长得一样，连说话的声音也一样。人们都以为她是莫利，除了觉得她有时有点古怪。人们把这归咎于她受了惊吓。一切似乎都很自然。令人恐怖的是……”

“但她怎么能不露马脚呢？”西莉亚问道，“这可不容易。”

“不，她并不觉得困难。她终于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阿利斯泰尔。”

“那他怎么能忍受这一切呢？”

“在安排我回瑞士的那天，他告诉了我一切。”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要做。我已向莫利发誓不向警方

告发多利，没人会知道多利是凶手。孩子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姨妈是凶手。没有必要揭发多利。人们会以为多利是梦游时发生了事故。她会被埋葬在教堂墓地，并用她自己的名字。'"

"我问他下一步准备怎么做，这一切真令人难以忍受。他说：'我得告诉你我的计划。多利不该再活下去了。假如她再碰上小孩，她会伤害小孩的性命的。可怜的家伙，她不应该活在世上。齐利，你必须明白，我将为我的行为搭上自己的性命。我和多利再生活一段时间后，另一幕悲剧就会发生——'"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问他是否会是梦游，他回答说：'不，世人将会认为我和莫利双双自杀了。我看世人将永远揭不开这个谜。齐利，你必须帮我一把。你是惟一爱我、爱莫利并且爱孩子们的人。如果多利必须死的话，我是惟一去干掉她的人。我准备先开枪打死她，然后再开枪打死我自己。我和她的指纹均会留在枪上。必须讨回公道，我将是行刑人。我爱她俩，我的确爱她们。我爱莫利胜过我自己的生命。我爱多利是因为同情她，同情她天生就这样。'他还说：'永远记住——'"

齐利起身走到西莉亚身边说："现在你了解真相了。我曾答应你父亲永远也不让你知道。我食言了。我从未准备向任何人透露实情。是波洛先生改变了我的想法，不过这真是个可怕的故事——"

西莉亚说："我能理解你的感觉。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不过我真高兴真相大白了，这令我如释重负。"

德斯蒙德说:“这是个悲剧。正如波洛先生说的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对。这实在是个悲剧。他们并没互相加害于对方,因为他们相爱。他们中的一个是被谋杀,另一个处决了凶手以防她加害于更多的儿童。即使他的举动是错误的,人们也会原谅他。但我并不认为他有过错。”

西莉亚说:“她一直都是一个阴森可怕的女人。小时候我很怕她,但不知道是为什么。现在我明白了。我父亲的行为证明他是个勇敢的人。他按母亲临终的嘱咐救了她的姐姐。我认为母亲一直深深地爱着父亲。我喜欢这么想,这一定很傻——”她疑惑地看着赫尔克里·波洛。“也许你不以为然。我猜你是个天主教徒。但是‘死后他们不会分离’几个字刻在他们的墓碑上。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一起死,可我确信他们在一起。他们死后又走到了一起。一对相亲相爱的人长眠于地下。我的姨妈真可怜,她也许根本身不由己。不过,她不是个好人。假如一个人不是好人,你会不由自主地厌恶她。假如她曾努力做个好人,她会是另外一种人,但她不能。所以我们只好把她当作病人来看待。就像害了瘟疫,她应该被关起来与他人隔离开。不过我要尽量怜悯她。我不必再为父母的事担心了。他们互相爱慕对方并一直照料那个可怜、不幸和仇视一切的多利。”

德斯蒙德说:“西莉亚,我们尽早结婚吧。我的母亲永远也不会知道一切的。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她不是那种能保守这种秘密的人。”

波洛说:“德斯蒙德,我有理由相信你的养母想方设法在你和西莉亚之间设置障碍。她曾试图使你相信西莉亚继

承了父母的可怕的特征。不知你是否知道你将从不久前去世的亲生母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遗嘱规定你在年满二十五岁时便可支配这笔财产。"

德斯蒙德说:"我和西莉亚当然需要钱。我很明白。我知道我的养母很贪财,即使是现在我也常借钱给她。她曾建议我请律师立遗嘱,因为她说我已二十一岁,应该立个遗嘱。我曾想把一切留给她,不过现在我要和西莉亚结婚了,我会把财产留给西莉亚。我讨厌她干涉我们。"

"我认为你的怀疑完全正确,"波洛说,"我敢说她自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善意。她认为应该对西莉亚的家世有所了解,不过——"

"好吧。"德斯蒙德说,"我知道我不该这么不友好。她毕竟抚养我成人。如有可能,我会安排一部分钱给她。其余的由我和西莉亚享用。我们会幸福快乐的。不过我会时常感到一丝悲哀,但我们不必担心了。对吗,西莉亚?"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了。母亲和父亲都是好人。母亲一生都在照顾她的姐姐。但人们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啊,亲爱的孩子们,"齐利说,"请原谅这么称呼,你们现在已经是大人了。真高兴再次见到你们。"

"亲爱的齐利,你说到哪里去了。真高兴见到你。"西莉亚上前紧紧和齐利拥抱,一边说,"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德斯蒙德说:"我从一认识你就喜欢你。那时我们是邻居,我们和你在一起做游戏。"

两个年轻人转过身来冲着波洛,德斯蒙德说:"让你费心了,谢谢,波洛先生。"

他俩走了，其他人望着两个年轻人的背影。

齐利说："好吧，我得走了。"她又转向波洛问道："你怎么样？你得向谁汇报吗？"

"我也许会告诉一位朋友。他是个退休的警官。他已退休，不会过问此案的。如果他仍在任情况也许会不同。"

奥利弗夫人说："这是个可怕的故事。看来人人都对往事略知一二，尽管有些说法头绪很乱，但它们对发现真相都有用。波洛先生能在纷纭复杂的事物中找出非同寻常的答案，比如假发、双胞胎之类的事。"

波洛走到齐利身边说："你不责怪我前去找你来这里吧？"

"一点也不。你是对的。他们很相配，是幸福的一对。这里正是两个爱人住过的地方。他们双双身亡，从不怪罪对方。我不能责备他，即使他做得不对，他真勇敢。"

波洛问道："你爱他，对吗？"

"对，永远爱他。我真的很爱他。我想他并不知道。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他信任我，喜欢我。我爱他们，他和玛格丽特。"

"我问你一件事。他爱多利和莫利，对吗？"

"对。他爱她们，所以他愿意拯救多利。他到底更爱谁，我不知道。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波洛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转向奥利弗夫人说："我们回伦敦去，我们得回到现实中来，忘掉悲剧和爱情。"

"大象能记住。"奥利弗夫人说，"不过我们是人，可怜人会忘记。"